

蔡東藩著

二集

民國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四冊

(40)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改版後）四版

民國通俗演義

集二
二全書
册

定價大洋二元

寄酌外
費加半

有
著
作
權

著 作 人 蔡 東 藩

校 勘 者 通 俗 圖 書 刊 行 社

發 行 人 徐 寶 魯

印 刷 所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三 南 路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分 發 行 所 北 平 珠 廠 路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漢 口 沙 州 街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廣 州 永 漢 路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長 沙 南 陽 街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第六十一回 爭疑案怒批江朝宗 督義旅公推劉顯世

却說袁乃寬入奏新華宮，正值老袁盛怒，聽了袁瑛被拘的稟報，無名火越高起三丈，頓時怒目鷹視，恨不飛那愛姪乃寬，也一口兒吞他下去。乃寬瞧着，就知道另有變故，慌忙跪下磕頭。老袁用足蹴着道：「你的逆子，真無法無天了。我與他有甚麼冤讎，竟要害死我全家性命。」說到「命」字，便擲下一紙，又向外面指示道：「你聽聽，應」乃寬掉頭一望，見外面堆着數十枚炸彈，復將紙面一瞧，便是那親子寄袁世凱書這一嚇，幾把乃寬的六魄，統逃得不知去向，好一歇，答不出話來，彷彿是死人一般。插補遺致忽敲牙切齒道：「教子不嚴，臣姪亦自知罪了，待逆子拘到，同至陛下前請死。」老袁厲聲道：「你也自知罪名麼？若非念同宗情誼，管教你滿門抄斬。」插補遺致乃寬言畢，起身入內。

乃寬此時，也不知怎樣纔好，轉思跪在此地，也是無益，因即扒了起來，匆匆返家。一入家門，便大嚷道：「壞了，禍及全家了。」那家人莫明其妙，過來問明底細，都被他呵斥了去，自己奔入臥室，躺在牀上，不知流了若干眼淚。待至晌午，妻妾們請他午餐，也似不見不聞，忽覺外面有人語道：「二少爺回來了。」他也不及問明，陡從牀上扒起，跟着雙履，三腳兩步的走了出去。既至廳前，正值袁瑛當面，他口中只說：「逆子」兩字，手中已伸出巨掌，向袁瑛劈面擊去。袁瑛見來勢甚猛，閃過一旁，巧巧巨掌落空，幾乎撲跌地上，虧得僕役隨着，將他扶住。只聽袁瑛高聲道：「要殺要剮，由我自去，一身做事，一身當，與你老子何涉！」這數語，氣得乃寬暴跳如雷，正要再擊第二掌，那袁瑛已轉身自行，乃寬忙連叫擊着，一面追出門首，但見外面立着警察數名，好幾個將袁瑛攔住，又有一警吏模樣，走至乃寬面前，行禮請安，復呈上名刺，由乃寬匆匆一瞧，具名是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點評警察廳長姓名用並

不直。當下吩咐警吏道：「你休使逆子遠颺，快與我送至新華宮去，我就來了。」警吏諾諾連聲，押着袁瑛先行。乃寬即穿好雙履，趨上馬車，隨至新華宮來。轉眼間已到宮門，見袁瑛等已是待着，當即下車跑入，突被侍衛阻住，他又嚇得面如土色，進出都不得自由，無怪嚇殺。但聽侍衛傳旨道：「今上有命，着你將令郎袁瑛，送交軍政執法處便了。」

乃寬不知是好是歹，只得遵旨帶領袁瑛，徑至軍政執法處。此時處長係雷震春，聞得袁瑛拘到，即傳命處內人員，把袁瑛收禁，乃父無辜，任他歸去。乃寬得了比信，好似皇恩大赦，踉蹌歸家，放心。大干

原來袁氏姬妾，素愛乃寬，自袁瑛發生逆案，都爲乃寬捏一把冷汗，適見老袁負氣入內，料他是遷怒乃寬，此時欲勸不敢，不勸又不忍，畢竟洪姨伶牙利齒，竟挺身向前道：「陛下爲了袁瑛，氣壞龍體，殊屬不值。他本是個無知賢子，也未敢膽大若此，據妾想來，定是受亂黨唆使，想借此攪亂龍心，今已拘到，但把他收禁起來，已足斷絕亂黨導線。若講到乃寬身上，想必未曾知情，陛下既待他厚恩，索信加恩到底，渠非木石，寧有不格外圖報嗎？」說得

委婉動人。老袁佯笑道：「你敢是爲乃寬做說客麼？」這一語，打動洪姨心坎，幾急得粉頰生紅，一時說不下去。適背後有人接口道：「妾意是乃寬不當辦，就是他逆子袁瑛，也不必急辦。」進一步說法，比洪姨又高一籌。洪姨聽着，乃是

憶秦樓周氏聲音，料他來作後勁，暗暗喜歡。猛聞得老袁道：「你等串同一氣，來幫乃寬父子，莫非是與他同謀不成？」這句話更加沈重，幾令人擔當不起。那知周姨竟轉動珠喉，從容答道：「妾聞雍齒封侯，漢基乃定，陛下今日正當追效漢高，藉定衆心。試思陛下延期登極，無非爲外交方面，藉口內變，時來牽制，今雲南肇亂，尚未蕩平，復生宮中的變案，越加遊人口實，陛下待至何時，方得登基呢？若陛下疑妾等同謀，妾等已蒙陛下深恩，備選妃嬪，現成的富貴，不要享受，還去尋那殺頭的勾當麼？」語語打入老袁心坎，虧作者描繪出來。老袁聽了，不禁點首，便改怒爲喜道：

「女蘇秦，依你該如何辦法？」周姨道：「妾已說過了，乃寬不當懲辦，袁瑛也不必急辦。」伏一筆奇妙。老袁沈思一會，想不出另外妙法，竟從了女蘇秦計策，轉囑左右，俟乃寬拘子到來，令他轉解軍政執法處，一面傳語雷震春，只

收禁袁瑛一人，雷震春也已喻意，所以奉旨照行。

隔了三四天，步軍統領江朝宗，奉了密令，往拘沈祖憲、勾克明，密令中也不說出犯罪情由，朝宗只道他是袁瑛同黨，忙帶了似虎似雞的軍役，跑至沈勾兩人寓中，巧巧兩人俱未外出，一併捉住，并由軍役嚴搜，查出盟單一紙，內列姓名，多係內外軍政兩界要人。朝宗微功性急，查有數人寄住交通次長麥信堅宅內，便不分皂白，竟轉至麥家，指名索犯。麥次長無可如何，只好令他帶去。還有司法次長江庸弟爾鴨，名單上也曾列着，索性乘着便道，統行逮捕。一古腦兒帶至步軍統領衙門，親自訊問。爾鴨可笑。沈勾二人先行上堂，當由朝宗坐訊道：「你等爲何唆使袁瑛，叫他謀爲不軌？」兩人莫明其妙，便向他轉詰道：「江統領，你如何誣我唆使袁瑛？我等與袁瑛，簡直是素不相識呢。」朝宗復擲下盟單，令他自閱。兩人閱罷，遞交朝宗，齊聲道：「名單上列着的，統是我兩人舊交，稱兄弟，聯爲異姓骨肉，原是有，但並未列着袁瑛姓名，爲何憑空架害？」朝宗道：「你兩人的拜把弟兄，何故有這般模樣多呢？」沈祖憲先冷笑道：「今上並未旨，禁止我等交結朋友，且試問你爲官多年，難道是獨往獨來的平日，我與你亦時常會面，彼此也稱兄弟，不過名單上，尚未列着大名罷了。」朝宗被他一駁，不覺怒氣上衝，便道：「你等藐我太甚，我且帶你等至軍政執法處，看你等如何答辯？」沈勾二人又齊聲道：「去便去，怕他甚麼！」朝宗遂下座出堂，領着沈勾諸人，竟至軍政執法處，拜會雷震春。

這時候的雷處長，早已問過袁瑛，袁瑛供由克端主使，所有從前往來書信，也非自己手筆。這種供詞，嚇得震春瞠目無言，只好仍令收禁。石官曾閱過前回，克端是袁家四公子，係老袁愛妾何氏所生，面似冠玉，膚如凝脂，并且機警過人，素爲老袁所愛，平時嘗語人道：「此子他日，必光大袁氏門閥。」嗣是克端恃寵生驕，暗中已寓着傳位思想，有時且人對老袁，訴說各弟兄短處，因此克端定以下，屢遭呵責，甚至鞭撻不貸。克端正恐青宮一席，被他攘奪，所以時時戒備，平居陰蓄死士，作爲護符。袁瑛出入宮中，早已瞧在眼裏，此時便信口亂供，索性鬧一回大亂子。

幸震春頗具細心，飭令還禁，免他胡言瞎鬧。新華宮內，不生唾血之禍，還虧老曹保全。正在打定主意，偏江朝宗領着若干

人犯，奔至軍政執法處來，兩下相見，朝宗即欲將罪犯交清，歸雷訊辦。雷震春道：「你可曾問出主亂的人麼？」朝宗就將盟單取出，作為證據。震春看了一遍，便道：「他是結盟弟兄，並不是甚麼亂黨，況且袁瑛姓名，並未列着，怎得牽東拉西？」朝宗道：「今上有密旨拘訊，你怎得違旨不究？」震春道：「密旨中如何說法？」朝宗道：「是從電

話傳來，叫我速拘沈勾二人。」震春道：「你敢是聽錯了。」朝宗道：「並沒有聽錯。」震春道：「今上既囑你速拘兩人，你拘住兩人便了，爲何又拘了若干名？」朝宗道：「名單上列着諸人，如何不立即前往拏去，否則都遠颺去了。」

震春微哂道：「這是你的大動，我且不便分功。」朝宗道：「我只有逮捕權，訊辦權握在你手，彼此同是爲公，說什麼有功不有功？」震春用鼻一哼道：「你且去奏聞今上，交我未遲。」朝宗不覺性急道：「這是關係重大的案件，

你既身爲處長，應該切實訊明，方好聯銜奏聞，候旨處決。」震春仍是推辭，朝宗只管緊逼，頓時惱動了。雷震春拍的一掌，不偏不倚，正中江朝宗的嘴巴。冤枉性雷。朝宗吃了這個眼前虧，怎肯干休，也一脚踢將過去。以相還夢的是少

林宗派。於是拳足互加，竟在軍政執法處，演出一齣王天化比武來了。幸虧朱啟鈴、段芝貴相偕趨入，力爲解開，朝宗尚噴嚏不休。段芝貴帶勸帶問道：「江字兄，朝宗字字，今上叫你傳詢沈勾兩人，你爲何在此打架？」朝宗氣喘吁吁道：「兄弟正拘到這班罪犯，要他訊辦，偏他左推右諉，我只說了一兩句話兒，他便給我一個嘴巴，兩公到來

正好，應該與評論曲直。這種大逆不道的罪犯，應否由我速拘，應否由他速辦，他敢是與逆犯同謀，所以這般回護嗎？」朱啟鈴道：「這是兩案，不是一案。」朝宗聞這一語，方有些驚悟起來，便道：「如何分作兩案？」朱啟鈴道：「

沈勾一案，是爲外交上洩漏嫌疑，並非與袁瑛相關。」朝宗發了一回怔，復嚷着道：「就是我弄錯了，也不應敲我嘴巴。」雷震春不禁揶揄道：「我又未奉主子密令，不過據理想來，定然是不相牽連，所以勸你稟明主子，再行定

奪，你偏硬要我訊辦，還要嘮嘮叨叨，說出許多話兒，我吃朝廷俸祿，不吃你的俸祿，要你來訓斥我嗎？給你一掌，正

是教你清頭呢。」應聲擊掌。朝宗還要再囑，朱段兩人復從旁婉勸，且代雷震春陪了一個小心。朝宗方悻悻自去。到下沈勾等人，由段芝貴密語雷震春，囑他略行訊問，如無實證，不如釋放了案，免興大獄。震春允諾，當即送客出門。是夕招集沈勾等，略問數語，沈勾兩人推得乾乾淨淨，便於翌晨釋出，只袁瑛尚在羈中，一場大獄，化作冰銷，都人士紛紛疑議，莫衷一是。又越日見亞細亞報載看道：

沈勾一案，與袁四無涉，沈勾係有人誣指，其有嫌疑情事，遂行傳詢，並非被捕，現已訊無他，故即於昨日釋出。至袁四公子，素有荒唐之目，時與劉積學相往來，其致函某將軍煽亂一事，查係劉某筆迹，追經執法訪緝劉某早已遠颺，既無佐證，故政府對於袁四亦不復究，但均與犯上作亂者不同。

亞細亞報名爲御用報，這種詞調，爲袁氏諱，已可想而知。小子已於上文中敘述大略，諒閱者自能洞悉，無俟曉曉了。總結一段。

且說雲貴兩省，地本毗連，自唐繼堯調鎮雲南，貴州亦歸他兼領，只有巡按使龍建章，留任省城，實行管轄地方政務。會護軍使劉顯世，通好雲南，聯名討袁，他得了這個風聲，料想兵戈一動，危在旦夕，自己又力不能制，只好籌一離身的法子，遂電呈政府，托言歸視母疾，請假三月，也是一個好法兒。偏經政府電覆，責他有意規避，應付懲戒，且督令出省視師，巡按使一職，暫由劉顯潛署理云云。那時龍建章已預備行裝，接了覆文，便將計就計，把印信交與劉顯潛，自借出巡爲名，竟跑出省城，飄然徑去。政務廳長及黔中鎮遠兩道尹，聞龍出走，也相繼遠颺，頓時貴陽城裏，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軍警兩界，合電政府暨各省，請另行召集國民會議，表決國體，袁政府不加答辨，只飭令署理巡按使劉顯潛，會同護軍使劉顯世，派兵分防，靜待援軍。兩劉本係弟兄，老袁此策，還想把官爵利祿，誘他歸誠，顯世以滇兵未到，黔兵甚孤，一時未便獨立，就拍發密電到京，要求兵費三十萬，情願率兵攻滇。老袁得電後，自

幸密謀已遂，竟覆電允准。那知劉顯世計中有計，想把袁政府的軍費，取來討袁，即以某人之財，謀治某人之身。既接覆音

遂按兵不動，專待軍費匯來。

是時雲南護國軍第一梯團長劉雲峯，帶領第一支隊長鄧太中，第二支隊長楊藎，已入四川境內，川軍司令伍祥禎，與漢有約，不戰自退，劉軍遂分兩路進攻，直逼敘州。伍祥禎步步退却，眼見得敘州一城，被劉軍佔領了。總司令蔡鍔，聞敘州已經得手，便命第四梯團定戴戡，率着步兵一營，砲兵一隊，亟向貴陽進發，聯絡劉顯世，會同北征，日率第二梯團長趙又新，第三梯團長顧品珍，隨後繼進。劉顯世正望滇軍到來，既與戴戡相晤，自然欣慰異常。可巧袁氏允准的軍費，亦接連匯到，並接蔡鍔軍電，已至黔境，感寧，於是軍威既壯，聲討乃彰，當由公民一千七百餘人，公推劉顯世爲都督，宣布黔省獨立。劉顯世接受都督印信，布告全省道：

爲布告事。邇以袁氏背叛國家，窺竊神器，逞其凶饒，舉兵逼黔，我父老昆弟，憤其僭竊，痛其凶殘，以大義相責，重任相託。本部督顧念國家，關懷桑梓，不忍四方豪俊，無限頭顱，心血鑄造之邦，淪於奸人之手，重以逆軍溯湘流而上，咄咄逼人，亡國破家，迫於眉睫，爰於一月二十七日，宣告獨立，所有各種文告，業已印發在案。當滇省宣布罪狀，喚起國民救亡之初，本部督本於個人之良心，應即立舉義旗，共討叛賊，徒以戰端一啟，黔當其衝，倉卒舉兵，頗難運轉，且袁氏向非至愚，一經忠告，或能悔禍，故不惜雙方調處，委曲求全。何圖凶心不死，逆饒愈張，曹錕等率師東下，着着進行，希圖一逞，曹兵殘暴，邦人所知，贛軍之役，淫擄燒殺，無所不至，倘使兵力集中，立即乘虛攻我，以達其分道進兵之計劃，即令我以善意開門揖入，彼豈肯長驅直搗，進薄滇邊，不疑我拮其後耶？則蟠踞我城垣，迫散我軍隊，擄掠我金粟，荼毒我人民，城社邱墟，寧復顧惜？故無論如何，斷未有逆軍入境，而不糜爛地方，亦決無聽其來黔，蹂躪境土之理。惟查逆軍情狀，多所遲回，此不第直壯曲老之勢，可以預決，即就其衆叛親離言之，亦決無可畏。袁氏縱其二三鷹犬，僞造民意，帝制自爲，中外同羞，天人共憤，沿江各省，相約枕戈，或以時機未熟，慮與委蛇，或與逆師雜居，尙虞投鼠，雲集響應，指顧間事。袁氏亦自知罪惡通天，爲衆所棄，杯弓

蛇影，處處籌防，決不能抽提一軍，以作曹兵之後盾。且從而分調畿輔重兵，廣東大江南北，以防各省之景從，情見勢絀，無日矣。夫順逆既分，勝負可決，黔惟有保守疆土，整備兵戎，以待聯合各省義師，共誅獨夫，鞏固民國，以圖生存於大地而已。所有地方治安，本都督自應率屬共負完全保護之責，各色人等，務望各安本業，勿得稍事紛擾，目召虛驚。爲此通令，仰各該官長等，立即出示，曉諭人民，一體知照。

布告既頒，卽日委任戴戡爲中華民國護國第一軍右翼總司令，聯合滇軍，共歸蔡鈞節制，率兵北伐。於是護國第一軍部下，分作兩翼，右翼爲黔軍，左翼爲滇軍，小子有詩味道：

桴鼓聲傳遠邇聞，滇黔共起討袁軍。試看義旅聯鑼日，民意原來順逆分。

滇黔既聯合出兵，川湘邊境，頓時大震，究竟孰勝孰敗，且至下回再詳。

袁氏生平，專喜秘密，故人亦卽以謬報之。袁瑛也，沈祖憲也，勾克明也，無在非以密謀報袁，轉令老袁無所措手，亦只可模糊了事。江朝宗反欲張皇，而雷震春竟批其類雷，其可爲袁氏之知己乎？至若劉綱世之請求軍費，還而討袁，計誠巧矣，吾謂亦從老袁處學來。袁憤以密謀餽人，人卽密謀餽袁，報施之巧，無逾於此。故聖人言治國齊家，必以誠意爲本云。

第六十二回 侍宴乞封兩姨爭寵 輕裝觀劇萬目評花

却說滇黔兩軍，聯絡北伐，黔軍司令官戴戡，由遵義直趨重慶，駐師松坎，並遣第一團長王文華，第三團長吳嘯鸞，分攻湘境，牽制袁軍。滇軍總司令蔡鈞，自威寧通道舉節，直達永寧，永寧爲川南要塞，係四川第二師長劉存厚駐守地，劉原駐瀘州，四川將軍陳宦，聞劉有暗通滇軍消息，特調駐永寧，至滇軍一到，劉果棄了永寧，退至納溪，途次接蔡鈞來書，勸他卽日起義，一同討袁，他遂自稱護國軍四川總司令，通電各省，聲明獨立情狀，略云：

袁氏不遵約章，悻悻民彝，昔當鼎革之時，即欲擁兵肆逞，同人本天下爲公，乃概付以治權，冀其出精白不貳之忱，宏茲國脈。何圖掌國以來，言夫內政，則征斂如此，言夫外交，則敗辱如彼。任官吏輒引其所睚，選總統竟臨之以兵，甚至立法權攬爲己有，暗殺案實主其謀，妨功害能，殄民敗國，綜其暴戾，罄竹難書。同人懼搖國本，猶復沈吟不發，冀補救於將來，乃彼獨夫天奪其魄，恣亂日厲，竟敢假民意以推翻共和，揮黨徒而謀與帝制。蠅營狗苟，上下若狂，勸進之電，出於宮闈，選舉之場，設於軍府，勢威利誘，無醜不陳，中外騰譟，羣情憤激，卒召強鄰之干涉，將陷民命於淪胥。凡有血氣之倫，莫不仰天興嘆，演黔首義，一檄遙傳，溥海同欽，景從恐後。存厚不敏，外審大勢，內問良知，痛此危亡，中心欲裂。爰整其旅，環甲出征，聯合演黔，揮旗北伐，誓擬盟成，白馬重幣，五色之旗，行看痛飲黃龍，一掃羣凶之賊。公等或爲望重當時之俊彥，或係首造民憲之元勳，同領師干，身關治亂，豈於此日，遂負初心，寧以爵賞之縑，盡入奸雄之彀，嗚呼！揮戈討逆，事不同於閱牆，撥亂扶危，義實繫乎救國。倘袁氏能及時徒竄，還我共和，則本府當播此旌旗，不爲己甚，皇天后土，實式憑之。

是時防瀘司令馮玉祥，正進援敘州，瀘城空虛，劉存厚遂乘隙攻瀘，會玉祥自敘州敗還，竟率師戡擊，玉祥遁去，部兵多半投降。適值蔡錕部下第二梯團支隊長董鴻勳，亦率隊到來，兩軍會合，併力攻瀘，一夕即下，於是川南一帶，也入護國軍範圍了。這是陳宦速變之力。

袁世凱本擬於陰歷元日，即陽曆二月三日。

或陰曆正月初四日，實行登極，陰曆正月初三日立春，當時有大地回春，萬象

更新之善，故諷吉於初四日。

偏是西南警報，絡繹傳來，又密得躊躇莫決，暗地愁煩，每日除閱視公文外，就與幾位候補

妃嬪，圍坐宮中，小飲解悶。各位美人兒，還道他從容尋樂，定由諸事順手，可以指日登極，所有候補妃嬪的資格，當然好正式册封，不過同輩中共有十數人，將來沐封時，總不免有一二三等階級，階級一定，反致高下懸殊，令人不平，因此大家一喜一憂，各自盼望榮封，免落人後，洪周二姨，愈加着急。無非恃寵某夕，洪姨見老袁微醉，含着三分喜

色，便乘間進言道：「陛下封賞羣僚，凡各省將軍巡按使，沐有五等勳爵，首列公侯，次爲子男，如妾等入侍巾櫛，亦已有年，獨未得仰邀封典，徒令向隅，古人說的帝澤如春，還求陛下矜察！」老袁笑道：「各省將軍巡按使，統是外人，不得不先行加封，免他怨望，你等是一家人，何必這般性急，待我登極後，冊封未遲。」周姨向袁一笑道：「陛下此言，總不免厚外薄內呢。」一唱一和，總是他二人起頭。老袁也笑道：「你等要我加封，何妨自擬封號？」周姨道：「冊

封妃嬪，係何等大事，我等婦人女子，怎能日擬封號？就使擬議起來，得蒙陛下恩准，也不啻自封一般。試問各省將軍巡按使，所有公侯伯子男榮典，還是陛下所定，還是他自行擬就，奏請陛下照封呢？若是他擬就請封，便似漢朝的韓信，請封假齊王的故事了，恐陛下未必照准，他亦未敢如此，所以妾等想沐榮封，總須陛下頒賜名位，方爲正當辦法。」老袁又笑道：「女蘇秦，又引經據典，前來辯論了。」女蘇秦三之四節前同。周姨答道：「妾據理辯論，並非爲

個人爭此虛榮，實爲全體姊妹行正名定分哩。陛下果憐妾等相隨多年，俯如所請，姊妹們都盡沐隆恩，怎止妾一個人被澤呢？」假公濟私，輕動動。老袁道：「要我加封，恰也不難，但須有兩種分別。」周姨問兩種分別的理由，老袁

着微擺道：「有生子與不生子的分別，如已生子，應照母以子貴的古例，加封爲妃，若未曾生子，只好封作貴人罷了。」周姨聽到此語，忽然變色，蛾眉漸蹙，螭領低垂，一雙俏眼中，幾乎要流出淚珠兒來。洪姨瞧着，已料他未曾生子，所以變喜爲愁，現出許多委屈的樣子，當即代作調人道：「方今時代，與往古不同，陛下亦須變通辦理。妾意封妃問題，應以隨侍陛下的年數爲定，年份秒淺，名位或稍示等差，生子不生子，似不必拘泥呢。」語至此，忽有兩人起座道：「妾等入府，不過兩三年，但牀上的呱呱小兒，何莫非陛下的一塊肉？若使如洪姨太的議論，似於理上說不過去，還請陛下三思！」皇帝尚未曾做子，然人已爭論不休。洪姨視之，乃是十四十五兩姨，十五姨本是洪姨姪女，見第六十

回，他竟也來爭寵，不禁惱動洪姨，竟呼他小名道：「翠媛，你好休了！你得隨侍陛下，還虧我一人作成今日，幸蒙上寵，伊想將我抹煞，與我爭論起來，就是你的血塊兒，哼，我也不必明說了。」翠媛此時也變羞成怒，反唇相譏道：

「誰不知你是洪姨太，不過你侍陛下，我也侍陛下，沒有甚麼紅白的分別。你得封妃，難道我不得封妃嗎？并且我的兒子，不是陛下生的，是那個生的？」前時原是姑姪，此時已是平等，應該大家同封。香姨即十四姨亦從旁插嘴道：「俗語說得好，有福同享，洪姨也樂得大度，何必損人利己哩？」洪姨聞言，竟將嘴唇皮一抿，向他冷笑道：「你今日向得在此侍宴，總算是我的大度，否則連宮門外面，也輪你不着站立了！」又是一段隱語。老袁聽他雙方爭執，越說越不成話兒，急忙出言攔阻道：「你等休得相爭，我自有的處置，一經登極，便當正式冊封，不致無端分級，你等且放心罷！」大家方纔無言，仍舊圍坐陪宴。

看官！你道十四十五兩姨，究竟有何祕史，令洪姨作爲話柄呢？相傳香姨自婢女當選，平日侍奉老袁，曲盡殷勤，但老夫少婦，感及枯楊，總不免惹人議論。香姨又起居未謹，嘗與某衛士攀談，事經洪姨察悉，蜜裏老袁，老袁疑信參半，託詞戒備深宮，飭侍衛晝夜巡查。不到數日，果見某衛士蟄伏宮外，立刻鳴槍，將他擊仆，捆縛起來，一面稟報老袁。老袁說是匪黨唆使，即命槍斃，并擬斥逐香姨。洪姨又代他緩頰，阿香纔得保全，未幾即生一子，得寵如故。至若翠娥入侍，也由洪姨介紹，洪姨本欲增一心腹，厚己勢力，不防翠娥暗懷妒意，竟乃姑奪寵，那洪姨懊恨不及，竟想得一策，囑使婢僕捏造蜚言，只說翠娥誘通皇嗣，將有聚麀的嫌疑。這話傳入袁耳，遂誡諸子不許擅入，并且密詰翠娥，翠娥自誓無他。後來翠娥生子，狀類老袁，老袁纔得放心。洪姨謀孽姪女猶且如此，安知香姨之事，不由洪姨撮弄。然老袁朝妾甚多，恐亦難免作元祖公。這見洪憲宮闈中的軼聞，小子有聞必錄，所以錄入略迹，證明洪姨的話柄，究竟是實是虛，小子不敢臆斷，且俟他日有暇，往問白頭老宮人便了。話休敘煩。

且說憶秦樓周氏，自傷無嗣，始終鬱鬱不樂。老袁見他玉容慘淡，淚眼模糊，轉不禁憐惜起來，徹宴以後，即攜住他的玉手，同赴寢室。袁比平日，向有幾口烟癖，每吃烟時，必至洪周兩姨房中，領略那福壽膏滋味。周姨既隨老袁入房，當然取出烟具，給他過癮。老袁一面吃烟，一面向周姨道：「你也太多心了，我未曾正式冊封，不過預先擬

議，姑作此論，他日實行，自當妥行定奪，斷不使你受屈的。」周姨悽然道：「妾已想定主意，情願委終身，無論什麼妃嬪，什麼貴人，妾一概不敢領賜了。」如燕如輪說着時，眼波兒又紅了一圈。老袁忙勸慰道：「你的福命很佳，我自我得你後不久，即出山任事，被選總統，可見你命實旺夫，安知日後不升貴子？常言道：『後來居上。』似你的福命，恐不止一妃嬪呢。」向愛妾拍馬，總算善區宮闈。周姨瞅了老袁一眼，佯作笑容道：「這是妾平日夢中，也未敢妄想哩。今日陛下登基，乞封爲妃，尚不可得，他日上有皇后，下有儲君，恐不免去作人處，還有甚麼微倖？」說到此句，喉中又哽噎起來，幾乎說不成詞。老袁道：「你休擔憂，我總不許人欺你，就是我册封諸姨，也不使你居人下，想你到此間，執掌內部書札，勤勞得很，即就此勞績論來，也理應晉封，倘得天賜麟兒，那更是可慶可賀了。」周姨聞此，仍默不言。老袁已吸畢福壽膏，自覺精神驟增，腦力充足，拈着鬚想了一會，便語周姨道：「你且去磨墨展毫，待我手定幾條內規，傳與後人，你等便好安心了。」周姨奉命照行，當請老袁入座，遞過紙筆。老袁即信手疾書，但見上面寫着：「內訓大綱」四大字，繼即另行分條，逐項寫下云：

第一條 母后不得佐治嗣帝，垂簾聽政。

第二條 生前嚴禁册立儲貳，且廢除立嫡立長成例，但擇諸皇子中有才德者，使承大統。如欲傳某子，先書某名，藏諸金匱石室中，封固嚴密，俟其升遐後，由顧命大臣於太廟中，當衆啟視。

第三條 諸皇子不得封王，更不許參預政治，第厚給財貨，俾享畢生安閑之福。

第四條 椒房之親，不得位列要津。

老袁寫罷，便擲筆向周姨道：「你瞧，有這規條，皇后皇太子，都無從欺負你們，你能產下麟兒，果使福慧雙全，那時憑我手中，寫就名字，豈不是就好傳位，你不是好做皇太后麼？」你既癡心，還要代周姨想想，真是一片那那夢境。周姨纔轉悲爲喜，吐出嬌媚的聲音道：「這還須效華封三祝，頌禱陛下，多福多壽多男子，賤妾方得叨恩哩。」不脫歷史。

老袁聽了，也不覺與會神來，隨即擁着一枝解語花，同入羅幃，演一套龍鳳呈祥的好戲。等到與闈意倦，俱栩栩入睡鄉中，去做皇帝夢。皇后夢去了。翌日，老袁起牀，取了手訂的內訓大綱，出示大公子克定，克定看到第二條，大爲拂意，即欲出言反對。老袁先已窺着，便囑道：「這種條規，爲後世子孫計，並非專指汝等言，我胸中自有成竹，你不必多疑。」對妾對子，總不脫一款字。克定方纔無語，快快自去。老袁也往政事堂，與國務卿等商議朝事，且不必說。

惟周姨暗地心歡，滿望登極屆期，皇妃的位置，總是掣穩，且享了幾年快樂，再圖後福。好容易盼到陰曆過年，仍未得登極消息，越宿爲陰曆元旦，不過照例筵宴，又到了初四日，依舊寂靜過去，他又禁不住煩惱起來。黃昏岑寂，坐對孤燈，正在百感交乘的時候，忽有一人牽動珠帷，翩然直入，子細一瞧，乃是女官長安靜生。當下欠身，趨坐安恭，謹從命，兩下裏談述瑣事，甚覺投機。彼此胸中，俱含有幾個文字，自然格外投契。繼且各敘近懷，周姨未免歎息。安女士

忽問道：「妃子愛觀新劇否？」周姨道：「這是我生平第一嗜好，從前看過譚鑫培、梅蘭芳等戲劇，猶覺印入腦中，至今未忘。端的是好戲哩。」安女士道：「明日前門外同樂園中，敦請梅蘭芳登臺，演黛玉葬花新劇，妃子何不往觀，藉遣愁悶？」周姨搖首道：「恐怕不便。」安女士道：「妃子深居簡出，外人本來罕見，若改裝往觀，誰識芳顏？宮內也無人敢說，明日下午，臣妾願隨妃子一行，可好麼？」未免慫恿。周姨笑道：「這也是暗渡陳倉的好計，我就與你去。」安女士隨即告別。

次日午餐畢，安女士即入會周姨，替他改裝，扮做女官模樣，潛導出宮。侍衛等見是女官，也不去查問，由他自去。兩人乘輿偕行，轉瞬間即至同樂園，園中已經開演，看客甚衆，幾乎無處容足。安女士入與園主商量，買一包廂，園主與安女士本有一點認識，且知他爲女官長，不得不殷勤款待，遂與他客熟商，併讓一特別包廂，導入內，纔有坐地。看了好幾齣，方見梅伶登場，一種神采，射將過來，幾與憶秦樓鬪豔。既而曼聲度曲，嫋嫋動人，沒一句不中調，沒一字不合拍，惹得周姨目注神馳，低聲喝彩。一時上下座客，也連聲叫好，閃動全園。周姨密語安女士道：「梅

伶色藝，與年俱增，較前日又有進步，我當出資重賞。」安女士不便旁阻，只好贊成，遂替周姨召過按目，由周姨取出紙幣，約有數百元，慨然給付，令賞梅伶。老袁籌款維艱，反令愛妾好行其德，真是百姓晦氣，梅伶交運。梅伶演戲既畢，亟趨前叩謝，座客皆爲矚目，互相私議道：「偌大女官，能有這般闊綽，莫非新華宮中，純是金銀麼？」忽有一人遙視良久，纔掉頭語座客道：「這是袁皇帝的寵妃，怪不得有此揮霍。」座客聽到此語，益覺驚異，并問他如何相識？那人便道：「我曾於萬牲園中，一睹芳姿，友人告我是袁氏寵姬，所以認識。此次改裝女官，想是掩人耳目呢。」座客再問那人姓名，那人不肯吐實，只說是在部中當差。也恐多言買禍。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就是園主與各伶人，也都聞知，共至周姨前長跪叩安。周姨知聽破行踪，忙即搖手麾去，一面挈安女士衣袖，搶步出園，仍坐原輿回宮。耗去了數百元，還嫌累得短債，真是何苦。爲此一事，都下傳作新聞，各報章相率登載，連御用報亦探入新聞欄。老袁聽着報語，大致說是新華宮寵妃，與女官長偕行觀劇，竟不由的動起憤來，立召安女士入問。正是

博得皇妃憤意願，那堪天子動猜疑。
未知安女士如何答覆，下回再行說明。

當漢壽起義以後，四川護軍使劉存厚，亦起而響應，正戰鼓鞞之時，忽插入宮中數段軼聞，欲急反緩，好似鑼鼓聲中，接入金樽檀板，令人不可捉摸，此爲用筆變換處，亦爲敘事曲折處，若以實事論，則全回以洪周二姨爲主，而注重者尤爲周姨，洪最狡猾，而周姨又齊之以才，幾玩老袁於股掌之上，老袁亦幸而不得爲帝耳，若使爲帝宮闈中不知惹出若干黨隊，袁氏且覆宗矣。先聖謂女子小人爲難養，誠哉是言。

第六十三回 洪寵妃賣情庇女黨 陸將軍托病見親翁

却說安靜生奉召入覲，偷眼一瞧，見袁皇帝面帶怒容，慌忙屈着雙膝，俯伏座前。老袁擲下御用報，叫他自開。安女士已聽過新聞，心下早經明白，不待再閱報章，便磕頭道：「臣妾正來請罪，日前周妃欲觀新劇，由臣妾隨着同去，未曾奏聞聖上，還乞恩恕！」老袁叱道：「你爲何這般荒唐？須知宮府內外，防範宜嚴，我任你爲女官長，正因你年齡較長，見識較多，不致甚麼輕率，就使周姨等要你同去，你也應代爲諫阻，諫阻不從，可來告我，爲什麼不顧名譽，竟爾妄行？你想是該不該呢？」周姨要去看戲，恐他也叫他不行。安靜生被他一詰，無可答辯，只好靠着地，顛頭不已。老袁又道：「看你也不配做女官長，你與我滾出去罷！」安靜生不敢多嘴，只稱謝恩，慢慢地立將起來，轉身自去。侍衛等暗囑花容，已是青一陣，白一陣，不勝變態了。如見其人。

早有人通報周姨，周姨已料定老袁要來請責，忙去邀了洪姨，在房待着，果然老袁發放了安靜生，卽刻走至周姨臥室中來。周姨起身迎接，洪姨亦起隨後，待老袁坐定，兩人左右侍立，但見老袁目視周姨道：「你好你好！」周姨佯作不解，垂首無言。老袁又哼着道：「梅蘭芳的戲劇，究竟如何？想你眼簾中還留着哩！」洪姨卽在旁接入道：「他正爲了此事，與妾商量，恐惹動主上怒意，要來請罪，妾以爲陛下近日政躬多事，區區失檢，亦未必遂觸天威。」說至「威」字，已聞老袁接口道：「你看得這般輕易，須知宮眷輕出，易失名譽，各報中已傳作笑柄了。還是區區失檢麼？」洪姨道：「今日失檢，尙屬不妨。」老袁問是因洪姨道：「陛下若已登極，妾等俱沐封爲妃，那時宮禁森嚴，原不能自由出入呢。」還是他的理長。老袁道：「你又來強辯了，我想這事起因，總是由安靜生巴結討好，我且先把他攆出，省得你們被哄，有玷閭箴。」不能制服姬妾，却把別人出氣。說至此，周姨已撲的跪下，抽着珠喉道：「妾情願受罪，若說由安靜生惹起，未免冤枉了他。」竭力爲安女士庇護，何其多情。洪姨亦隨即跪下道：「妾願爲周姨乞恩，并願爲安女士乞恩，此次恕他初犯，下次若再輕出，妾亦連坐受罰。」老袁見他兩人哀懇，心兒也就軟了，便轉囑周姨道：「以後休要如此！我今日看洪姨面上，饒了你罷。」周姨復頓首請道：「妾蒙陛下赦罪，感激萬分，

只安女士已擰去否？」說着，將頭枕在老袁膝上，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好一個嬌兒模樣。老袁俯首一聽，見他烏雲般的靈蛇髻，光滑得很，一陣陣油香撲鼻，把胸中留着的餘怒，都薰得不知去向。當下伸開兩手，把兩姨扶起，口中連聲說着道：「算了，算了。」洪姨又道：「現在女學尚未發達，所有當選的女官，統不過粗識之無，毫無學問，自奉陛下命令，在宮中開設女校，由安女士爲校長，指導有方，各女官纔稍有進步，今日若把他擰出，不惟各女官沒人督率，且亦沒人教導，爲此種種障礙，所以求陛下格外優容，惟須下一禁令，此後自女官長以下，不准私出，有犯必懲，那便足懲前毖後了。」一面面到，善於辭辯。老袁點首，隨即踱出房外，自行申禁去了。

周姨致謝洪姨，正在彼此謙遜，那安女士已跑了進來，泥首稱謝。兩姨將他扶住，方纔起身，復談了半小時，安始告退。是日即接奉禁令，略言：「宮中執役女官，無故不准自由外出，犯者嚴懲不貸，女官長一同坐罪。」云云。各女官出入不便，未免怨恨安女士，但因安女士得有內援，勢力雄厚，大家無法可施，也只得暗地訕謗罷了。安女士經此小挫，格外勤謹，每日傳集女官，挨次分派，使有專責，夜間十二時後，必親率各女官歸寢，寢室係盤形式築就，東西對峙，門戶相望，外面護着鐵柵欄，由安女士手編號次，不得亂居。至逼近鐵柵的居室，安自住着，親司管鑰，衆入即鎖，衆出乃啟，真是嚴肅得很。老袁偶往巡察，見他布置周密，井井有條，頗喜他因過知奮，溫語嘉獎，從此安女士的權力，比從前更加鞏固了。也好算強功狗。

惟安女士本有良人，曾住居前門外，東茶食衙，薛家灣，姓張名景福，夫妻愛情頗深，從前禁令未下，不妨自由進出，每當暇時，免不得回去敦倫，此次中嚴宮禁，只好長住宮中，徐娘半老，未免有情，他竟想出一策，密請洪姨，爲乃夫謀一宮中庶務司核帳員一席。洪姨替他說項，竟如所請。謂叫作妻榮夫貴。嗣是夫妻聚首，日夕相見，夜闌人靜，好合鴛鴦，真個是怨女曠夫，各得其所了。未始非老袁仁政，但可惜只及安女士，未能普偏週恩。

一夕安女士親自夜巡，遙見有一男一女，嗚嗚私語，正要出言呵責，那男子已飛奔而去，只剩女子一人，急切

無從奔避，站立一旁。安女士走近逼視，乃是女官中的金翠鴻，當下便喚他入室，私自訊問。翠鴻不能盡諱，只說是與侍從武官，向訂姻好，現爲宮中同事，所以相見誠心，懇女官長格外垂憐，幸勿舉發等語。安女士伴作嗔怒道：「這却不便，明日請你出宮。」翠鴻跪下哀求，願罰三月俸金。安女士沈吟半晌，方道：「我也不爲己甚，但你須謹慎小心，一露破綻，連我俱要坐罪了。」一枚風木須忌器，况又有三月俸金，可入私囊，樂得諱密了事。翠鴻拜謝去訖。隔了月餘，翠鴻

忽抱病在牀，委頓不起。安女士已瞧破機關，也不去問明底細，便令他給假養病，移居別室調治，經旬乃瘳。看官你道他是什麼病症呢？原來翠鴻是妓女出身，運動得選充入女官入值，以後巧遇侍從某官，與有舊好，遂不免偷寒送暖，倚翠偎紅。安女士得賄賣放，兩人仍私續舊歡，未幾有娠，設法墮胎，遂至成病。病愈後，益感激安女士，格外報效，事極秘密，無人知覺。安女士也暗自欣幸。劍鋒到手，安得不避？

既而宮中又出一奇聞，女官沈曉蘭竟自縊身亡。安女士聞着，慌忙奏聞，有旨令他督殮，昇葬郊外。各女官半多驚譁，連安女士也爲歎息。看官聽着沈曉蘭係天津女師範學校卒業生，年甫及笄，貌既出羣，材亦邁衆，爲人又極和藹，自應徵女官時，得居首選，入宮承值，上下翕然。老袁亦愛他秀慧特別，寵遇不到一月，即將自己的出納賬目，令他管核。爲這一着，遂令絕世芳姝，送入枉死城中，做了冤鬼。先是老袁出納，由洪姨掌管，每月用途極繁，多至數十萬金。洪姨從中侵蝕，約可得百分之二三，無端被沈奪去，心殊不甘，但未便顯然反對，只好設計中傷。常言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沈女官執掌的鐵匣，驟失去鈔票二百餘圓，那時捕風捉影，無從覓獲。洪姨誣他監守自盜，竟賺袁密仿心腹，搜檢沈篋，果然原封不動，幾如原額。沈女官無從辯冤，沒奈何懸梁畢命。老袁只疑他畏法自盡，那知種種陷害，統是洪姨一人所爲。洪姨復得任原差，可憐那沈女官無故遭冤，死得不明不白，徒落得埋骨荒邱，銜恨地下罷了。寒鴉得馬，安知非福。沈女官亦如是爾。小子未曾入新華宮，偏述及各種秘聞，看官或疑我杜撰，其實小子統有依據，試看近人所編新華春夢記及洪憲宮闈秘史，統已詳列無遺，就是新華宮中的故役自袁氏死後，統

已出宮，講將起來，多說是有確鑿，看官也不必疑猜呢。話分兩頭。

且說袁皇帝日思登極，擇定陰曆元旦，或正月初四日，舉行大典，偏值西南警報，絡繹到京，不得已順延過去。嗣聞湖南西境，如晃州、沅州一帶，統被黔軍攻入，着着進行，不禁驚愕道：「劉顯世是真反了。」（你道他是假反。）遂令第八師長李長泰，抽調勁旅自津門南下一面，令湖南將軍湯壽銘，立派軍隊，協同馬繼增一軍，相機痛剿。又命唐爾錕督理貴州軍務，擬去劉顯世官職，聽候查辦。嗣復特任龍觀光為臨武將軍，兼雲南查辦使，速由粵西入滇，除帶領所部外，即在南寧招兵十營，藉擴軍額，並飭廣西將軍陸榮廷，趕緊募兵二十營，助龍攻滇，餉械均由中央接濟。小子敍到此處，又要把袁氏心理，推測一番。滇本屬毗連，就是滇省護國第二軍，亦指定從桂進發，袁皇帝欲分道攻滇，應該將桂邊一路，責成陸榮廷，如龍觀光等，只好備作後援，何故前後倒置，舍近求遠呢？原來陸榮廷初入戎行，不過一尋常弁目，自經岑春煊督粵，方將他拔擢起來。民國肇造，陸任都督，粵西偏安。至癸丑一役，岑春煊曾為大元帥，與袁反抗，釁事失敗，岑亦他避，老袁與岑有隙，遂忌及榮廷，只因桂省僻處西南，關係尚小，所以仍命鎮邊，未曾調動，不意滇事發生，川湘貴三路，變作要塞，倘或陸榮廷與滇通謀，豈非又增一敵？為此特任龍觀光攻滇，但命陸募兵協助。（揭出老袁意思，標識特詳。）還有一着布置，龍子運乾，係陸榮廷女婿，彼此是兒女親家，當然不致齟齬，既可借龍制陸，復可藉龍勸陸，實是當日無上的妙計。計策固好，唯知偏不如所料。

龍觀光擬全撥粵軍，奮力攻滇，可奈民黨中人都因滇黔起義，相率逃應。前粵督陳炯明，邀同柏文蔚、林虎、鈕永建、熊克武、魏振鵬、譚人鳳、李根源、冷通、耿聯等，（癸丑之變，多已見過。）在南洋新嘉坡，設一總機關部，派軍入粵，進攻惠州。軍自顧不遑，那裏還好調撥？不過廣東將軍龍濟光，是龍觀光弟兄，骨肉至親，不得不極力騰挪，當派陸軍第二旅第三團長李文富為先鋒，虎門要塞司令黃恩錫為前敵司令，率軍四千人，陸續出發。龍觀光自帶衛隊數十名，潛乘廣利兵輪，至北海登岸，經過廉州，直抵南寧。南寧即粵西省會，將軍陸榮廷，就此駐紮。（前清以桂林為省會，民國

始移至南寧。龍親光已入省城，並未見榮廷出迎，至投刺入見，向在客廳中坐候多時，好容易盼到主人，還是緩步進來，差不多有重病模樣。當下行過常禮，略敘寒暄，但聞榮廷低聲道：「兄弟近日，適患心疾，晝不得安，夜不得眠，害得精神困憊，幾難支持，親翁此來，有失遠迎，幸勿見罪。」龍親光道：「會否延名醫診治？」榮廷道：「醫生亦診過數次，可奈服藥少效。」心病還須心藥，豈尋常醫生可以療治？龍親光道：「目下滇黔謀變，粵西正當要衝，兄弟奉命西行，全仗親翁協助，偏偏尊體違和，如何是好？」他正爲你生病。榮廷答道：「弟正爲此事煩燥，益覺寢饋不安，添了好幾分賤恙，醫生說須靜心調養，方可漸瘳。親翁來得正好，一切軍事，好憑大才調度，弟可向中央請假數旬。」親光道：「粵東亦有亂事，軍隊只堪自顧，兄弟帶來的兵士，不過三四千名，奉中央命令，飭在此處招添十營，且聞親翁處亦令招募，想親翁總也接洽呢？」榮廷半晌纔答道：「命令是已經接到了，只因有病在身，不能親募，現已託王巡按使代理，親翁若有教言，請直接與他面談罷。」說着，用手捫心，并皺着兩眉，似有無限的痛苦。那時親光不便多談，只好起座告別道：「親翁且自休養，弟且到王巡按處商議軍情便了。」急歸馬，碰着慢醫生，真也沒法。榮廷也不挽留，隨送出廳。親光用手相攔，請他不必遠送，榮廷也即止步，只道了「簡慢」兩字，待親光出門，即展顏入內，自不消說。

親光轉至巡按使署，巡按使王祖同，忙即迎入，兩下晤談，述及募兵辦法。王祖同道：「粵西饒瘠，公所深知，欲要募兵，先需軍費。前日陸將軍召弟商議，委弟籌款墊發，且令弟代行招募，弟正爲此事躊躇呢。」又是一個爲難。親光見他支吾情狀，不由的躁急道：「救兵如救火，不容遲緩，况政府已有明令，餉械由中央接濟，尊處能籌款墊付，不消幾日，便可由中央匯到，一律給還了。」王祖同道：「兄弟也這般想，但急切提不出這種現款，也是沒法，昨已馳電達京，催解餉款去了。」親光道：「募兵已有地點麼？」祖同道：「已借軍械局開辦。」親光道：「我且去一觀，何如？」祖同說了「奉陪」二字，便與親光一同出署，至局所中巡視一周。但見臨武將軍行轅，已經設着，親光便

就此寄居。祖同自行返署。

看官道這陸王二人，究竟是甚麼意見呢？原來陸氏宗旨，是完全的保障共和，反對帝制，且已接着岑春煊及梁啟超等密函，勸他聯絡滇黔，勉圖獨立，他已怦怦欲動，只因餉械未足，不便冒昧舉事，並且長子裕勳在京爲官，一或發難，未免投鼠忌器，所以托詞心疾，請假養病，獨王祖同是騎牆人物，袁氏會命他會辦軍務，監察老陸，他持着中立態度，兩面敷衍，此次對付觀光，也是這番手段。最好是這種手段。觀光在局募兵，起初是京款未到，只好靜坐以待，及款已匯至，趕緊招募，偏桂人不甚踴躍，每日來局報名，多不過百人，少僅數十人，任你龍將軍如何勸導，也一時不能成軍。忽一日，由貴來電，龍濟光已擊退亂黨，解惠州圍，中央加封濟光爲郡王，插入粵事，較前筆塗。觀光也爲心喜，當即發電道賀，并商令酌撥粵軍，由海道來南寧，以便即日赴滇等語。嗣得復電，略言：「惠州雖然得捷，亂黨仍然蔓延，隨在需防，無兵可撥，赴滇軍請自行募足。」云云。於是觀光無援可恃，且又不便久留，只好把新募各兵，檢點起來，約得四千人，加入前時帶去的粵軍，共計得八千人，新舊合組，得二十營，號稱一萬二千，分作五路，令李文富爲前鋒，率兵千五百名，由百色進發貴恩，錫率兵千五百名，問道出廣南，會合李軍進攻剝隘，再令粵西軍官張耀山、呂春，各率兵兩千，作爲前後兩路的援應，并令姪兒體乾，統領兩軍，稱爲第三第四隊，又另遣朱桂英率兵千人，入窺黔邊，牽制黔軍援滇。觀光仍駐節南寧，滿望着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小子有詩歎道：

士甘焚死不封侯，氣節銷磨一代羞。爭說兩龍跨粵海，爲何甘作順風牛。

觀光既遣發各軍，當然奏報中央，欲知後事，且看下文。

上半回是敘述內情，繼足上回文字，下半回是敘述外事，呼啟下回文字。觀內情之蒙蔽，已知袁氏之難乎爲帝，觀外事之潰散，尤知袁氏之不能爲帝。洪姨愛姬也而欺之，陸榮廷良將也而亦欺之，餘如安女士之朋比爲奸，王巡按之模稜兩可，更不必問。內外交構，何事可成？故本回雖顯分兩撥，而暗中恰自有相對處，是在閱者之靜心體察可耳。

第六十四回 暗刺明譏馮張解體 邀功爭寵川蜀鏖兵

却說袁皇帝接到龍親光奏章，披閱以後，深喜他實心效忠，不負委任，桂邊一路似可無憂，川湘一帶已是大兵迭發，當亦不致有意外情事，惟江寧將軍馮國璋，前曾調他來京，任爲參謀總長，偏他請假查病，相隔數月，尚未到任，老袁愈覺生疑，特派蔣雁行，南赴江寧，調查防務，臨行時且有密言相囑，蔣銜命南下，與馮相見，談了許久，馮只管無情無緒，淡淡的答了數聲，有幾語簡直不答，雁行因奉着主命，未便敷衍過去，便進言道：「極峯意見，要上將出任軍總司令，因未得尊意贊成，所以囑弟轉達。」馮無非要老馮離任。國璋啞然失笑道：「我去歲入京覲見，談及帝制問題，總統誓不承認，且言國人相逼，當挂冠航海，往游倫敦，目下歐戰雖劇，倫敦尚是無恙，總統何不前往，還要與什麼大軍授什麼總司令呢？」國璋入覲，帶他口中補飯，并補演袁氏前言以諱其欺。雁行道：「往事也不必重提了，但上將與總統相知有年，也應助他一臂，藉盡友誼。」國璋道：「我正爲友誼相關，始終不敢背棄，無如抱病未痊，力不從心，還請代達總統，求他原諒！」陸既稱病，馮亦如是，真是一個病夫。雁行又道：「總統亦繫念貴體，特遣兄弟前來探望，并囑令代閱防務，俾上將安心休養，早日告痊，得以銷假視事。」國璋笑答道：「多謝總統盛意，近日一切政務，也多委王鎮守使代理，今又得足下代勞，兄弟不勝感激哩！」說罷，即阿欠了好幾聲，雁行料不便多言，遂即退出，向鎮守使王廷楨處，會敘多時，至回寓後，即將馮國璋言動情形，敍入電稿，寄達中央，隔了一天，即由政事堂傳出中令，因馮國璋尚在假中，着王廷楨暫行代理。是電一傳，與馮交好的疆吏，多疑老袁將免馮職，致起遠言。即

後文所謂河間系

山東將軍靳雲鵬，江西將軍李純，電袁留馮，略謂：「馮保障東南，關係大局，不應無故調動」等情，於是老袁改了初念，另派佐命功臣阮忠樞，至徐州來說張勳，張勳口任長江巡閱使後，以徐州爲盤踞地，逍遙河

上花酒耽情，除寵妻小毛子外，復納一個女優王克琴，端的是風流大帥，洪福齊天。惟他有一種特別的性格，終身不忘故主宣統帝。東溥等入應輔他一籌。所以袁氏要想登極，他雖陽示贊同，暗地裏實是反對。漢黔發難，竟上書直諫老袁，內有大不忍四則，能言人所未言，小子因臚述如下：

(甲)縱容長子，謀復帝制，密電豈能戡亂國本因而動搖，不忍一。

(乙)贖寧亂後，元氣虧損，無開誠公布之治，開奸狡嘗試之門，貪圖尊榮，孤注國家，不忍二。

(丙)雲南不靖，兄弟鬩牆，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生靈墮於塗炭，地方夷爲灰燼，國家養兵，反而自禍，不忍三。

(丁)宣統名號，依然存在，妄自尊尊，慙負隆裕，生不齒於世人，致受誅於春秋，不忍四。

這四大不忍等語，呈將上去，袁皇帝却容受得住，並不加責。虧他耐得住。他知張大帥的性質，並非相讓漢黔，不過緊急故主，聊發牢騷，但教好言撫慰，虛名寵絡，仍可受我約束，不致生變，因此派遣阮忠樞來與張大帥商敘軍情。張勳接入，便開口道：「老斗，你來做甚麼？」阮斗斗膽，張大帥一經開口，便覺性情。忠樞道：「聞大帥新納名姝，特來賀喜。」張勳道：「你怎麼知道？」忠樞笑道：「上海灘上第一個名伶，被你選取了來，已收盡江南春色，全國統已知曉，小弟也有耳目，難道不聞不知麼？」張勳道：「照你說來，你簡直到此來敲我幾樓喜席。我這裏有酒有肉，任你吃任你喝，可好麼？」要與得從。忠樞道：「這是蒙大帥的賞賜，還有何說？但小弟還有特別要求，未知大帥肯賞光麼？」

「張勳」道：「你且說來！」忠樞笑道：「要請貴姨太太出見，賞光一套西皮調，給我恭聽，那是格外承情了。」張勳笑送：「老斗，你又來胡鬧了。閒話少說，我吩咐廚役備些可口的菜蔬，與你暢飲，你若有暇，請在此多逛幾天，多年老友，難得常聚哩。」忠樞說聲叨擾，張勳便囑咐左右，傳語廚子去訖。兩人又閑談了一時，外面已搬進酒肴，由張勳邀客入座，豪飲起來。酒至半酣，忠樞用言挑着道：「長江一帶，幸虧大帥坐鎮，雍容穩保無事。」張勳不待說畢，便接入道：「百姓並不要造反，只外面的革命黨，裏面的袁項城，統是無風生浪，瞎鬧一場，所以國家不能太平。」

忠樞道：「項城也只望太平哩。」張勳哈哈大笑道：「你是十三太保中的領袖，怪不得有這般說。項城世受清恩，前時投入革黨，贊成共和，硬逼故帝退位，已是鑄成大錯，此次要重行帝制，諒亦有些悔意了。但現成的宣統皇帝，尚在宮中，何不請他出來再坐龍亭？他今朝要自做皇帝，恐怕有些爲難呢。」快！快語，如聞其聲。忠樞閉口不覺面上一紅，勉強答應道：「這也是出自民意，項城不能強辯，就是大帥前日也曾推舉項城，難道是貴人善忘嗎？」以矛攻盾，恰也能言。張勳頓時變色道：「他屢次給我密函，要我向他勸進，我的秘書也向我說着，不如顧全舊誼，休與反對，我纔叫他寫了幾句，覆覆了事，橫直將來人多意多，總有幾個硬頭子出來反抗，我老張也不是真默，何苦與他結怨，現在雲南貴州已創起什麼護國軍，竟不出我所料，項城想我出去打仗，我爲了項城的事情，惹人怨罵，還要我兜掉面子，向外國人陪禮，我已吃盡苦楚，此番不來上他的當了。」盡情吐之，好似剪髮。忠樞聽說，尚未回答。張勳又道：「我所以說了四大不忍，呈將進去，叫項城自己去返省。」忠樞趁勢探着道：「雲南貴州的變事，大帥還是反對，還是贊成哩？」張勳道：「我去贊成他做甚麼？我只曉得整頓軍備，保衛地方罷了。」這兩語亦大自誇。忠樞又進一步道：「大帥高見，很足欽佩，但雲貴既已倡亂，應該如何對付，方得平和？」張勳沈着臉道：「他鬧他的雲貴，我守我的徐州，于我甚事？」又是快談。忠樞知不可喻，不得已據實相告道：「項城本意也不要調動大帥，不過想抽調軍隊，並添設長江上游巡閱使，敢問大帥意下如何？」張勳佯笑道：「我料你是貴忙得很，斷不至無因至此。你去回報項城，長江上游巡閱使，他欲要設，儘管去設，我老張不來多嘴，但恐增設一人，也是無益，若要抽調軍隊，我的兵士，素不厭他人節制，調往他處，非但無益，反恐有損呢。」忠樞至此，已曉得張勳用意，不必再與多談，便又借賀喜爲名，敬了張勳數盃。張勳亦回敬數盃，隨即吃過了飯，徹席散坐。是夕復呼鼻喝盧，極盡豪興，最後仍央請張大帥，喚出新姬，果然是絕世尤物，傾國傾城，惹得這位阮欽使，也不禁目眩神迷，魂飛色舞，待王姨太太道了萬福，轉身進去，那時纔對着張大帥道：「大帥真好豔福，小弟一無所贈，未免惶愧得很。」脫至此，即從懷中取出鈔

幣十張，約得百圓，雙手奉上道：「這便代作贈物罷。區區不贖，幸轉送香閣，祈請賞收！」張勳道：「又要老友破鈔，謹代小妾道謝。」於是分手歸寢，翌日起床，阮忠樞即擬辭別張勳，吃過早點，眼巴巴望着張勳出來，偏是望眼將穿，杳無消息，待至午餐，方見張大帥登堂陪客，忠樞有事在心，也不多飲，便於席間辭行，草草舉席，即告別出署，同京覆命去了。也是一番空跑，猶幸得見，難免還算有些眼福。

老袁已遣阮南下，想不至虛此一行，便在統率辦事處內，添設臨時軍務處，遙領軍政，實行指揮。當擬組織征滇第二軍，令張勳倪嗣沖各出十營，駐魯第五師，出步兵一團，防兵一營，駐陝軍出一混成旅，駐奉第二十及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師，各出一混成旅，餘由他省調騎兵數營，合成一師，限月終拔往戰地。正在籌畫的時候，那阮忠樞已回來了，當下聽他稟報，已知張勳不肯從命，很是懊恨，再電致奉天山東各省，陸續接復，多半是一防務吃緊，兵不敷用，職守所在，礙難遵命，否則本省有變，不負責任。云云。老袁急得沒法，乃將調兵的政策，變為募兵，調兵已非善策，募兵更屬無用。擬由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募兵二萬，聽候調遣，一面電催赴敵各軍，速行進擊，並調四川兩湖軍隊，協同接濟。統計自正月中旬，至三月上浣，袁軍運到川湘差不多有十萬人。看官欲曉明大略，且由小子一一敘來：

在川各軍。

- (一) 曹錕軍，即第三師，約八千五百人。
- (二) 張敬堯軍，即第七師，約六千人。
- (三) 李長泰軍，即第八師，約七千八百人。
- (四) 周駿軍，即四川第一師，嗣改編為第十五師，約六千人。
- (五) 伍祥楨軍，即第四混成旅，約四千人。
- (六) 馮玉祥軍，即第十六混成旅，約四千人。

在湘各軍。

- (一) 曹錕軍，即第三師之二部，約三千人。
- (二) 馬繼增軍，即第六師，約萬人。
- (三) 唐天喜軍，即第七混成旅，約四千人。
- (四)

李長泰軍，即第八師之一部，約三千人。(五)范國璋軍，即第二十師，約四千人。(六)張作霖軍，即第二十七師，約三千人。

(七)倪毓棻軍，即安武軍十五營，約三千人。(八)王金鏡軍，即第二師，約四千人。(九)胡叔麒軍，即湖南混成旅，約四千人。

(十)盧金山軍，係湖北獨立旅，約四千人。

這十萬大軍，雲集川湘，總有幾個效忠袁氏的將吏，拼着了命，與護國軍爭個勝負，好博得幾個勳章，幾等勳位。只是滇黔軍乘着銳氣，殺入川湘，或合攻，或分攻。川路自敘川起，經瀘州重慶萬縣夔州，直達湖北的宜昌。湘路自沅州起，經麻陽芷江等縣，直趨寶慶常德，戰線延長，約有二千多里。總司令曹錕，先行籌防，分撥各路兵將，擇要駐守。十萬軍中，已去了五成。尚有五萬名作為戰兵，大約自川中進攻，計二萬人，自湘中進攻，計三萬人。五萬袁軍，壓川湘，當時已傳遍天下，氣憤亦可謂不窮。滇黔兩軍，統共不過三萬名，與袁氏戰兵相比，尚不及半數。曹錕因老袁催逼，乃簡率精銳，會合馮玉祥張敬堯各軍，兼程前進，直指敘瀘。另撥第六師長馬繼增，駐紮湘西，抵禦黔軍。

此時雲南護國第一軍總司令蔡鈞，早已由黔入川，聞曹錕等盡銳前來，急令劉雲峯趙又新顧品珍等，分頭攔截。那知來兵很是凶勇，憑你如何截擊，總是抵當不住。并且顧左失右，得此失彼，眼見得主客異形，衆寡不敵，一陣陣的向後退去。劉趙顧三人，無可如何，只得向總司令處告急。蔡鈞聞報，躊躇一番，默想曹錕各軍，用着全力來攻，叙瀘若要與他死戰，徒傷士卒，無濟於事。且彈藥等件，亦只能暫支目前，未能持久。計不如變攻為守，以逸待勞，一面聯合粵西，調出李軍，併力北嚮，再決雌雄，也為未晚。此即兵法所謂避實二字。乃即令劉趙顧各軍，且戰且退，自己亦退入永寧，準備固守。

曹錕遂分兵大進，自克綦江，馮玉祥克敘州，張敬堯克瀘州，紛紛向中央告捷。四川形勢，頓時大變。黔督劉顯世，聞滇軍撤歸，也為一驚，亟檄總司令戴戡，調還一旅，駐守黎平。那時馬繼增躍躍欲逞，擬乘勢攻入黔境，與川軍並奏奇功。當下發令進兵，行了半日，因天色已晚，駐營辰州。到了夜半，除巡兵未睡，外餘皆安寢。待至天曉，全營統

已早餐，秣馬厲兵，待令即發，不意這位馬師長，竟長眠不起，由關羅王請去作先鋒了。小子有詩咏馬繼增道：
未曾前敵即身亡，暴斃營中也可傷。自古人生誰不死，甘心助逆死無光。

畢竟馬繼增如何致斃，且至下回表明。

馮張兩人宗旨不同，而其不滿袁氏也則一。本回借馮張之口，譏諷袁氏，足令袁氏無顏對人，而張大帥轟然率直，描摹口吻，尤覺逼肖，豈其尙有張桓侯之遺風歟？民國演義中有此人，亦足生色矣。夫以馮張之爲袁氏心腹，猶難心若此，彼川湘一帶之十萬師，寧皆能效忠袁氏耶？不過憑一時之勇氣，直入敘，轉瞬間即已告綏，乃知隨直爲壯，曲爲老，一時之強弱成敗，固不足以概全體也。

第六十五回 龍觀光孤營受困 陸榮廷正式興師

却說馬繼增到了辰州，過了一夕，竟爾長眠不起，由隊官等上前相呼，已是魂入冥鄉，寂無聲響了。大家驚訝不已，細檢屍體，但見滿身青黑，也不知是什麼病症，大約是中毒身亡，一時無從究詰，只好飛電中央，另簡主帥。爲此一番轉折，湘黔兩造各按兵不動。惟龍觀光所遣各軍攻入演邊，歷六十三回。前鋒李文富先抵劍隘，劍隘係由桂入滇的要塞，滇兵駐守，只有兩連，現時步兵編制法，步兵以十四人爲一棚，三棚爲一排，三排爲一連，四連爲一營。聞得敵軍驟至，慌忙對仗，一面向總司令處求援。總司令李烈鈞，方駐紮土富州，距劍隘尚數百里，未免鞭長莫及。李烈鈞到了此時，尚未出滇境一步，也不免遲滯。劍隘孤兵敵不住李文富軍，勉強對仗，傷斃軍官一人，部衆潰散。李文富據劍隘，即向龍觀光處報捷。龍體乾亦潛入滇境，聯結土司，團蒙自佔箇舊，也自然飛遞捷書。龍觀光連得捷報，喜歡的了不得，當即連電奏捷。老袁一再嘉獎，又預給幾個勳位勳章，作爲賞賜。於是龍觀光以下，無不踴躍乘勢殺入雲南，博個你死我活。

觀光也移駐百色，指揮進攻，幾乎有滅此朝食之氣勢。那知背後的廣西省內，已是一聲霹靂，響徹西南，險些兒把個龍將軍弄得不能進，不能退，把他龍筋龍脈，要抽將出來。

看官！可記得廣西將軍陸榮廷，陸榮廷因病乞假，并函致長子裕勳，南來侍疾。裕勳得信，當然稟聞老袁，即擬南下。老袁也即照准，且命人伴送途中，慰他寂寞。到了漢口，裕勳竟得着急症，醫治不及，霎時身亡。假惺惺的袁皇帝，反連電粵西，極表哀悼。專用此種手段，何其忍心。榮廷明知此事，由老袁預囑同伴，將子毒死，但已不能重生，只好以假應假，覆電稱謝。自是決計獨立，先向中央要求軍餉百萬，快槍五千支，自告奮勇，督師征黔。老袁如數發給，且授

為貴州宣撫使，令他即日赴黔，相機勦撫。一面飭第一師長陳炳焜，暫代陸職，護理軍務。榮廷既接京電，擬召集軍事會議，決定行止，可巧來了梁啟超，與榮廷晤談起來，所有討袁政策，很表同情。梁本受蔡鐸密託，特地來見榮廷，做一個說客。應前回聯合粵西語。不期榮廷已決心舉義，無待多言，那得不喜出望外。當下邀入陳炳焜，與他密商。炳焜

豪爽得很，簡直是請陸獨立，不必遲疑。於是召集全師公議軍事。陸榮廷為主席，把助袁助滇兩事，宣告出來，待衆解決。炳焜先起座道：「袁氏欺人欺己，得罪全國，已不足責，即為將軍代計，今日助袁為逆，對國不忠，公子裕勳，被袁無故毒斃，不思報復，對子不慈，岑雲帥岑春煊字雲階為將軍故主，他已屢函勸勉，不聞相從，對主不義，將軍今日

如即獨立，尚可改過為功，否則軍民解體，恐將軍也成為民國罪人了。」榮廷愜然道：「陳師長責我甚當，我就指日獨立，自改前非，為問衆弟兄可贊成否？」說聲甫畢，但見大衆統已起立，自第二師長譚浩明及旅長莫榮新，馬濟以下，沒一個不拍掌贊成。榮廷遂向天宣誓道：「皇天后土，鑒臨廷等，一德一心，驅逐國賊，保衛民生，如有違異，飲彈而死。」陳炳焜等應聲道：「謹如陸將軍言。」是謂同德是謂同心。宣誓已畢，即下動員令，飭馬濟率游擊隊六千，星夜前赴百色，託名攻滇，暗斷龍軍的後路。又親率十二營，往紮柳州，陽言攻黔，其實欲取道桂林，進逼湖南。

龍觀光尚睡在夢裏，檄令李文富等進攻土富州。李烈鈞已密接桂軍消息，令第一梯團司令官黃開儒率軍

前敵與桂軍約就夾攻，又由滇督唐繼堯撥遣第三梯團司令官黃毓成，繞道黔境，由興義出泗城，潛入西林，攻擊龍軍右面三路議定，一齊動手。馬濟密囑營長黃自新，先龍軍，佯稱助戰。龍、黃不知有詐，調赴軍前。那時李文富等與黃開儒對壘交鋒，兩下軍排成陣勢，你槍我礮，互相衝擊，正在難解難分的時候，忽龍軍陣內躍出黃自新一軍，倒轉槍枝，撲通撲通的幾聲，將龍軍擊了數十名。龍軍頓時譁噪，自亂隊伍。滇軍趁勢攻入，殺得龍軍七零八落。李文富等連忙收兵且戰且退，不意後面喊聲大起，礮彈隨來。粵西旅長馬濟復帶了一枝生力軍前來攻擊。看官！你想此時的李文富、黃恩錫等，還能支持得什麼？虧得龍、黃接聞軍警，自率親軍援應，總算保全了一半。狼狽回營，當下飛調龍、乾還援。龍、乾棄了箇舊，急至百色，誰知張耀山、呂春綰兩軍，統已心變，不服約束。自率所部回粵西，桂人回桂哩之當然，剩得龍、乾身旁，只有數十個親隨入百色營。

此時百色附近，已是密密層層，布滿敵兵。營內只有一二千名殘卒，眼見得保守不住，龍、黃滿面愁容，一籌莫展。既見龍、乾竟灑着淚道：「我與你要死在此地了。可恨陸親家背我，連電求援，並無復信。」你果死了，倒不愧其忠臣。龍、乾也含着淚道：「何不叫兄弟發一急電，向他丈母哀請，只說我輩死在目前，全仗援救，婦人總有愛惜兒女的心思，若得他轉告老陸，我等纔得有命哩。」龍道：「我一時神志慌亂，竟忘懷了。惟運、乾不在軍中，你趕緊電告運、乾，叫他轉電陸夫人，設法救我纔是。」龍、乾立即照行，果然馳電到粵，不消兩日，已接覆電，說：「陸、妻、譚氏，已向陸說情，當有好音相報。」龍、乾稍稍放心，敵兵也不來緊逼。雙方停戰數日，方來了陸子裕光傳達父命，要龍軍繳械投誠，纔令滇、桂兩軍罷戰。龍、黃急得沒法，只好應允，但懇留衛隊駁亮槍三百支，裕光以未奉父命，不肯勉從。那龍、黃命要緊，沒奈何下令各軍，繳出機關槍四十架，礮十四尊，步槍五十支，現銀二十萬元，軍官遣回原籍，兵丁另行改編，直隸馬濟部下。於是貪功爭寵的臨武將軍，遂俯首敵前，做了一位降將軍了。蛟龍失水遭蝦戲。

袁皇帝尚未聞悉，正爲了洪姨生日，開筵慶賀。洪姨購得一副絕精巧的麻雀牌，統是羊脂白玉製成，大小厚

薄，不差分毫，所刻的花紋字迹，乃是京內著名美術家宋小坡手筆，價值約五千元以上，此日正擬試新，各姬妾庸終入局，又萬金一底的麻雀。洪姨賭運不佳，只管輸去，看看要輸至兩底，老袁從外趨入，見洪姨所負過鉅，便笑語道：「我替你翻他轉來。」洪姨乃讓袁入座，自立在旁，約莫又了一圈，一副都碰和不成，累得洪姨愈加着忒，從旁說道：「我道皇帝的財運，總是好的，誰意反比我不如哩！」老袁閉言急得面紅耳赤，亦要想做副大牌，反負為贏，偏偏牌風不佳，手氣又是甚惡，頓時懊惱異常，口中嘸嘸不已。後來得了一副全万子，將要做成，只少九万一張，湊巧對面竟打了一張九万，他不禁拍手道：「和了和了，這還好翻本了！」那知右旁坐着汪姨嘻嘻的笑道：「且慢！我也是和了！」老袁還道他是頑話，至攤牌一瞧，果然是一幅平和，巧巧不先不後，被他攔去，便是帝制不成之兆。頓氣得雙目突出，鬚鬚倒豎，把手中的牌盡行擲去，幾乎擊得粉碎。正在拍案狂呼，忽見一女官入奏道：「外邊有緊急公文，請萬歲爺出閱！」老袁聽了，乃起身外出，復至辦公室，由秘書長呈上電文，說是廣西發來，已經露出，隨即瞧着其文云：

前大總統袁公惠鑒：痛自強行帝制，民怨沸騰，雲貴責言，干戈斯起，兵連禍結，徂冬涉春，國命隄危，未知所屆。遠推禍本，則由我公數年來，殃民稅政，種怨毒於四民，近促殺機，則由我公數月來，盜國陰謀，貽笑侮於萬國。查約法第四十六條，有總統對於國民負責任之規定，失政犯憲，萬目具瞻，厲階之生，責將誰卸？雲貴既扶義以興，勢無返顧，我公猶執迷不悟，何術自全？榮廷奉職嚴疆，保安是頓，啓超無游各地，蒿目滋驚，因念辛亥之役，前清以三百年之垂統，猶且不忍於生民塗炭，退為讓皇，今我公徒以私天下之故，不惜戕億萬人之生命，以憂國家於亡，以較勝朝，能無顏汗？況事終無成，徒見僂笑，名為智者，顧若此乎？榮廷等以數年來共事之情，好不忍我公終以禍國者自禍，謹瀝誠奉勸，即日辭職，以謝天下。榮廷等當更任力勸雲貴，同息兵，則公志既可以自白，而國難亦可以立紓矣。事機安危，間不容髮，務乞以二十四小時賜覆，俾決進止，不勝沈痛待之至。陸榮廷梁啟

趙陳炳煥譚浩明莫榮新馬濟王祖同

老袁覽畢，氣憤填胸，好似痰迷心竅，半晌說不出話來。到了神志漸清，纔旁顧秘書長道：「國務卿等到那裏去了？」秘書長道：「早已歸去，現在已過夜半哩。」老袁自閱金銀已一點多鐘，乃踱出辦公室，仍然入內，見裏面也已散局，惟洪姨尚快快的留着，便啓口問道：「你在此做甚麼？」洪姨道：「妾在此待着陛下，替妾還賭債哩。」老袁道：「輸了若干？」洪姨道：「約四五萬圓。」老袁道：「四五萬圓值甚麼大事，你難消取不出麼？」洪姨裝嬌撒癡，定要老袁代還。老袁道：「算了罷，明日由我賬內支付，我現在煩躁得很，你不要再向我絮語了。」說罷，便挈着洪姨入房就寢。是夕無話，次日至辦公室，無非遶了國務卿，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取示電文，會議對付粵西的法兒。有主戰的，有主和的，發言盈廷，日中未決。還是老袁主議道：「電文中雖列着王祖同，但我料祖同必不負我，大約是陸榮廷等，背地列入，現且先理後兵，電致王祖同，叫他勸止榮廷，他能就此罷休，我也不去多事呢。」陸徵祥道：「都王龍濟光與陸有親戚關係，也應叫他轉勸爲是。」老袁點首道：「這也是要着，快擬定電稿，分途拍發罷。」當下召入秘書長，擬就電文，略說是：「四川湖南俱已擊破逆軍一部，叛徒虛言護國，濟甚麼事，因亟勸告陸榮廷等，毋從亂黨，免貽後悔」等語。自己強國，還目他人爲叛徒，彷彿一隻野犬。老袁親自鑒定，即日寄去。

是夕，纔接到龍親光軍報，知已失敗，又於次日開御前會議。大衆都遊移不定，左丞楊士琦仍主張和解。老袁道：「我與他和解，他不肯依我，如何是好？」大衆聽了，統面面相覷，不發一言。忽外面又呈入急電，由老袁瞧閱，係是王祖同的覆奏，內稱：「陸已獨立，無可挽回，請中央善自處置。」云云。老袁閱罷，便宣示大衆道：「事已至此，料不能和平解決了。我的意見，只好責成龍濟光罷。」遂不待大衆議定，即致電龍濟光，令嚴行戒備，先守後戰，且須轉飭肇羅鎮守使李耀漢，分兵扼險，節節設防。一面令江西將軍李純，派兵拒守桂贛交界，一面令湖南將軍湯壽潛，移屯精銳至永州，把守嚴拒桂軍，且檄馮國璋倪嗣沖等調兵入湘，藉厚兵力。計劃已定，會議復散。

是日爲三月十六日，先一日已報廣西獨立，各省連接通電，第一電是廣西軍官，公推陸榮廷爲都督，宣布正式獨立，第二電是由陸榮廷出名，勸告各省協同討袁。小子分錄如下：

廣西軍官通電

民國成立，四載於茲，元首固無變更國體之權，人民應負擁護共和之責，乃袁氏偽造民意，帝制自爲，吸吾脂膏，以供運動，禁吾言論，以遂陰謀，正氣摧殘，羣邪競進，大信全失，邦本動搖，我同胞艱苦締造之中華民國，竟斷送於袁氏之手，凡有血氣，罔不痛心。比者演說起義，全國風從，事尙可爲，責無旁貸，炳煇徬徨瞻顧，欲罷不能，嘗經會議表決，即日宣布廣西獨立，公推我上將軍爲廣西都督，事關民國存亡，應請都督力膺艱鉅，督飭進行，誓殲民賊，以維國本。除通電京省各機關外，謹此電聞。陳炳焜、譚浩明、莫榮新、賢軍民全體同叩。

廣西都督通電

自帝制發生，人心大惑，無信不立，榮廷早慮國家危亡，願念改革以來，民力凋殘，邦基杌隉，萬不欲一夫作難，再致同室操戈。邇自滇中首義，黔陽從風，長江、川湘雷動響應，國民真意，昭若日星，袁氏宜幡然悔罪，削除僞號，尊重民意，以張四維，乃竟包藏禍心，離間將士，以金錢爲買命之法，以名器爲備奴之酬，猛虎、斑羊、蠅營、狗苟，玩五族於股掌，希萬世之帝王。此而可忍，事謂有人，及今不圖，其何能國。茲我三省父老兄弟，枕戈以待，投袂奮興，灑涕中原，瞻言馬首，榮廷雖身起草茅，尙知綱紀，不得不率此舊部，完我初心，誓除專制之餘腥，重整共和之約法。除聯合雲貴聲罪致討外，敬告各省文武忠勇志士，協力誅彼獨夫，載宣國威，庶內慰四年死義之英魂，外固萬國締交之大信。仗茲正氣，彈壓河山，無任嘔心瀝血，傳檄以聞。都督陸榮廷叩。

是時陸榮廷尙在柳州行營，體上文。

省會中一切規畫，統由陳炳焜代理，當改將軍署爲都督府，照會各國領

事，謂所有交涉，仍照條約辦理，並收管梧州、南寧、龍州等處海關。外人也未聞相拒，且說他理由充足，行爲正當，噴

噴有羨詞。惟檄文傳到百色，百色軍民，硬迫龍觀光宣讀。觀光戰栗失色，勉勉強強的讀完檄文，纔保無事，但自己總未免心虛，不得已兩達榮廷，乞全蟻命，放他回粵。榮廷乃逃僑贖儀，并飭馬濟派兵，護送出境。還有巡按使王祖同，自知留居不便，也請求回籍。榮廷也就准請，由他自去，隨即拍電粵東，寄去一封哀的美敦書。正是

聲討聿彰民意顯，國家爲重感情輕。

欲知書中內容，請看官續閣下同。

粵西獨立，爲袁氏帝制之一大打擊，當護國軍小挫之時，帝制妖孽，餘孽復張，非陸榮廷之起爲後勁，滇黔其曷自支持乎？但粵西瘠民貧，陸之過週審慎，不敢輕身發難者，尙欲求一自全之策，至長子被毒，梁啓超陳炳焜等先後進言，方決計獨立。是陸之鋌而走險者，亦何莫非袁氏激之也。予昔讀春秋，至楚靈王敗於乾谿，自歎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袁氏母乃類是。至若本回中插入聚賭一段，一以敘袁家之極奢，一以驗袁氏將敗，雖非獨立標目，而內憂外訂之情形，已可極見袁氏之不獘也宜哉！

第六十六回 埋伏計連敗北軍 警告書促開大會

却說陸榮廷既通電各省，聲明討袁，復任梁啓超爲總參謀，先貽書粵東，勸龍濟光一同舉義。書中大意，差不多似哀的美敦書，文云：

廣東龍上將軍張巡按使同鑒：張巡按即張鳴岐。

前大總統袁世凱謀逆叛國，神人共憤，自滇黔首義，湘蜀奏功，輿情所趨，昭然可見。本都督曾會同本軍總參謀聯名電勸袁氏退位，以謝天下，乃袁氏怙惡不悛，頑勿見答。今已徇軍民之請，出師討賊。粵桂比鄰，誼同唇齒，伏望兩公董率所屬，載歌同胞，不勝欣幸。軍機迫切，迄以十二

小時賜覆爲盼。兩廣護國軍總司令陸榮廷總參謀梁啟超。

看官！你想龍濟光方受封郡王，威闔得很，那裏肯就依老陸，平白地將郡王銜，丟去海外？因即懸擱不覆。陸榮廷待了一日，杳無覆音，便下令東指，險柳江入潯江，馳抵梧州，命第一師第二旅長莫榮新爲先鋒，遂臨肇慶，第二師長譚浩明直趨欽廉，是爲攻粵兵，再命團長秦步衡率第一師中的步兵一旅，砲兵一營會同黔軍，進逼衡州，是謂攻湘兵；又撤雲南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統領全師，徑行北伐，珠江流域，鼓聲淵淵，大有叱咤風雲的狀態了。也

彼得如火如荼。

雲南護國第一軍總司令蔡鍔，聞粵西已經出師，東顧無憂，遂親督左翼軍，再入川境，進攻鈺盧。迺張

敬堯等駐守瀘州，縱兵淫掠，難民相率逃避，沿途委頓，不堪寓目。蔡鍔出資撫恤，并遺書張敬堯道：

兩軍爭點，其目的在共和帝制二端。共和死，則同胞爲帝制人民，帝制死，則同胞享共和幸福。無論誰勝誰負，苟無民何以爲國？今貴軍挾其勢力，蹂躪羣黎，吾竊爲閣下所不取。矧邇來中外報紙，咸記載貴軍野蠻，吾爲閣下計，正宜一雪此恥，胡反加之厲乎？且也帝制未成，先屠百姓，自今以往，世界上又曷貴有皇帝耶？公身爲大將，不思整飭軍紀，但知媚茲一人，已屬罪不容死，况更虐我同胞，人將不食爾餘矣。謹率義旅，北嚮待命，公如不悛，速決雌雄！

敬堯得書，又羞又怒，當即調集各軍，與滇軍決一死戰，且令偵騎四出，探悉滇軍行蹤，準備截擊。未幾，即有警報絡繹前來，江安南川，相繼失守，敵鋒已到納溪了。敬堯即督兵往援，途次來了一個土匪領目，自言姓名，叫作盧叫雞，願投麾下，作爲前鋒。敬堯召入，細詰一番，所有沿途地勢，無不洞曉，并如滇軍情形，亦說得瞭如指掌。敬堯大喜，遂命爲鄉導，慰勞有加。盧叫雞奉命拜謝，即引敬堯軍前行，約經數十里，但見前面層山疊嶂，險惡異常，天色又將薄暮，敬堯頗有畏心，傳令軍士緩進。軍士方擬小憩，忽由盧叫雞返稟道：「此山係納溪間道，若越過此嶺，不過十里，便到納溪，大帥何不乘此前進，掩襲敵營，包管此夜可蕩平敵軍了。」敬堯道：「你說雖是，但山勢重複，倘遇

他變，如何對付？」恰也重。盧叫難道：「此路連土著鄉民，尙少知曉，不瞞大帥說，叫難是個失業游民，平時嘗竄跡山林，所以識此行徑呢。」敬堯道：「我軍冒險前進，全仗你爲耳目，成功應加重賞，否則不堪設想，你自問可有把握否？」唐叫難道：「如或有失，就使叫難身爲齏粉，也償不了全軍性命哩。」敬堯方纔相信，惟暗中密囑前隊，注意盧叫難，休使脫逃，并囑咐各軍須要小心，不要躁率，自己仍停留山下，待前軍得手，方定行止。唐有此者。

盧叫難便引軍先行，一隊一隊的走進山口，已覺崎嶇得很，入後愈進愈險，天色又昏黑起來，虧得各軍攜有火具，隨手裝着，還能辨出路徑；只北軍不慣山行，走了一程，已是氣喘交作，不勝困憊，正要擇地休息，驀聞砲聲一響，四面八方，統是敵軍殺來。各軍料知中計，叫苦不迭。前隊的隊長，急將盧叫難捆住，應兵倒退，可奈槍彈雨下，無從躲避，軍士不是倒斃，便是受傷，還有阻崖墜谷的兵士，不計其數。忽聽山上大叫道：「北軍聽着，今日你等到此，已經走入絕地，本可一鼓就殲，但你我都是同胞，不應自相殘賊，且助紂爲虐的張敬堯，未曾入山，被他倖逃性命，特借你等口傳，叫他速即悔過，免遭誅戮，你等亦休得再來。這次恕你，下次是不能留情了。」也學諸葛孔明擒縱之法。言畢，槍聲漸止。各軍士纔得抱頭鼠竄，回出山口，向外一望，並不見張敬堯蹤迹，只剩數十百個屍骸，東倒西仆，大衆統驚詫得很，只因死裏逃生，已算萬幸，還有何心顧及匆匆的奔回瀘州去了。

看官道這種屍骸，是那裏來的？原來蔡鏗知張軍入山，急密遣勁卒，繞出間道，抄截張敬堯的歸路。偏敬堯生得乖巧，起初是不肯隨入，後聞山中砲聲震響，料有他變，忙麾軍退還，至滇軍抄出山前，燃砲轟擊，只打死張軍後隊百餘名，張敬堯早已遁去，追趕不及，也收兵回營。納溪守兵，聞張軍敗績，自然不戰而降，惟張敬堯奔回瀘州，檢集殘兵，已傷亡大半，隊官綁入盧叫難，惱得張敬堯怒督欲殺，拍案痛詈道：「狗強盜！你敢勾通逆軍，來算計我嗎？」盧叫難大笑道：「我雖是個強盜，不似你孤羣狗黨，專知幫着袁賊屠戮川民，蔡司令擁護共和，邀我相助，我感他熱忱愛國，是以前來詐降，滿望誘你入險，送你歸天，誰知你還陽壽未絕，逃出天網，只晦氣了同胞若干人。我已

拚死而來，殺死了我，倒可流芳百世，省得人罵我爲盜魁呢。」蔡鏐計慮虛叫，雖即從虛口中說明。敬堯大怒，喝令左右亂刀齊下，霎時間砍成肉泥。盧係敘瀘州巨匪，作孽已多，該受身報，惟美名反藉是以傳，一死可無遺憾。

尋聞納溪又失，忙向各處乞援。馮玉祥派兵馳至，還有伍祥禎軍，也聞信趕到。敬堯乃會軍固守，靜待蔡軍到來。蔡鏐得虛叫雞死信，很是歎息，即進兵直指瀘州，將至城下，遙見前面深溝高壘，狀頗堅固，急切料難攻入，乃揮兵少退，擇險駐營，休息一天，得蔡江出兵消息，他將營務交代劉雲峯，暫行主持，自率輕兵五百人，前往掩襲。沿江一帶，就是路轉山迴，不勝拗曲，他恐怕忙中有錯，即向土民間訊，湊巧有一鬻鏢老翁，移步進前，當即下馬婉詢，并用好言撫慰。那老人自述姓王，名思孝，年已七十有奇，且云：「北軍近據蔡江，騷擾得很，強買民間什物，姦淫良家婦女，小民怨苦得很，今得護國軍到來，或者得重見天日了。」蔡鏐道：「此間與蔡江相通，何處最爲要道？」老人道：「莫若松坎。」蔡鏐道：「松坎距此約若干里？」老人道：「不過十餘里了。」蔡鏐復問及路徑，老人道：「小民願爲前導。」蔡鏐道：「老翁尚健行麼？」老人道：「十餘里路程，怕甚麼！」蔡鏐大喜，便令老人前行，自率軍後隨，約一小時，即到了松坎，兩旁皆山，只中間留一小徑，可通行人。山上大松叢雜，蔽日干霄，就使埋伏千人，一時也無從窺悉。蔡鏐語老人道：「地號松坎，果然名實相符，但我軍因留駐此間，老翁不如歸休，免得多勞。」老人道：「此處最便伏兵，倘或北軍前來，即可掩殺過去，任他千軍萬馬，也是死多活少了。」此老翁兵知法。蔡鏐不勝驚異，還疑他是北軍間諜，不由的遲疑起來。老人道：「小民願在軍前看將軍殺賊哩。」說至此，便散步登山，甫上山巉，向蔡江一面眺着，隱隱見有北軍旗幟，飄動途中。老人忙搶下道：「北軍來了。」蔡鏐也上岡一望，果然有大隊北軍，迤邐而來，急忙傳令五百人，左右埋伏，俟有口令，即行殺下。各兵俱遵令四伏，蔡鏐自與老人，據岡倚樹，兀坐望着。蔡江軍奮勇來前，勢甚飄忽，不一時，已入徑中。蔡鏐即引吭高呼，宣達口號，一聲呼畢，頓時槍聲交作，喊殺連天。蔡鏐也無暇顧及老人，即下山指揮，聲攻敵衆。蔡江兵雖有數千，到了窄徑中間，好似鼠關穴中，無從展技，前隊

逃避不及，盡被擊斃，後隊急忙退還，也已一半傷亡，剩了幾百個長腳兵，一閃兒逃回荊江。蔡鏐也不追趕，檢查軍士五百個一人不少，只受傷了數十名，且奪得機關槍十餘架，令軍士帶歸。只有老人王想孝，不知去向，四處尋覓，方見他奄臥林間，額上涔涔血出，竟中彈斃命了。想是老命，應歸此地。蔡鏐不覺流淚，并向他下拜道：「王翁，王翁，我得你立了戰功，你爲我死在戰地，英靈未泯，隨我歸家，我總不令你虛死哩。」軍士亦相率掩泣，隨即由蔡鏐囑咐，昇着屍首，返至原處，查明家屬，令他領屍，且出洋數百圓，作爲撫卹。蔡鏐又沽酒親奠，且拜且泣，鄉民皆爲動容，統說老人有福，得邀將軍祭奠，死有餘榮了。

蔡鏐辭別老人家眷，馳回營中。劉雲峯等接着，敘及戰事，統是歡慰異常。翌日早起，蔡鏐令軍士飽餐，進撲瀘城，敬堯也驅軍出來，一場鏖戰，互有殺傷。次日再戰，兩軍互擊一陣，蔡鏐勒兵退後，作伴敗狀。馮伍兩軍乘勝追去，張軍恐蹈故轍，不敢前行，只慢慢兒的隨着後面。但見前軍踴躍得很，霎時間已隔數里，遠遠有一叢林，那前軍已趨入林間去了。張軍知是不妙，代爲前軍擔憂，果然砲聲驟發，槍聲繼起，一片鼎沸聲，從林間遙應過來。那時張軍只好馳救，趕至林前，望將進去，頓令人心驚膽落。看官道：是何故？原來馮伍二軍已被蔡鏐軍誘入埋伏，四面圍住，團圍攻擊，眼見得馮伍軍要同歸於盡，張軍一聲吶喊，用機關槍猛擊過去，方衝開蔡軍一角，側伍各軍乘隙逃出，已只剩了一半。蔡軍又併力還攻，連張軍也抵敵不住，轉身逃回。有幾百個晦氣的兵士，也中彈喪命，好不容易馳入瀘城，統是狼狽不堪，連聲叫苦。張敬堯經此一挫，尚望曹錕派兵救應，那知曹軍紮住荊江，爲了松坎一役，多已氣奪，不敢出援，敬堯無法，命盡燬城中大廈，開了旁門，率兵逃去。自己不能守城，徒借居民出氣，是何居心？蔡鏐揮軍薄城，城門已經大開，百姓均伏道歡迎。護國軍一擁而入，惟蔡鏐親自下騎，慰勞瀘民，且因民多露宿，即出資分給，令暫買蓆席，圍棚爲室，藉免風寒。一面煮粥賑餓，百姓始稍免凍餒了。應該有此仁政，但較諸張軍，已不啻天淵之隔。

瀘城一下，川省復震，免不得有急電到京，老袁也覺驚惶，嗣又接湖廣警報，李烈鈞攻入湖南，陸榮廷攻入廣

東頓時驚上加驚，愁上加愁，接連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又提出外交意見書，送達外交部，書中大意說：「奉本國政府訓令，因中國內亂蔓延，北京政府既無平亂能力，漢桂黔方面，又係維持共和，不得視為亂黨，本國政府現已承認為交戰團體」等語。未幾，又有英法俄美各公使，陸續至外交部，請老袁速即取消帝制，以安人心事。老袁見了，忙令譯末尾數碼，一經譯出，頓令一位陰鷲狠的袁皇帝，挫閃了腰，撲場一聲，向睡椅上奄臥下了。看官！你道這電是何人發來？原來是江蘇將軍馮國璋，山東將軍靳雲鵬，江西將軍李純，浙江將軍朱瑞，及徐州將軍張勳。這五位將軍，本是大江南北的重要人物，平時又是袁氏心膂，此次爲了帝制問題，已不免有些解體。老袁很爲注意，陡然來了這道電文，那得不令他喪氣。祕書員見老袁躺倒，還疑他是昏暈過去，偷眼一瞧，只見他睜着雙眼，蹙起兩眉，拳頭又握得很緊，越發令人驚怕；他又不敢呼喚，但密令左右去請太子。不一刻，克定進來，走近老袁椅前，老袁忽挺身坐起道：「你：你好！你一心一意的勸我爲帝，你好將來承襲，我聽了你，費盡心機，反惹出這種禍祟。現在人心已變，西崩東應，叫我如何下臺呢？」克定支吾道：「目下只有滇黔桂三省起兵爲逆，想也沒甚要緊。」老袁道：「你不看五將軍電文麼？」克定乃轉至案前，見祕書所譯，約有原文一大半，看了一遍，也嚇得不敢作聲。也只有這些膽量。老袁又道：「你快去請了段芝泉來。」克定聞得段芝泉三字，暗想自己是他的對頭，就使去請，如何肯來，便囁嚅道：「恐：恐他未必肯來哩。」老袁道：「曹錕張敬堯有密電前來，統說要起用老段，目今事已急了，只好請他出來罷。」克定不敢多嘴，沒奈何硬着頭皮，去請段祺瑞，果然閉門不納，緊稱搶駕，於是快快而返，仍舊來見老袁。老袁長嘆道：「多年交誼，一旦銷磨，統是由兒輩淘氣哩！」誰叫你聽見子語。克定道：「徐老伯尚在天津，不如去請他罷。」

老袁道：「快去快去。」克定奉命趨出，竟向天津去訖。

老袁再閱五將軍警告，看他語意，似乎帝制不撤，也要做漢黔桂三省，宣告獨立，這一急非同小可，不得不由

召羣僚，大開御前會議。除六君子十三太保外，所有國務卿以下，如各部總長等，統共與會。老袁先取出五將軍電文，曉示大衆，隨即唏噓道：「照五將軍來電，是要我取銷帝制，我本沒有帝王思想，只因羣情所迫，勉強出此。」想欺人今既有人不服，我也似不應拘執哩。」言未已，見朱啓鈴、梁士詒已出奏道：「陛下如取銷帝制，是威信俱墮，示人以弱了。臣等不敢從命。」說至「命」字，又有人抗聲道：「自帝制發生以來，愆意已暗，抱悲觀，不過京中人望多表贊成，怎敢妄參異議。目今西南大勢，十去八九，總統悔禍慮及大難，計惟下令罪己，嚴懲首要，或足收拾人心，挽回萬一。倘帝制取消，黨人尙不肯罷兵，是曲在黨人，不在總統。即如各國公使，也無從援爲話柄，助逆畔順，變亂自可立平了。大總統前日，嘗謂寧犧牲子孫救國救民，奈何戀戀這帝位呢？」袁廷中有此議論，恰是難得，但也只顧到一半。袁總統聞言一聽，乃是署教育總長的張一麐，隨淡淡的答道：「仲仁，一麐字。你去歲曾勸阻帝制，我悔不從你的話呢。」曉得遲了。梁士詒等本欲與辯，奈老袁已有悔意，未便嘍嘍力爭，惟說出一「陛下慎重」四字，總算是最後良策。老袁又沈吟起來，到了散會，仍然未決。是夕滿腹躊躇，眼巴巴的望着徐東海，替他解決一切。待至次日已牌，尙未見克定轉來，惟外面呈入一書，當即披覽，看了第一句，已不免驚訝得很，正是

破曉方回皇帝夢，展書驚得聖人言。

究竟書中寫着何詞，且到下同再說。

自護國軍起義後，與袁軍交綏，多半從略，獨於蔣鈞、督師入蜀，連敗張敬堯等，詳述廢遺。蓋一以嘉蔡之首義，二以見蔡之多才，民國中有此英雄，庶不愧爲偉人耳。且漢對桂發難於先，五將軍誓告於後，而袁氏智盡能索，不得已有取消帝制之議。再造共和，微蔡公之力不至此。若張一麐雖抗直有聲，要不過一成敗論人之見，作者且不汲其直，况蔡公乎。春秋之義在褒貶，吾知作者之意亦此物比志云爾。

第六十七回 撤除帝制洪憲銷沉 悵斷皇恩羣姬環泣

却說袁世凱展開來書，看了第一句，即不免驚疑。看官道是甚麼奇談？他是

慰廷總統老弟大鑒

總統下加入老弟二字真是奇稱

老袁暗想道：「爲何有這般稱呼？」正要看看，忽見克定趨入道：「徐伯伯來了！」老袁把書信放下，連忙道：「請」字。克定即至門外傳請，須臾見徐世昌趨入，老袁忙起身相迎。徐世昌向前施禮，慌得老袁趕緊攔阻，且隨口說道：「老友何必客氣，快請坐罷！」世昌方纔入座。老袁也坐了主席，便道：「你在天津享福，我在這裏受苦，所以命克定前來邀請，煩你老友替我設法纔是。」世昌道：「不瞞總統說，世昌年已老了，既沒有才力，又沒有權勢，只好做個廢民罷了，還有何心問世？今因大公子苦口相邀，世昌不忍拂情，所以來此一行，乘便請安。若爲政局起見，請總統轉詢他人，世昌不敢與聞。」樂得推諉。老袁笑答道：「菊人，你我是患難故交，今復惠然肯來，足見盛情，還要說甚麼套話好？總替我想個法兒，凡事總可商量的。」世昌纔說道：「他事且不必論，現在財政如何？」開口即說財政，到底是老成人話。

老袁皺着眉道：「不必說了。現在各省的借款，多半延宕，所訂外國借款，又被亂黨煽惑，停止交付，總之由我做錯，目下只仗老友挽回哩！」世昌未便急答，恰從案上一望，但見有一疊信紙攥着，大約有十多張，便問老袁道：「這是何人書信？」老袁道：「我倒忘記了。我只看過一句，叫我做總統老弟，想是有點來歷哩。」說着，便起身取下，與世昌同閱。世昌瞧着第一句，也是驚異，入後乃洋洋灑灑，歷揭老袁行事的錯處，且爲老袁想了三策，上策是避位高蹈，中策是去號踐盟，下策是將王莽的漸臺、董卓的郿塢，作爲比例，末後是說從前強學會中彼此飲酒高談，坐以齒序，我爲兄，你爲弟，交情具在，因此忠告。統篇約有一萬字，好似蘇東坡王荊公的萬

言，署名乃是康有爲。原來就是文聖人。兩人看罷，由徐世昌偷瞧老袁，面上似不勝慍色，便道：「這等書獃子，也不必盡去探他，但世昌恰有一言相實，究竟總統是仍行帝制呢，還是取消帝制？」老袁半晌纔答道：「但能天下太平，我亦無可無不可。」你亦想學聖人麼。世昌道：「總統如果隨緣，平亂諒亦容易，但須邀段芝泉出來幫忙，他是北洋武人的領袖，或還能鎮壓得定呢。」老袁搖首道：「我已去請他過了，他不肯來，奈何？」世昌道：「他的意思，無非是反對帝制，若果把帝制取消，我料他非全然無情。」老袁道：「別人去請，恐是無益，我又不便親邀，若老友能代我一行，那是極好的了。」世昌想了一會，方起身道：「我且去走一遭罷。」老袁道：「全仗老友偏勞。」

世昌自去，老袁在室中待着，見克定復趨入道：「徐老伯如何說法？」老袁道：「他要我取消帝制，現在去邀請段芝泉了。」克定道：「帝制似不便取消哩。」老袁道：「楚歌四面，如何對待？」克定道：「不如用武力解決。」老袁哼了一聲道：「靠你幾個模範軍，有甚麼用處？我自見有主見，不必多言。」克定乃退。既而徐世昌轉來，說是段芝泉已有允意，惟必須撤銷帝制，方肯出來效力。老袁沈着臉道：「罷罷，我就取消帝制罷。明日要芝泉前來會議，我總依他便是。」世昌應了一聲，又辭別出去。翌晨再開會議，徐世昌先至，段祺瑞亦接踵到來，餘如國務卿等，統已齊集。只六君子、十三太保，恰有一大半請假。想是無顏再至。老袁也不欲再召，只把取消帝制的理由，約略說明，言下很有惋惜。世昌道：「大總統改過不吝，衆所共仰，似無容疑議了。」大總統俯首無詞。袁老道：「菊人、芝泉是我的老友，往事休提，此後仍須借着大力，共挽時艱。」段祺瑞道：「大總統尚肯轉圜，祺瑞何敢固執，善後事宜，惟力是視便了。」老袁乃命秘書長草擬撤銷帝制命令，一面散會，一面邀徐、段兩人，及王式通、阮忠樞，留着俟命令已經擬定，再令四人善爲潤色。段本是個武夫，阮又是個帝制派中的健將，兩人不來多嘴，全憑那靳樞老手。徐世昌及倚馬長才、王式通，悉心研究，那一句尚未妥適，那一字還須修改，彼此評議了好多時，方纔酌定，隨將草擬呈袁自閱，但見彙中寫着：

民國肇建，變故紛乘，薄德如子，躬膺鉅艱。憂國之士，愴於禍至之無日，多主恢復帝制，以絕爭端而策久安。癸丑以來，言不絕耳，予屢加呵斥，至爲嚴峻。自上年時異勢殊，幾不可遏，僉謂：「中國國本，非實行君主立憲，決不足以圖存，倘有葡墨之爭，必爲越縊之續。」遂有多數人主張恢復帝制，言之成理，將士吏庶，同此惻怛，文電紛陳，迫切呼籲。予以原有之地位，應有維持之責，一再宣言，人不之諒。嗣經代行立法院議定，由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各省區各民代表，一致贊成君主立憲，並合詞推戴。中國主權，本於國民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予更無討論之餘地，然終以驟躋大位，背棄誓詞，道德信義，無以自解，掏誠辭讓，以表素懷。乃該院堅謂元首誓詞根於地位，當隨民意爲從違，言備彌周，已至無可諉避，始以籌備爲詞，藉塞衆望，並未實行。及演對變作，明令決計從緩，凡勸進之文，均不許呈遞，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開會，徵求意見，以示轉圜。嗚呼！予本憂患餘生，無心問世，遯迹滄上，理亂不知，辛亥事起，謬爲衆論所推，勉出維持，力持危局，但知救國，不知其他。中國數千年來，史冊所載帝王子孫之禍，歷歷可徵，予獨何心，貪戀高位，乃國民代表，既不諒其辭讓之誠，而一部分之人民，又疑爲權利思想，性情隔閡，釀爲厲階，誠不足以成人，明不足以獨物，實予不德於人，何尤。幸我生靈勞我將士，以致中情惶惑，商業凋零，撫衷內省，良用矍然。屈己從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轉陳推戴事件，予仍認爲不合事宜，若將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認帝位之案，即行撤銷，由政事堂將各省區推戴書，一律發還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轉發銷燬。嗚呼痛哉！所有籌備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誠，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滌慮，息事寧人。蓋在主張帝制者，本圖鞏固國基，然愛國非其道，轉足以害國；其反對帝制者，亦爲發抒政見，然斷不至矯枉過正，危及國家。務各激發天良，捐除意見，同心協力，共濟事艱，使我神州幸免同室操戈之禍，化乖戾爲祥和，總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終不脫皇帝口吻。今承認之案，業已撤銷，如有擾亂地方，自貽口實，則禍福皆由自召，本大總統本有統治全國之責，亦不能坐視淪胥而不顧也。仍自稱大總統，未免厚顏。方今閭閻困苦，綱紀

凌夷，吏治不修，其才未進，言念及此，終夜以興。長此因循，將何以國？嗣後文武百官，務當痛除積習，黽勉圖功，凡應與應革諸大端，各盡職守，實力進行，毋託空言，毋存私見。予惟以綜覈名實，信賞必罰，爲制治之大綱。我將衷軍民，尚其共體茲意！此令。

老袁聽畢，好一歇方道：「算了罷！明日頒發便了。」徐段諸人，統行退出。老袁又把這案底，瞧了又瞧，暗想把這種文字，宣佈出去，分明是自己坍臺，但若捺住不發，將來大衆離心，連總統都做不成。目下火燒眉毛，只好暫顧眼前，再作計較，乃咬定牙齦，將這命令交與秘書，攜往印鑄局排印。忽有一書呈入，當即啓閱，乃是克定手筆，略云：自籌安會發生，以迄於今，已歷七閱月，此七閱月中，嘔幾許心血，絞幾許腦力，犧牲幾許生命，耗費幾許金錢，千回百折，始達到實行帝制之目的。茲以西南數省稱兵，即行取消帝制，適足長反對者要挾之心。且陛下不爲帝制，必仍爲總統，則今日西南各省，既不懌於陛下爲帝，而以獨立要挾取消帝制者，安知他日若輩不因不懌於父爲總統，而又以獨立要挾取消總統乎？竊恐其得步進步，或無已時也。料得正著今爲陛下計，不如仍積極進行之爲愈。且西南各省，雖先後反抗，而北方軍民，則固相安無事。陛下苟於此際正位，即使西南革黨，與兵北犯，然地隔萬里，縱曠日持久，未必能直搗幽燕。况軍力之強弱各殊，主客之勞逸迥別，勝敗之結果，尚在不可知之數乎？就令若輩不肯歸化，亦不過以長江或黃河南北，爲鴻溝已耳，則陛下縱不能統一萬方，亦胡不可偏安半壁哉？較今茲自行取消帝制，孰得孰失，何去何從，願陛下熟思之。

老袁覽到此書，又不禁動了疑心，便獨自一人，踱入內廳，背着了兩隻手，在那廳室中打着磨旋，好似錢沿上的螞蟻一般。聽背後有人道：「萬歲爺有請！」急忙回視，乃是女官長安靜生，便道：「你不要叫我萬歲爺，仍叫我大總統。」安靜生道：「萬歲自萬歲，總統自總統，爲甚麼做了萬歲，又做總統呢？」恰是奇怪老袁道：「你曉得什麼？你傳何人的命令，敢來請我？」安靜生道：「皇后娘娘及妃子等，統請皇上入內，有事相稟。」老袁乃隨他進去。

一入內室，但見一后十四妃，均聚集一堂，黑壓壓的立着。洪姨先搶前一步，連着嬌喉，向老袁道：「陛下爲什麼要取消帝制？須知妾等朝盼夕望，剛剛有些望着了，那知陛下反半途拆橋哩。」說着那淚珠兒已淌了下來。老袁聽着，不由的心中一酸，好像萬把鋼刀，穿入心房，一時說不出苦楚。周姨又上前道：「取消帝制的命令，已宣布麼？」老袁方逼出一語道：「已交到印鑄局去了。」洪姨帶哭帶呼道：「安女官長，你快傳出去，叫侍衛去收回成命。」安靜生口雖應諾，恰亦不敢徑行。于夫人亦啓口道：「前日我會說過，皇帝是不容易做的，你等都想做什麼妃嬪，反說我是黃臉婆，不中擡舉，今日我這黃臉婆，已被你等擡舉得夠了。這個叫我國母，那個叫我皇娘，忽地兒又要取消這等名目，我的黃臉兒，却沒處藏躲呢。」看官聽到此語，幾疑于夫人何故變志，也想做皇后娘娘，原來徐東海夫人及孫寶琦夫人，曾寄寓京師，與于夫人舊相往來，當是年陰曆元旦，入宮賀年，居然行叩安禮，于氏亦覺得光榮無此，漸漸的熱中起來，今又聞要取消帝制，自然忿懣異常，所以有此夾七夾八的話兒。實費迷人，然非利也。洪姨聽了，益覺膽大，催安靜生去取回命令。安靜生尙呆呆站着，老袁也擊不定主意，便囑安靜生道：「你叫侍衛去取，只說是篇中文字，尙有誤處，須再修改，正好排印哩。」安靜生纔奉命去了。不一時，已將原稿取到，呈與老袁，老袁藏在袋中，默默坐着。各姬妾等破涕爲笑，又在老袁前說長論短，老袁也無心聽及，只管對人發怔。轉瞬間已是天晚，姬妾等陪他夜膳，他也食不甘味，胡亂的吃了一頓。

食畢，又去過那老癩，纔吸數口，忽由安靜生傳入道：「外面有徐世昌求見。」老袁忙即出來，見了世昌，但聞他開口道：「世昌特來辭行，翌晨要仍往天津去了。」突如其來。老袁道：「你既承認幫忙，爲何又要他去？」世昌道：「總統好變卦，難道不准世昌變卦麼？」老袁知他語中有因，便道：「我明日准發取消帝制令，老友不必多疑。」世昌道：「聞得山東浙江湖南等省，統有獨立消息，若要仍行帝制，恐不到兩日，都發生變端了。」老袁愈加着急，忙從袋中掏出彙紙，交與左右，令印鑄局連夜排印，一面語世昌道：「這國務卿一職，仍請老友復任。」世昌道：「

陸子欣也沒甚誤事，否則改用段芝泉。」老袁不待說完，便道：「我意已定，請你勿辭，芝泉呢，任他作參謀總長便了。」世昌起座道：「且至明日再議。」老袁點首，世昌復去。

老袁退入內室，各姬妾復來問訊，老袁悽然道：「我到手的帝位，不料竟成泡影，我是德薄能鮮，無容多說了，你等也福命不齊，做了幾十日的皇帝家眷，殊不值得。但我雖然不得為帝，總還好做大總統，倘或天緣福祿，將來仍好恢復帝制，可惜我年老了，恐此生不能如願了。」自知將死言畢，竟淚下數行，各姬妾等見他狀態頹喪，語言悽楚，無不掩面涕泣，就是能言舌辯的洪周兩姨，至此也不便再勸，空落得淚珠滿面，變成了帶雨梨花。一場空歡喜，恰是離受。大家哭了一場，陸續的溜入房中，各自歸寢。老袁也隨擇一室，做總統夢去了。

次日為三月二十二日，頒示取消帝制命令，並廢止洪憲年號，仍稱中華民國五年，收回洪憲公債，改為五年公債，諭禁各省官吏，不得再稱皇帝聖上，自稱臣僕奴才，一面解國務卿陸徵祥兼職，仍令徐世昌復任，且就政事堂中，再開聯席會議。徐段等均來列席，籌議了小半日，始決定善後辦法三條：

(一)電知駐外各公使，將帝制撤銷事件，轉告各國政府，駐京外使，由外交部次長曹汝霖面達。

(二)責令警廳諭示國民。

(三)通令各省大吏，銷燬推戴書及代表名冊，並徵求其最後意見，限二十四小時答覆。

三條件外，又召集代行立法院開臨時會，即以次日為會期。這代行立法院中的參政員，本有三派，一為帝制派，二為非帝制派，三為中立派。自帝制派得勢，第二派多挂冠辭去，院中人數，已去了三分之一。至帝制撤銷，第一派又無顏出席，所以二十三日開會，不過寥寥數人，未能如額，仍然散去。延至二十五日，再行召集，帝制派大半不到，惟非帝制派恰有好幾人到會，勉強湊成個半數。徐世昌代表老袁出席演述，略言：「一時局危急，務請各參政為國宜勞，籌議善後。」說至此，忽惹起一片喧嘩聲，不是罵洪憲功臣，就是說共和盜賊，大家瞎鬧一場，經院長溥倫

及梁士詒王印川陳漢第江瀚汪有齡施愚胡鈞等竭力維持，纔算靜了小半日，議了三案：（一）是咨請政府撤銷國民代表大會公決的君主立憲案；（二）是取消參政院為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名義案；（三）是咨請政府恢復帝制中修改的民國法令案。三案議定，天已日昃，徐世昌出了院門，回報老袁，並請退還推戴書。老袁乃令朱啟鈞照行，將推戴書繳還代行立法院自己樓閣，復檢出宮中帝制文件，共有八百四十通，一古腦兒塞入爐中，付祝融氏收藏，再命袁乃寬檢出各項御用品，也一併銷燬。最後擬燒到新製的萬歲牌，被乃寬雙手搶住，不肯付火，還算保全。此外如價值五六十萬元的袞龍袍，價值四十萬元的檀香寶座，價值六十元的登極御機等，統留貯後宮，作為袁皇帝的紀念品。可憐自民國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至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止，統共八十三日，鬧了一場屋裏皇帝的大夢。小子有詩歎道：

一紙官書示百僚，新華王氣黯然銷。早知世態滄桑變，何苦當時夢帝朝。

這八十三日的皇帝夢中，所有費用核算起來，煞是驚人，待小子下回申明。

徐世昌心中，只反對帝制，並非深恨老袁，故袁氏有撤銷帝制之命，而兩人即聯翩登臺，蓋未知帝制撤銷後之尚有餘波也。袁克定作書阻父，頗有先見之明，但楚歌四逼，以項羽之勇，尚且自刎烏江，寧袁氏得偏安燕薊乎？袁氏撤銷帝制，其死速，袁氏不撤銷帝制，其死愈速，且恐不止一死而已，故有為袁氏計，謂撤銷帝制為非策者，亦證論也。觀老袁之躊躇未決，取回成命，而後卒決計宣布者，亦職是故耳。羣姬何知大計，自不免以一哭了之，然老袁之死期，已於此兆矣。

第六十八回 迫退位袁項城喪膽 開會場顏啓漢行兇

却說帝制時代的費用，原定額數係六千萬元，大典籌備處，約二千萬元，登極轎軍，約一千萬元，餘如收買國

民代表，津貼請願代表，隨囑各地報館，補助各處機關，以及各處聯絡，各種運動，總數為三千萬。欲要問他財政的來源，無非是內外借款，救國儲金，各項稅則，以及中國交通兩銀行的資本金。總言是民脂民膏。看官，你想大好的中華民國，無端生出帝制問題來，空令百姓加了無數負擔，真是何心？是可忍，孰不可忍。到了帝制不成，大典籌備處，已

將二千萬元報銷用盡，就是三千萬元的雜費，也差不多是要合訖了。惟犒軍費一千萬，撥作川湘桂軍餉，總算是易一用途，但尚且不敷甚巨。老袁撤銷帝制，一大半為財政困難，無法久持，所以忍痛中斷，並非全為五將軍警告及徐段兩人要求，看官想亦洞鑒呢。再加論斷，閒話休提。

且說徐世昌既復任國務卿，段祺瑞亦接奉命令，任為參謀總長，一文一武，攜手發臺，第一着便是調和南北，當下由二人發起，邀入副總統黎元洪，聯名拍電，分致蔡鈞、唐繼堯、陸榮廷諸人，略謂：「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達，務望先戢干戈，共圖善後。」那知此電拍去，似石沉海，絕不見覆。惟各省大吏，奉到二十四小時答覆公文，還算次第呈詞，多主和平。應上文。江蘇將軍馮國璋，且謂：「撤銷帝制，係現時救急良法，嗣後長江一帶，可保無虞。」云云。

徐段等稍稍安心，嗣復想了一策，因前時有康有為、曹會勸老袁取消帝制，此時帝制已罷，正好覆函通問，並請他轉勸梁超，顧全大局，首創和議，且令梁轉告蔡鈞，商議和解條件。從兩代師生入手，也算苦心。和款共六條：（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獨立；（二）責令三省維持治安；（三）三省添募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戰地所有兵，退至原駐地點；（五）即日為始，三省兵不准與官兵交戰；（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來京籌商善後。這六條和議，傳達粵東，康將原文電梁，梁亦將原文電蔡，蔡鈞正進兵敘州，與西醫湯根魯特，磋商停戰事宜。湯魯二人係由四川將軍陳宦囑託，俟他調停。蔡允停戰一星期，嗣接到議和轉電，不願相從，乃徑電黎徐段三人道：

北京黎副總統、徐國務卿、段總長鑒：奉來電，敬諭起居無恙，良慰遠系。邇者國家不幸，至釁兵戎，門庭喋血，言之痛心。比聞頃城悔禍，撤銷帝制，足副嚶望，遑聽下風，曷勝欽感。惟國是飄搖，人心罔定，禍源不靖，亂終靡已。

默察全國形勢，人民心理，尙未能爲項城曲諒，豫已往之玄黃乍變，慮日後之覆雨翻雲，已失之人心難復，既隨之威信難挽。若項城本悲天憫人之懷，爲潔身引退之計，國人軫念前勞，感懷大德，馨香崇奉，豈有涯量公等爲國柱石，繫海內人望，知必有以奠定國家，造福生民也。隨電無任惶悚景企之至。鈔叩。

徐段等接到此電，料他未肯就緒，再電令龍濟光與陸榮廷婉商。龍正爲粵東一帶黨人蠢起，防不勝防，又聞桂軍逼粵，焦急得很。歷六十六回。一奉中央命令，當即電告陸榮廷，說得非常懇切，並挽陸出任調人，陸本無和意，不得已轉告演黔演督唐繼堯，黔督劉顯世，均不肯照允，且言：「如欲求和，應由中央承認六大條件。」也是六條。這六大條件，恰非常嚴厲，由小子開述如下：

(一) 袁世凱於一定期限內退位，可貸其一死，但須驅逐至國外。

(二) 依雲南起義時之要求，誅戮叛逆之楊度、段芝貴等十三人，以謝天下。

(三) 關於帝制之籌備費及此次軍費約六千萬，應抄沒袁世凱及附逆十三人家產賠償。

(四) 袁世凱之子孫，三世剝奪公權。

(五) 袁世凱退位後，即按照約法，以黎副總統元洪繼任。

(六) 文武官吏除國務員外，一律仍舊供職，但軍隊駐紮地點，須聽護國軍都督之指命。

看官！你想這六條要求，與中央開出的六條款約，簡直是南轅北轍，相差甚遠，有甚麼和議可言？還有最要緊的聲明，說是一袁氏一日不退位和議一日不就範。云云。那老袁取消帝制，已是耄耋一齣，若還要他辭去總統，就使護國軍入逼京畿，他也是不肯承認的。天下事有進無退，老袁退了一步，便要驅他入彀，正不出大公子所料。演黔既協商定議，遂電復陸榮廷，陸即電龍，龍即電北京。徐段入報老袁，老袁又出了一大驚，連忙轉問徐段，再用何法維持。徐曰：沈吟一會，想不出什麼良策，只好虛言勸慰，說了幾句通套話，告別出來。老袁暗暗着急，想了一夜，復從無法中想出

兩法，一是囑參政院長溥倫，要他運動參政，合詞挽留；一是再派阮忠樞南下，運動馮張，要他聯合各省，一體擁護。雖料溥倫奉了密令，去向各參政商量，各參政多半搖頭，不肯再蹈前轍。阮忠樞到了江寧，與馮密商，馮國璋也是推諉，轉身跑到徐州，張辦帥頗肯效力，奈電詢各省，只有朱家寶、倪嗣冲兩人覆電照允，他省是不置一詞。於是袁氏兩策，盡歸失敗。商賈裏的法門，只可一用，第二次便無效了。老袁焦急得很，又召集那班帝制元勳，解決最後問題。帝制派人，復提出捷伐主義，要老袁繼續用兵，一而聯絡倪嗣冲、段芝貴等，教他上書決戰，自請出師。那老袁又膽壯起來，密電總司令曹錕等道：

袁、唐、陸、劉、梁，迫于退位，予念各將士隨予多年，富貴與共，自問相待不薄，望各激發天良，共圖生存。萬一不幸，予之地位，不能維持，爾等身家俱不保。現時亂軍要求其苛，政府均未承認，各將士慎勿輕信謠傳，墮人術中，務必准備軍務，猛奮進攻，切切特囑。

這密電方拍發出去，外面又來了好幾條密電，一電是四川將軍陳宦發來，一電是湖南將軍湯薌銘發來，統是主和不主戰。至是馮國璋一電，比湯、陳兩人所說，更進一層，略云：

南軍希望甚奢，僅僅取消帝制，實不足以服其心。就國璋愚見，政府方面，須於取消而外，從速為根本的解決。從前帝制發生，國璋已信其必釀亂階，始終反對，惟聞於讒邪之口，言不見用，且恐獨扞己見，疑為煽動。望政府迴想往事，立即再進一步，以救現局。再進一步，便是要求袁退位。

老袁迭閱各電，料想武力難持，沒奈何再電馮、陳，囑他極力調停。馮電向無覆音，忽接到龍濟光電文，乃是請命獨立。看官！獨立兩字，是反抗政府的代名詞，那裏有宣布獨立，還要請命中央，這真是奇怪得很呢。我也稱奇。看官不必驚異，由小子敘述出來，使曉得龍、王獨立的苦心。原來粵、東方面，是革命黨的生長地，前時陳炯明攻入惠州，被龍軍擊退，應六十三回。他那裏就肯罷休，索性把新嘉坡總機關內的人物，盡行運出，來攻粵、東，名目亦叫作護

國軍總司令推戴黃興。還有一派革命軍，乃是孫文手下的老同志，也乘着熱鬧，進攻粵境。兩派分道長驅，你佔一城，我奪一邑，幾把那粵東省中，割得四分五裂。就中最著名的約有數路，除陳炯明外，有徐勤軍，有魏邦屏軍，有林虎軍，有朱執信軍，有鄧鏗軍，有葉夏聲軍，有何海鳴軍，有李耀漢陸蘭卿軍，有梁德李華劉少廷梁廷桂陳少懷何克夫林幹材周其英劉華良葉謙各軍，真是雲集影從，數不勝數。既而團長章肇宇，獨立潮汕，鎮守使陸世儲，道尹馮相榮，獨立欽廉，四面八方，陸續趨集，把一個天矯不羣的老龍王，逼得死守孤城，好像個甕中豎鱷裏，還有陸榮廷率師壓境，急得老龍無法擺佈，只好哀告陸榮廷，求他顧念姻親，放條生路。陸榮廷也覺不忍，但叫他脫離中央，速即獨立，包管保全位置，并一族的生命財產。龍乃與鴉片專賣局長蔡乃煌熟商，暫行獨立。這蔡乃煌係老袁私人，老袁會派為蘇贛粵專賣鴉片委員，籌款運動帝制，是民國四年四月中事。此時又囑他監制老龍，他就替老龍想出一法，令向老袁處請訓，一面由龍蔡聯銜，密請老袁速派勁旅，來粵協防。老袁得了請命獨立的電文，頗也驚疑，轉思龍濟光定有隱情，徑批了獨立擁護中央六字。獨立以下，加擁護中央四字，確與龍王針鋒相對。

方纔寫畢請兵的電文，亦到乃電令駐滬第十師，速行援粵，另調南苑第十二師赴滬接防。這電不能隱諱，旅滬粵民，先自鼓噪，擬阻止滬軍赴粵，免得滬上空虛。粵中軍民，也不願客軍入境，羣起違言。四月四日，寄碇廣州的寶璧江，大兩兵艦，竟駛附民軍，投入魏邦屏部下。魏邦屏遂統率艦隊，馳抵海珠，預備攻城。城內人民，相率驚慌，籲請龍氏獨立軍隊，亦高懸旗幟，上面寫着，聽候將軍龍濟光巡按使張鳴岐宣布獨立等字樣。適袁氏批覆獨立的六字，也從京頒到，龍濟光即於四月六日，宣布獨立，其布告云：

為布告事。現據廣東紳商學各界，全體公呈，粵省連年災患，地方已極凋零，近來各省多已反對袁氏，宣布獨立，粵省台機，四伏糜爛，堪虞。各界全體，為保持全省人民生命財產起見，集衆公議，聯請龍上將軍，為廣東都督，以原有職權，保衛地方，維持秩序，此係擁護共和，天經地義，請即剛斷執行等情。查閱來呈，持議甚趨，本都督

身任地方，自以維持治安爲前提，刻經通電各省各機關各團體，及本省各屬地方文武官，即日宣佈獨立，所有各地方商民人等，及各國旅粵官商，統由本都督率領所屬文武官，擔任保護，務須照常安居營業，毋庸驚疑。如有不逞之徒，假託民軍，藉端擾害治安，卽爲人民公敵，分明是指斥民軍。本都督定當嚴拿重辦，以盡除莠安良之責。其各同心協力，保衛安寧，有厚望焉。特此布告。

看這布告，並沒有一字罪及老袁，不過是維持自己的職位，暫借這獨立兩字，掩人耳目罷了。魏邦屏聞龍已獨立，駛回北江，嗣聞龍濟光空言獨立，毫無舉動，且把尋常逮捕的國事犯，一個兒未曾釋放，料他全是假意，哄騙民軍，於是馳書質問，是否真誠獨立，旋得答覆，只說是「陸梁來粵，當卸職他去」。魏邦屏以信非信，分電各處護國軍，商議進止。陳炯明、朱執信等，統說老龍多詐，非勒令龍軍繳械，不便與和。獨護國軍總司令徐勳，係梁啓超同學，得梁來電，聲言龍果獨立，當和平對待，不必再用武力等語。梁之來電，仍是顧着陸氏姻親。於是徐勳出爲調人，作書致龍，商議善後事宜。龍濟光卽令顧問官譚學麐及警察廳王廣齡，電邀徐勳到海珠警察署面議一切，詞甚誠懇。徐勳放膽前行，到了海珠，譚王兩人果來歡迎，延至署內，卽由王廣齡笑語道：「此次獨立，確出至誠，我當以全家性命，作爲保證。只要你的性命，不必牽及全家。」徐勳答道：「龍都督果出至誠，尙有何言？」王卽電達督署，報稱徐勳已到，當時卽得覆電，略言：「徐君已至，若王廳長優待，務出至誠。現已在巡按署內設招待所，專待陸梁諸公。徐君能早日來署，尤表歡迎。」云云。徐勳卽託王電覆，說是一由陸梁諸公到後，當同來謁見，囑聆雅教」等語。未幾，由粵城內外官紳，陸續至海珠探問，力求徐勳維持治安，轉檄護國軍罷兵，免致地方糜爛。徐勳遂擬定函電數十通，分發各路，并電促陸梁卽日來粵。

待了兩天，陸榮廷派了代表湯欽，乘輪至海珠，并傳述梁意，囑徐勳爲代表。徐勳到也允諾，譚王兩人與湯晤談，備極殷勤，自不消說。晚間，湯徐共寢一室，湯欽密語徐勳道：「今日險極，幾與君不能相見。」徐勳驚問何故。湯

叔道：「我乘輪到此，路過海珠砲臺，臺上忽發開花砲四門，向我艦轟擊，傷我水手一人，我艦上大聲質問，方聞臺官答言，疑是江大輪船到此，所以開砲誤擊。徐君！你想危險不危險呢？」徐君道：「你的生命，還有一天好活。」徐勳尚未答覆，湯叔道：「我看龍濟光鬼祟，總有些靠他不住。我的友人，或勸我即行離省，不必與他會議，我想奉命前來，無論好歹，總須冒險一行。徐君以為何如？」然而死了。徐勳道：「我亦這般想。今日聞龍濟光部下各統領，如賀文彪、梁永棠、蔡春華、潘斯凱、顏啓漢等，秘密會議，決定推戴龍濟光，擬置我死地。我想眼見是真，耳聞是假，且此次會議，關係兩粵生靈，若只知顧己不知顧人，還是回去享福，何必出來問事呢？」宅心正大，所以得生。湯叔答了一個「是」字，隨即就寢。

次日為四月十二日，兩方代表，就在警察署內，會集議事。看官記着，這就叫作海珠會議。特別點出。時至巳牌，商會團長岑伯銜、李戒欺、陳子貞、王偉、呂仲明等，共到會所。湯叔、徐勳二人，也攜手入會。譚學夔、王廣齡，時已在場，接待招呼，很是周到。過了片刻，但見警衛軍統領賀文彪、潘斯凱、蔡文華、何福橋等，帶着衛隊，攜械而來，接着是濃眉大眼的顏啓漢，也領了衛卒十名，荷槍入場。顏學主謀行兇故略筆述出。數統領都而帶殺氣，映入湯徐二人的眼中，也覺有些不妙。嗣經譚王等替他介紹，不得不勉與周旋。王廣齡復推舉湯徐為主席，湯叔乃起立道：「兄弟奉陸榮廷二公的命令，特地來此，聯絡兩粵感情，今龍督既已獨立，又得各紳商各統領，共保治安，誠為萬幸。兄弟實無任欣慰。」湯已說畢，徐勳繼起道：「兄弟此次到來，只計公安，不問艱險。座中諸公，想亦見諒。若使今日帝制已成，周自齊賣國條件，統已實行，我國已變成高麗，還要會議甚麼？且或我等軍艦到省，水陸並舉，彼此交爭，此地已變作瓦礫場，也沒有諸公高會的地點。今得免此二害，與諸公相見一堂，豈非幸事？弟於昨日已通電各路護國軍，即行停戰，共決和平。在座紳商統領，均志存公益，如有宏謀偉論，幸即賜教。」語未已，賀文彪、潘斯凱齊聲道：「兩方既和平解決，護國軍當然取銷，應編入我警衛軍內，請徐先生轉達護國軍，速即照行。」徐勳尚未開口，顏啓漢即接入。

道：「賀潘兩君所說，很是正當，應請徐君入室修函。」一面說，一面即展開巨手，將徐勤扯入耳房。徐勤正要答辨，適有一衛卒持名刺入，口稱將軍請代表赴署。徐勤乘勢出室，驀聞槍聲一響，彈子飛射過來，慌得徐勤無從躲避，竟向地下躺倒，直挺挺的臥着。小子有詩歎道：

拼將生命作犧牲，會所居然起變爭。
怪底人心蛇蝎似，槍聲一起可憐生。

未知徐勤性命如何，且至下回續表。

有袁世凱之爲主，即有龍濟光之爲臣，袁好詐，龍亦好詐，袁好殺，龍亦好殺，袁以好詐好殺而致敗，故取清帝制之不足，且羣起而攻之，龍豈未之聞，尙欲以好詐好殺，快一時之意志耶？海珠會議，顏啓漢誘入湯，竟爾舉槍相擗，非龍氏使之而誰使之歟？嗚呼袁皇帝嗚呼龍郡王！

第六十九回 僞獨立屈映光弄巧 賣舊友蔡乃煌受刑

却說徐勤仆倒地上，那彈子向身上擦過，險些兒擊入腰脅，他却裝着死屍，僵臥不動，但聞外面槍聲四起，鬧成一片，頓時呼喝聲，哀號聲，亂做一團。精徐勤開眼偷覷，從煙塵廢亂中，子細認明，覺身旁已無一人，他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當下爬將起來，擬從外闖出，偏外面屍體枕藉，桌椅顛倒，滿地都是礙足物，料知一時難走，索性轉身入內，向樓上暫避。樓上是警察寢處，留有衣服等件，他是情急智生，即將身上長衣，脫卸下來，把袋中的文件，盡行毀去，一面換得警察制服，穿在身上。改裝畢，聽外面已無喧聲，他便輕輕的走向樓下，適遇一僕登樓，還道他是警吏，也不去細問，即讓他下樓，三脚兩步的趨至門口，見湯、叢、譚、學、龔等屍身，血肉模糊，尙是擺着，他也顧不得傷心，灑淚，竟一溜烟的跑出行，至海邊，長堤上，統插顏字旗幟，虧得身着警服，沒人盤詰。到了長堤盡處，巧遇一隻快船，

也不暇問明底細，竟躍入舟中，慨昇舟子數十金，飛渡過江，恍如子有羅盤，遇有漁父模樣。竟奔向香港去了。命不該絕，纔有救星。

翌日，得海軍司令譚學衡電文，纔識當場傷斃的人數，文云：

梧州探投陸都督梁任公台鑒：今日海珠會議，湯君覺頓，湯數字寶頓，舍弟覺慶，當場受槍殞命，王君協吉，王廣齡字盛吉，呂君清，呂仲明名清，受重傷，隨後亦斃。當經力請龍張兩公，終始維持，毋使廣東糜爛，均盼台從。星夜來粵，安籌善後辦法。全粵幸甚。學衡叩。

陸梁二人接到此電，當然憤怒交迫，下令討龍，正要發兵東下，突來了廣東巡按使張鳴岐，替龍剖辯，把海珠

一場慘變，統推在蔡乃煌顏啓漢身上。陸榮廷即問道：「龍濟光到那裏去了？」大約到龍宮裏去。張鳴岐道：「龍督

本在署中，候湯徐兩君會議，不料蔡乃煌顏啓漢等，暗地設謀，擬害湯徐，待龍督聞知，即派兵彈壓，已不及了。」何人相信？

梁啓超接入道：「龍濟光的用意，簡直要害我兩人，偏湯徐兩君做了替身，徐君幸得脫逃，湯覺頓竟致斃命，還有王警長譚顯問呂會長等，也同時遇難。堅白兄，張子聖白，你想王譚兩君，是他的麾下，不過主張和平，便一古

腦兒死在會場，這老龍還有天理麼？我等非誅逐龍濟光，如何對得住湯君？就是王譚呂諸人，也對不住呢。」理直氣壯。

張鳴岐忙答辯道：「龍督實未與聞，現在專待兩公到粵，和解粵局，斷無異心。」梁啓超冷笑道：「我等還想多活幾天，保障共和，休再用老法欺我。」張鳴岐又道：「兩公如不見信，鳴岐情願爲質，可好麼？」竭力爲龍寬忙。

梁啓超亦道：「你休做第二個王協吉，着了龍王的道兒。」張鳴岐還要再辨，陸榮廷道：「龍濟光如無歹心，須要

依我六款。」鳴岐即請陸宣示，榮廷道：「第一條，須交出蔡乃煌，顏啓漢，第二條，須分調警衛軍出省，第三條，須整頓龍軍軍律，解散偵探，第四條，是我若來粵，寓所由我自擇，龍須到我處會談，我不往龍處，第五條，龍軍將來，一半

留龍自衛，一半須隨護國軍征贛，第六條，我軍到粵，龍須讓出東園，俾我軍駐紮。這六條，如果見從，我就不去驅逐

老龍，若有一條不依，我也顧不得親戚關係了。且與他爭個高下，看他還能害我麼？」總還顧着賊臉。鳴岐道：「且先

去電問，何如一陸即允諾。

當自電陳六款，迫龍遵約，旋得覆電，說是一悉如陸命，惟善後條件，請張面決。張乃與陸、梁兩人協議善後，共有四款：（一）是查辦海珠禍首以明心迹；（二）是由陸、梁至粵維持粵局；（三）是電請護國軍總司令徐勳，通飭各路護國軍，暫停進行，靜待解決；（四）是嚴辦土匪，保衛地方。四款議定後，彼此依約辦理。

張鳴岐乃回粵去，不期粵東的獨立，尚未就緒，浙江的獨立，又鬧出一番笑話。原來廣東獨立的消息，傳到浙中，浙江將軍朱瑞，及巡按使屈映光，亟向中央請兵，鞏固浙防，一面將城內屯兵兩旅，調駐城外。旅長童保暄，本是辛亥革命的發起人，朱瑞恐他為變，所以將他調出，還有葉煥華一旅，亦令移駐，無非是防童聯絡，所以一體遷移。是時駐滬第十師，本擬調粵，因浙事吃緊，由袁政府改令赴浙，且南苑第十二師，航海南來，亦有直接赴浙的消息。應上同。浙人大譁，紛紛電阻。那時有志共和的童旅長，復躍然奮起，入城見朱，請即獨立。朱瑞集衆會議，參謀長金

華林，師長葉頌清，均反對童說，就是旅長葉煥華，也說是獨立非宜。童保暄道：「今日不獨立，恐他日無暇獨立了。」朱瑞道：「本將軍的意見，不必獨立，也不必不獨立，就是中立了罷。」此策却好，其難如履何，大衆纔退。隔了一天，童保暄探得軍署密謀，擬誘他入署，置諸死地，他乃想出先發制人的計策，號召二十三團、二十四團，乘着四月十一日夜間，潛行入城，直攻軍署。軍署守衛，猝不及防，竟一閃兒散去。童保暄搶步當先，趨入署中，左右四顧，不見一人，一直跑進內室，將樓上樓下，盡行找尋，不但毫無人影，連鬼都沒有了。看官，你道這將軍朱瑞，及全署人員，統從那裏逃去？原來朱瑞乖巧得很，自聞桂、粵獨立，早已防有他變，先將家眷運往上海，只自己留住署中。此次樓門遇警，即忙換了便服，走至後院，覷定牆角空隙處，有一枯樹，便攀援上去，一脚跨到牆頭，復解下腰帶，掛在樹梢，用手握住，帶端把身子綽了下去。等到腳踏實地，便放開兩腿，向北逸去。還有署中人役，正要入報將軍，見朱瑞正在牆牆，也大家學了此法，次第出走。比軍令還靈捷。

童保暄四覓無着，知已遠颺，復轉身出來，移兵至師長署，葉頌清也早

走了。再往尋參謀長金華林，旅長葉煥華，統已不知去向。大難來時各自飛。乃復赴巡按使署，巡按使屈映光，到還從容不迫，出來相迎，見面談話，恰很是贊成獨立，并極力褒獎。當保喧，願推他爲都督。又是一種做品，比朱瑞高出一籌。保喧推讓道：「都督一席，當然推舉屈公，如保喧資輕望淺，怎能勝任。今日此舉，無非是輿情趨向，不得不然呢。」屈映光道：「且集衆公舉便了。」當下召集長官，共同推舉，結果是老屈當選。屈仍避去都督字樣，只自稱巡按使兼浙軍總司令，與章會銜，電知各處鎮守使呂公望、張載陽、周鳳岐等，於是寧紹嘉湖台等處，也即日宣告與袁政府脫離關係。誰知老屈的私意，也是模仿龍郡王，當時曉諭人民，比龍王還要圓滑，他說是：

爲出示曉諭事。照得省城十一夜，軍民擁至軍署，要求獨立，將軍失蹤，本使爲軍政紳商學各界，以浙江地方秩序相迫，已於今日決定以浙江巡按使兼浙軍總司令，維持全省秩序，主任軍民要政。除總司令部人員另行組織外，所有在省文武機關部署，一律照常辦事，不准擅離職守。傳諭所屬一體遵照！

據這告示，連獨立兩字，都不敢說出，可知屈映光是全然作僞哩。果然一道密奏，電達九重，極陳不得已的苦衷，並乞鑒宥云云。他是兩面討好，總道是絕對妙法，可以安然無事。突來了寧台鎮守使周鳳岐急電，略言：「省城寧紹先後獨立，人心歡欣，秩序井然。今公復沿舊稱，羣情迷惑。寧紹衆志成城，誓死討逆，萬無反覆餘地。務即明白賜覆，鳳岐等當嚴陣以待。」老屈接閱後，已是驚惶不定，忽聞北京政事堂中，又頒發一道申令，其文云：

據浙江巡按使屈映光電稱：「四月十一日夜四時，突有軍民擁至軍署，將軍失蹤，當經密派警隊防護本署，次早軍官士紳，以地方秩序關係，強迫映光爲都督，誓死不從。往復數四，午後旋有各機關官長暨紳商領袖，合詞籲懇，最後即請以巡按使名義兼浙江總司令，藉以維持地方秩序，固辭不獲。於今日下午，始行承諾。以維軍民而保治安。現在人心已定，秩序如恆」等語。該使識略冠時，才堪應變，軍民翕服，全浙安然，功在國家，極堪嘉獎。著加將軍銜，兼署督理浙江軍務。當此時勢艱危，該使毅力熱心，顧全大局，既已聲望昭彰，務當始終維持。

共策匡定，本大總統有厚望焉。此令。

這道申令，竟將老屈的祕密奏聞和盤托出，直令老屈無從自解。恐怕由老實使事。

鳳岐等遂通電各省，攻訐老

屈道：

屈以巡按使兼總司令，布告中外，非驢非馬，驚駭萬狀。論屈在浙四載，唯知竭民脂膏，以固一己榮寵，旋復俯首稱臣，首先勸進。演說事起，各省中立，獨屈籌餉括款，進供恐後。禍害民國，厥罪甚深。若復戴為本省長官，實令我三千萬浙人，無面目以見天下。且通電輸誠，僞命嘉獎，既誓死於獨夫，奚忠誠於民國。反側堪虞，粵事可鑒。宜速斥逐，勿俾貽禍。

屈映光連接這種文件，真是不加意事，難吞而來。可巧商會中請他赴宴，他正煩惱得很，遞筆寫了一條，回覆出去。商會中看他覆條，頓時闔堂大笑。看官道：「是什麼笑話？他的條上寫着道：『本使向不吃飯，今天更不吃飯。』」

莫非是學張子房一向許說？這兩句傳作新聞，其實他也不致這樣茅塞，無非是提筆匆匆，不加檢點罷了。忠厚得人，是時

浙省官紳，正組織參議會，共得二十六人，正會長舉定王文卿，副會長舉定張翹，莫永貞，四月十四日，在都督府開成立大會。屈映光乘機與商託他代為斡旋，正副會長等，乃請他正式獨立。屈向沈吟未決，會接粵中來電，龍都督與粵西聯盟，居然主張北伐，聲討老袁，那時屈映光纔放大了膽，將巡按使的名目革除了去，竟自稱為都督了。

小子於浙事略行敘過，又要述及粵事，龍都督自承認陸榮廷條件，本應逐條照行，偏顏啟漢聞風先遁，匿跡滬上，蔡乃煌又是濟光舊友，一時不忍下手。第一條光離履約。他只有虛聲北伐，自明真正獨立的態度。陸榮廷因

六大條件，無一履行，遂統兵進至肇慶，迫龍遵約。龍又束手無策，只得仍央懇張鳴岐，借譚學衡同行，往見陸榮廷。陸榮廷道：「堅白屢來調停，總算顧全友誼，但據我想來，粵督一席子，誠濟光字已做不安穩，不如另易他人，請岑西林即岑春煊來上臺罷。」張鳴岐道：「他事總可商量，惟欲他交卸粵督總難如命。」袁不肯捨總統職，亦不肯捨粵督，兩人

心理又同。陸榮廷道：「子誠賊令，已不能出廣州一步，難道許多民軍肯歸他節制麼？」張鳴岐道：「粵中民軍，儘可受廣西節制，惟廣東都督，仍令子誠掛名，這事可行得麼？」梁啟超從旁笑着道：「這叫作兒戲都督，堅白兄果愛子誠，也不應叫他做個傀儡呢？」陸榮廷又道：「堅白，他既承認我六大條件，應該即行，否則惟力是視，也無庸再說了。」斬釘截鐵，張鳴岐告辭道：「且與子誠熟商，再行報命。」陸復顧譚學衡道：「海珠慘變，令弟遭難，君何不立索仇人，爲弟報冤，古人有言：『兄弟之讎，不反兵而鬪。』」譚道此言未聞麼？應請證實。譚學衡無詞可答，只好唯唯退去。

張譚二人去後，陸榮廷即令莫榮新率軍五千，進抵三水。三水離廣州不遠，驚報連達省城，龍濟光知不能了，沒奈何與張鳴岐同至肇慶，雙方再行協議，決定五款：（一）廣東暫留龍爲都督；（二）肇慶設立兩廣總司令部，舉岑春煊爲總司令；（三）處蔡乃熈死刑；（四）從速實行北伐；（五）各地民軍自岑入粵，設法撫綏，並自三水劃清防界，以馬口爲鴻溝，西南以上歸魏邦屏，李耀漢，陸蘭清防守，西南以下歸龍分派巡船防守，彼此均不得踰越，免致衝突。陸梁又齊聲道：「這五條協約，是即日就要履行的。我等爲親友關係，竭力爲君和解，你不要再事抵賴呢。」說得龍濟光滿面羞慚，沒奈何喏喏連聲告別而去。一人省城，即與譚學衡密談數語，學衡會意，便調了軍士數百名，直至蔡乃熈寓所，閤將進去，乃熈莫明其妙，尙與那新納的篷室，對飲談心，備極旖旎，猛見了譚學衡，知是不佳，急忙起身欲遁，那經得譚學衡的武力，一把抓住，彷彿與老鷹攫雞相似。可憐這個蔡老頭兒，生平未嘗吃過這個王法，嚇得渾身亂顫，帶抖帶哭道：「這……這是爲着何事？」譚學衡也不與細說，一徑拖出門外，交與軍士自己隨押出城，行至長堤，喝一聲道：「快將殺人遺意犯，捆綁起來，送他到地獄中去。」蔡乃熈纔知死在目前，當向譚學衡道：「我不犯什麼大罪，就是罪應處死，也要令我一見子誠，如何你得殺我？」問你何故設計殺人。譚學衡道：「你還說沒有大罪麼？往事不必論，就是現在海珠會議，你與顏啓漢等通謀，害死多人，我弟學謙也死在你手，問你該

死不該死呢？」乃煌不禁大哭道：「龍濟光賣友保身，譚學衡替弟復讎，總算我蔡乃煌晦氣，一古腦兒爲人受罪，我不想活了六七十歲，反在此地處死呢。」誰叫你做到這般？語尚未畢，已被軍士縛在柱上，一聲怪響，槍彈洞胸，蔡乃煌動了幾動，便一道魂靈，馳歸故鄉去了。堤上觀看的行人，統說是這個貪賊，應該槍斃，並沒有有一個愛惜。墓地裏來了一位美人兒，行至乃煌身旁，總算哭了幾聲老頭兒，老殺胚，後經軍士說明，纔曉得這個俏女郎，就是與乃煌對飲的美妾，還不過與乃煌做了半月夫妻。小子有詩咏乃煌道：

享盡榮華過盡刁，長堤被縛淚滿漉。貪夫一死人稱快，只有多情泣阿嬌。

乃煌處死後，龍濟光即遵約北伐，欲知一切情形，容待下回分解。

本回以粵事爲主體，而浙事附之。蓋粵浙先後獨立，屈之舉動，正以龍爲師，故時人有粵浙二光之目。濟光映光，似衣鉢之相傳，此作者之所以因粵及浙，連類並敘，非特爲時日之關係已也。且朱屈爲故友，而屈負朱竊位，龍蔡亦爲故友，而龍殺蔡求和，朱非不可逐，蔡非不可殺，但朱去而屈繼蔡死，而龍生友道，其尙堪問乎？要之假公濟私，見利忘義，係近代一般人心之污點，二光固有光矣，鑒於二光者，蓋亦爲之返省耶？

第七十回 段合肥重組內閣 馮河間會議南京

却說龍濟光既聯絡桂軍，應該遵約北伐，當委段爾源爲廣東護國軍第一軍司令，馬存發李鴻祥爲廣東護國第二第三兩軍司令，揚言北伐。其實他的本心，仍然擁護中央，不過爲陸榮廷所迫，沒奈何反抗老袁，虛張聲勢哩。實是捨不悖那王銜。惟粵省獨立，閩防吃緊，浙省獨立，江防吃緊，老袁擬調的第十師及第十二師，只能顧守江防，不能分管閩防，乃別調海陸各軍，令海軍總長劉冠雄統率南來海軍，用海容海圻兩兵艦裝載，陸軍無船可乘，竟將天

津寄泊的招商局輪船，扣住數艘，如新康、新裕、新錦、愛仁等船，強迫裝兵，由津出發。行至浙江、溫州、洋，正值大霧迷濛，茫不可辨，新裕商輪向南行駛，不知如何與海容相撞，碰損機具，不到二十分點，全艦沉沒，計死團長團副各一人，兵士七百四十名，機師水手伙夫二十四名，損失軍餉十萬圓，機關砲四架，山砲六尊，彈藥五十萬顆，軍衣軍械無數。餘艦到了福州，與福建護軍使李厚基布置防務，閩省少安。

劉冠雄電奏中央，備陳新裕沈沒狀，老袁不勝歎息，默思天意絕人，萬難再戰，只好再請徐段二公商議良策。徐段仍提出馮陳兩人要他東西協力調停和議。應六十八回當下申電馮陳，不到兩日，得陳官覆電，略言：「與蔡、鈞、電商，先將總統留任一節，提作首項，已由蔡、鈞允達演說，俟有成議，再行報命。」獨馮、國、璋並無電覆。原來江、蘇、沿、海、民黨往來甚便，滬上一隅，華洋雜處，尤為黨人漏跡地。陳其美係民黨翹楚，自袁氏稱帝，已由日本來滬，設立機關，潛圖革命。雖與護國軍宗旨不同，但推翻袁氏的意思，總是相合。獨提出陳其美為下文殺刺張本起初百計促馮，逼他獨立，馮却寂然不動，但也未嘗嫉視黨人。陳知獨立無望，遂派同志混入鎮江，謀刺要塞司令龔、青、雲。會機謀被洩，徒落得擾攘一宵，仍然退去。轉至江陰，遂走旅長方、更、生，居然宣布獨立，推舉尤民為總司令，蕭、光、禮為要塞司令。尤民本綠林出身，專事敲詐，不知撫卹江陰人民，大起恐慌，連電江、寧，向馮求救。馮國、璋忙派兵往援，人民也牽起逐、尤，內應外合，任你尤民臂相拳大，也只得推位讓國，棄城遠颺。蕭、光、禮已聞風先走了。馮正恨老袁疑忌，絕不諒他擁護的苦心，幾乎要與袁決裂，偏中央屢次發電，袁懇他竭力調停，他又顧念舊情，害得志忑不定，嗣又得徐、段電文，略言：「四川將軍陳、宦，已向蔡、鈞提出議和條件，仍戴袁為總統。」於是順風使帆，依方加藥，即提出調停意見八條：（一）應遵照清室遺言，交付袁氏組織共和政府全權，使仍居民國大總統地位；（二）慎選議員，重開國會，但須排除激烈分子；（三）懲辦禍首；（四）各省軍隊須以全國軍隊按次編號，不分畛域，并實行徵兵制；（五）明定憲法，憲法未定以前，用民國元年約法；（六）照民國四年冬季的將軍巡按使，一概仍舊；（七）滇事發生後，所有派

至川湘各軍一律撤回原地。(八)大救黨人。這八大綱通電傳出，尙未接覆，忽聞陳宦電達中央，說是蔡鐸電商滇黔，唐劉未能滿意，不由的憤憤道：「袁項城專會欺人，今徐菊人段芝泉也來欺我麼？」遂電致政事堂，勸袁退位。略云：

國璋耿直性成，未能隨時俯仰，他人肆其譏構，不免浸潤日深，遂至因閒生疏，因疏生忌，倚若心腹，而秘密不盡與聞，責以事功，而舉動復多掣肘，減其軍費，削其實權，全省兵力四分，統系不一，設非平日信義能孚，則今日江蘇已爲粵浙之續矣。顧國璋方以政府電知川省，協議和平，用意既復略同，敢弗贊助，以故力任調人，冀回劫運，乃報載陳將軍致中央電，聲明蔡鐸提出條件後，演於第一條未能滿意，桂粵迄未見覆，而此間接到堂轉陳電，似將首段刪去，值此事機危迫，尤不肯相見以誠，調人關於內容，將何處着手，現雖照電川省商論開議事宜，雙方未得疏通，正恐煞費周折。觀察國民心理，怨誹尤多，語以和平，殊難鑿望，實緣威信既墜，人心已渙，縱挾萬鈞之力，難爲馴馬之追，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時度理，已見無術挽回，毋甯斂屣尊榮，亟籌自全之策，庶幾令聞可復，危險無虞，國璋不勝翹切待命之至。

國務卿徐世昌接到馮電，暗想道：「這遭壞了，華甫也有變志了。」急忙入報老袁。老袁亦惶急萬分，徐世昌道：「現在事已然眉，還請總統放寬一步，挽回大局。」老袁皺着眉道：「難道我真個退位不成？」世昌道：「並非退位問題，但請總統規復內閣制，并用幾個新黨人物，或尙能調停就緒，也未可知。」老袁道：「除要我退位外，總請老友替我作主，我已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了。」世昌即草擬開員，陸軍蔡鐸，內務戴戡，農商張謇，教育湯化龍，司法梁啟超，財政熊希齡，遞交老袁酌閱。老袁雖然不願，也只好略略點首。世昌乃出發各電，待至兩日，一無覆音。再電請熊希齡，張謇，伍廷芳，唐紹儀，范源濂，蔡元培，王正廷，王寵惠等到京商組內閣，那知一班名流電覆世昌，統是要老袁退位，餘無別言。世昌不禁長歎道：「項城項城，你攪到這個地步，叫我如何收拾呢？」遂籌思一會，入見老

袁略將外來各電，敘述一二，繼復進言道：「據我看來，還是要芝泉組織內閣，芝泉是軍閥中人，且與馮華甫很是莫逆，將來或戰或和，較有把握，請總統即日照行。」老袁道：「你既要芝泉出場，我亦不能不依，但你不可他去，一切善後方法，仍應替我商酌呢。」世昌道：「謹遵鈞命，我總在京便了。」把團兒與別人不愧老練。老袁乃召入段祺瑞，囑他組閣。段再三推讓，經世昌從旁力勸，方允暫認。遂於四月二十一日，公佈政府組織令，委任國務卿擔任政務，稱爲責任內閣。越日，任段爲國務卿，組織職員。陸軍由段自兼，外交仍任陸徵祥，財政改任孫寶琦，內務改任王揖唐，海軍仍任劉冠雄，交通改任曹汝霖，教育改任張國淦，農商改任金邦平，司法仍任章宗祥。各部總長發表出來，都人士仍稱爲帝制內閣。什麼叫作帝制內閣呢？看官試想，這部長中所列八人，那一個不是帝制派，而且財政交通兩部，統屬梁士詒黨系。財神始終得勢。至若軍務全權，仍操諸統率辦事處，未曾交與段氏，段氏登臺，不過取消政事堂，恢復國務院，改機要局爲祕書廳，易主計局爲統計局，修正大總統公文程式，總算是恢復國體她表示。此外目的，惟調停南北，主張和議罷了。但馮段究係故交，段既爲內閣領袖，調應格外幫忙，爲此一着，遂創出南京大會議案，當由馮國璋首先發起，通電各省道：

（上略）滇黔桂粵，意見尚持極端，接洽且難，遑云開議。現就國璋思慮所及，籌一提前辦法，首在與各省聯絡，結成團體，各守疆土，共保治安，一面貫通一氣，對於四省與中央，可以左右爲輕重，然後依據法律，審度國情，安定正當方針，再行發言建議，融洽雙方。我輩操縱有資，談判或易就緒。若四省仍顯違衆論，自當視同公敵，經營力征。政府如有異同，亦當一致爭持，不少改易。似此按層進步，現狀或可望轉機，否則淪胥遷就，愈滋變亂。一旦土崩瓦解，省自爲謀，中央將孤立無援，我輩亦相隨俱盡矣。看此兩語，仍第是擁護中央。願見如此，特電奉商諸公，或願表同情，或見爲不可，均望從速電覆。臨電激切，無任翹企！

電文去後，未曾獨立的省分，借續電覆，均表同情。馮乃再就前日提出的八大綱，略加變更，仍分八條：（一）總

統問題，仍當暫屬袁總統，俟國會召集，再行解決；(二)國會問題，應提前籌辦，慎定資格，嚴防流弊；(三)憲法問題，以民國元年約法為標準，視有未合事件，應斟酌修改，便利推行；(四)經濟問題，當由中央將近來收支情形，明白宣布。滇黔二省，籌辦善後，亦宜聲明需用實數，設法勻撥；(五)軍隊問題，南北各軍，均調回舊駐地點，所有兩方添招軍隊，一律遣散，藉紓財力；(六)官吏問題，凡所有官制官規，均應暫守舊章，免致紛亂；(七)禍首問題，楊度等謬論流傳，偏開戰禍，應先削除國籍，俟國會成立後，宣布罪狀，依法判決；(八)黨人問題，由政府審查原案，咨送國會討論，俟得同意，宣告大赦，方免抵觸法律，貽禍將來。以上八問題，電達各省，均無異議。惟旅滬二十二行省公民，如唐紹儀、譚延闓、湯化龍等，集得一萬五千九百餘人，抗議反對。於第一條尤駭斥無遺。馮國璋欲罷不能，竟至蚌埠見倪嗣沖，籌商了大半夜，又邀倪同至徐州，會晤張勳。倪張本擁戴老袁，遂與馮國璋聯絡，一氣發起南京會議，由徐州通告各省，略云：

川邊開戰以來，今已數月，雖迭經提出和議，顧以各省意見，未能融洽，迄無正當解決。當此時機，危亡呼吸，內氣時伏，外侮時來，中央已無解決之權，各省咸抱一隅之見，謠言傳播，真相難知。而滇黔各省，恣意要求，且有加無已，長此相持，禍伊胡底？國璋深憂之。曾就管見所及，酌提和議八條，已通電奉布，計達典籤，惟茲事體重大，關係非淺，往返電商，殊多不便。爰親詣徐、府、商之於勳，道出蚌埠，邀嗣沖偕行，本日抵徐，彼此晤商，斟酌再四，以為目今時局，日臻危迫，我輩既以調停自任，必先固結團體，然後可以共策進行。言出為公，事求必濟，否則因循以往，國事必無收拾之望。茲特通電奉商，擬請諸公，明賜教益，并各派全權代表一人，於五月十五日以前，齊集寧垣，開會協議，共圖進止，庶免紛歧，而期實際。勳等籌商移晷，意見相同，為中央計，為國家計，諒亦舍此更無他策。諸公有何卓見，并所派代表銜名，先行電示，藉便率循，無任盼禱。張勳、馮國璋、倪嗣沖印。

張馮倪三人，既發起南京會議，並電達中央，隨即分手，訂定後會。倪回蚌埠，馮歸南京。是時廣東方面，已在肇

慶地點，設立兩廣司令部，舉岑春煊爲都司令，梁啓超爲總參謀，李根源爲副參謀。岑自香港至肇慶，即日督師北伐，有一袁生岑死，岑生袁死一等語。一面組織軍務院，奉李副總統黎元洪爲民國大總統，兼陸海軍大元帥。院設撫軍，即以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岑春煊梁啓超蔡鈞李烈鈞陳炳焜諸人充任。又由各撫軍公推唐爲撫軍長，岑爲副撫軍長，於五月八日通告軍務院成立。

適值浙督屈映光辭職，公舉嘉湖鎮守使呂公望繼任。呂就職後，明目張膽，督討袁氏，任周鳳岐董葆暄爲師長，列入護國軍。與屈不相同，撤至粵東軍務院，遂依着條例，請他就撫軍職，於是滇黔兩粵及浙江，併力討袁。老袁聞知，又添了好幾分愁恨，急召楊度朱啓鈴周自齊梁士詒袁乃寬等，密謀抵制。帝制要人，始終相倚，席間惟聞紙筆聲，並沒有什麼談論，後來轉將所擬底稿，盡付一炬。越諺密，越壞事。看官道是甚麼秘計？他不過電達外使，令轉告各國政府，勿遽承認南軍團體，一面向未曾獨立各省，催他速至南京，解決時事。各處新聞紙，探出原電，即登載出來。密何用。文云：

各省將軍巡按使都統護軍使鑒：接廣東電開：「革命首領，宣告南方獨立各省，已組織成立新政府，以廣州爲首都，以黎元洪爲大總統，及陸海軍大元帥，廢除北京政府。其宣告中並爲設立軍務院，定明權限，并兼理外交財政陸軍各行政事務。雲南都督唐繼堯，被舉爲軍務院主任，岑春煊爲副主任。」各等語。查北京政府，始而臨時，繼而正式，幾經法律手續，始克成立，全國奉行，列邦承認，豈少數革命首領，所能廢除？首都問題，係由國家議會決定，奠定業已數年，有約各國，駐使所在地點，載諸約章，國際關係最切，對內對外，豈少數革命首領，所能擅易大總統地位，由全國人民代表，按照根本大法選舉，全國元首，五族擁戴，又豈少數革命首領，所能指派？且黎公現居北京，謹守法度，又豈肯受少數革命首領之指派？廣東距京數千里，強假黎之虛名，而由唐岑等主其實權，不啻挾爲傀儡，侮蔑黎公，莫此爲甚。凡此種種，違背共和，剷除民意，實係與國家爲仇，國民爲敵。

政府方欲息事寧人，力謀統一，而少數革命首領，竊據一隅，以共和為號召，乃竟將共和原理，國民公意，一概蹂躪而抹煞之。此而可忍，國將不國。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尊處如有意見，望逕電南京，請馮張倪三公，會同各省代表，併案討論。院處電。

這電自五月十日發出，轉眼間已是望日，南京會議，期限已屆，各省代表，先後到寧，共得二十餘人。計開：

直隸代表劉錫鈞、吳濂。奉天代表趙錫福、劉恩洪。吉林代表張恕、戴藝簡。黑龍江代表李莘林。

山西代表崔廷獻、李駿。山東代表孫家林、丁世嶧。河南代表畢太昌、葉濟。

湖北代表馮質、楊文愷。江西代表何恩、傅程用傑。福建代表賈文祥。

熱河代表夏東曉。察哈爾代表何元春。綏遠代表熊開光。

徐州代表李慶璋。蚌埠代表裴景福。

安徽代表高繩拭。上海代表趙禪、王濱。

還有中央特派員蔣雁行，及海軍司令饒懷文，參謀長師景文等，也一律與會。惟陝西因亂未覆，四川路遠，所派代表張聯棻、張軫援二人，均在途未至。五月十七日，南京會議第一次舉行，由馮國璋主席，各省代表，統行列座，除蔣雁行並非代表，只能旁聽外，各代表均有發言權。馮即宣言第一條總統問題，贊成馮說的不過十分之二三，反對馮說的，恰有十分之三四，其餘各守中立態度，既不反對，又不贊成。論辯了好幾時，第一條終不能通過。馮國璋不便強迫，只好說是改日再議，代表等當然散席。李慶璋、裴景福兩人，即電達張倪，竟爾告急。隔了一天，蚌埠倪將軍，親自帶兵三營，直抵江寧，正是

全局已經成瓦解，將軍還欲挾兵來。

欲知倪嗣沖到會情形，且從下回敘明。

馮段兩人，遭袁氏之疑忌，至於途窮日暮，再請他登場，重演一齣壓臺戲，非該所謂念時抱佛脚者耶？馮段不念舊惡，猶為

袁氏竭力幫忙，一組內閣，一開會議，平心論之，未始非友道可風。然內則帝孽具存，外則人心已渙。徒恃一二人之筆舌，亦安能驅事挽回？昔人有言：「小人之便為國家，舊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况馮段乎？而倪張更無論已。

第七十一回 陳其美中計被刺 陸建章繳械逃生

却說倪嗣冲帶兵至寧，意欲仗着兵力，迫脅各省代表，仍承認袁世凱為大總統。五月十九日，開第二次會議，倪昂然蒞會，代表安徽，出席宣言道：「總統退位問題，關係全局安危，倘或驟然易位，恐怕財政軍政兩方面，必有危險。情事發現出來，所以愚見仍推戴袁總統，請他留任為是。」言甫畢，山東代表丁世嶧起言道：「倪將軍的高見，鄙人非不贊成，但自袁總統熱心帝制，種種行為，大失信用，即袁總統也自知錯誤，已有去意，難道中國除了袁總統，便沒人維持大局麼？」頗有譏識。倪嗣冲聞言變色道：「項城下臺，應請何人繼任？」丁世嶧尚未及答，與丁偕來的孫家林，便從旁答道：「自然應屬副總統，何消多問。」明白與倪怒目視丁孫兩人道：「你兩人是斬將軍，派來壓斬將軍擁護中央，竭誠報國，為何派你二人到來？你二人莫非私通南軍來此搗亂不成？」不知你意便硬指他犯上作亂。丁孫兩人正要答辦，那湖南代表陳齊時，已起立道：「古人有言：君子愛人以德，倪將軍毋太拘執，應請三思。」湖北代表馮質，江西代表何恩溥，亦應聲道：「敵代表等也有此意。」倪嗣冲見反對多人，怒不可遏，竟投袂奮臂道：「袁總統離位一日，中國便搗亂一日，我祇知挽留袁總統，若有異議，就用武力解決。」全是變話，試思袁總統尚然在位，何故搗亂至此，勞你會議耶？丁世嶧孫家林等冷笑道：「既須憑着武力，何用開此會議哩？」馮國璋時在主席，觀這情形，恐惹出一場爭鬧，遂出為調人道：「諸君不必徒爭意氣，須知能戰然後能和，今南方五省已極端反抗中央，就使項城退位，他也必有種種要求，繼任的總統，恐也難一律應諾，將來仍不免相爭。國璋始終主和，但欲

和平解決，亦應先準備武力，免令南方輕視，要挾不情，各代表諸公，以為何如？這一席話，纔引出燕奉吉豫諸代表同聲贊成，馮復議及兵力財力二問題，燕奉吉豫等代表，或願出若干兵隊，或願認若干軍餉，餘代表多託詞推諉。山東江西兩湖各代表，且默不言。馮國璋料難裁決，乃宣告散會，越宿再議。

次日復齊集會場，各代表多主和不主戰，馮倪也不便力辯。至提及總統問題，大衆擬付國會表決，馮却游移兩可，倪獨不以為然。越日再開第四次會議，仍無結果。徐州代表李慶璋，倡言南中雖然獨立，並非自外中國，既為和平解決起見，不如令他派遣代表，同到此處議決，方期一勞永逸。這數語頗得多數贊成，遂由李主稿電達獨立各省，靜候覆音。至散會後，他竟隨着倪嗣沖，揚長去了。不數日，即有張辯帥一篇通電，其文云：

據敵處代表回徐報告，此次江寧之會，業經各代表次第宣言。知各省軍民長官，多數以擁護中央，保存元首為宗旨，是退位問題，已屬無可討論。仍是一人自說。且由馮上將軍主張，欲求和平，非先以武力為準備不可。所有應備軍旅餉項，並經各代表預先分別擔任，敵愾同仇，可欽可敬。乃魯湘鄂贛諸代表，多方辨難，展轉波折，故甚其辭，顯見受人播弄，暗中串合，故與南方諸省，同其聲調，必非該本長官所授本意。况靳湯王李諸將軍，公忠國體，威信久孚，或軍當困難，百折不回，或地處衝繁，一心為國，勳處屢接來電，莫不慷慨淋漓，令人起敬。而該代表竟敢擅違民意，妄逞詞鋒，寶屬害羣之馬，尤宜鳴鼓而攻。雖現在電致南方各省，令派代表到寧，與議覆電，能否依從，尚難遽定，而我方內容，有不可不加整飭，以求一致。誠以退位問題，關係存亡，非特總統人才，難以勝任，即以外交軍政財政而論，險象尤難罄述。如果國本輕搖，必淪胥俱盡。即使南方各省，果代表到寧，與議，亦當壹意堅持，推誠相告，如不見聽，即以兵戈。倘內容不飾，先假其詞，則國家之亡，有可立待。用此通電布告，願我同胞，共相切磋。設有非此旨者，即以公敵視之可也。臨電迫切，無暇擇言。勳印。

張辯帥雖有此電，各省長官，仍然徘徊觀望，不甚贊成。山東兩湖等省，且潛圖獨立，雲貴兩粵等，更不消說，簡

直是置諸不理罷了。惟當南京會議期間，却有一個革命黨魁被刺上海，相傳由袁皇帝賄囑刺客，赴滬設法，用了若干心力，纔得報功。究竟被刺的是何人行刺的？又是何人待小子斃了出來，便有分曉。小子於前文中，曾說過滬上一帶，多藏着民黨蹤跡，就中首領，要算陳其美。從前肇和兵艦的變動，與鎮江江陰的獨立，都由他一人指使，不但袁政府視為仇敵，就是南京上將軍馮國璋，也加意防備，隨時偵探密查。陳其美却不肯罷休，仍擬伺隙進行，只因資財支絀，未免為難。湊巧黨人李海秋，介紹兩個闊客，一個叫許谷蘭，一個叫宿振芳，統說是煤礦公司的經理。這煤礦公司，牌號鴻豐，曾在法租界賃屋數幢，暫作機關，形式上很是闊綽。兩人與陳其美見面後，約談了好幾個時辰，真個彼此傾心，非常親暱。嗣後常相過從，聯成知己。陳其美有時與他晤談，免不得短歎長吁，兩人問他心事，他遂和盤托出，一一告知。兩人順口道：「我等雖是商人，却也懷着公義，可惜所有私蓄，都做了公司的股本了。現在未知公司的股單，可否向別人抵押？如有此主顧，那就好換作現銀，幫助民軍起義呢。」陳其美不禁躍然道：「兩君為公忘私，真足令人起敬，我且與日商接洽，若可暫時作抵，得了若干金，充做軍餉，等到成功以後，自當加倍奉還。」

一天下有幾個下式，陳其美何不小心？兩人唯唯告別。

過了數日，陳其美與日商洋行，議定押款，即至鴻豐煤礦公司，與許宿兩人面洽。兩人並不食言，約於次日送交股單，親至陳其美寓簽字。陳其美以午後為期，兩人允諾，隨邀陳其美入平康里，作狎邪遊。由許宿兩人作了東道主，他即坐了首席，開懷暢飲，猜拳行令，賭酒聽歌，直飲到月上三更，方纔回寓。這是送往關家的錢行酒。翌日起床，差不多是午牌時候，盥洗既畢，便吃午餐，餐後在寓中守候，專待許宿到來。俄聽壁上報時鐘，已咚咚的敲了兩下，他暗中自付道：「時已未正了，如何許宿兩人尚未見到，難道另有變卦麼？」又過了二十分鐘，方有侍役入報道：「許宿二公來了。」陳其美忙起身出迎，但見兩人聯袂趨入，即含笑與語道：「兩君可謂信人。」一語未畢，忽覺得一聲怪響，震入腦筋，那身子便麻木不仁，應聲而倒。等到怪聲再發，那陳其美已魂散魄蕩，融入鬼門關去了。許宿二人見已得手，一溜烟

跑出門外，急向原來的汽車，一躍而上，開足了汽，好似風馳電掣一般，逃竄去了。是時陳寓內的侍役，聞聲出視，見陳已僵臥地上，用手一按，已無氣息，但見腦漿迸裂，尚是點滴不住，子細瞧着，腦殼已被槍彈擊破，彈子從腦門穿，出飛過一旁，圓溜溜的擺着，趕忙出外探望，那兇手已不知去向，於是飛報黨人，四處邀集，大家見陳慘死，不免動了公憤，一面購棺斂屍，一面鳴捕緝兇，好容易拏住許宿兩犯，由法捕房審訊，許宿語多支吾，毫無實供。嗣經再三鞫問，許供由南京軍官囑託，宿供由北京政府主使，究竟屬南屬北，無從訊實，結果是殺人抵罪，把許宿問成死刑罷了。南統不免疑。

袁世凱聞陳已刺死，除了一個大患，自然欣慰，不意陝西來一急電，乃是將軍陸建章，及鎮守使陳樹藩聯銜，略說是：

秦人反對帝制甚烈，數月以來，討袁討逆各軍，蜂起雲湧，樹藩因欲縮短中原戰禍，減少陝西破壞區域，業於九日以陝西護國軍名義，宣言獨立，一面請求建章改稱都督，與中央脫離關係。建章念總統廿載相知之雅，則斷不敢贊同，念陝西八百萬生命所關，則又不忍反對。現擬各行其是，由樹藩以都督兼民政長名義，擔負全省治安，建章即當遣返都門，束身待罪，以明心跡。

老袁聽到此處，把電稿拋置案上，恨恨道：「樹藩謀逆，建章逃生，都是一班負恩忘義的人物，還要把這等電文，敷衍搪塞，真正令人氣極了。」你自己思想，能不負恩忘義否？嗣是憂憤交迫，漸漸的生起病來。小子且把陝西獨立，交代清楚，再敘那袁皇帝的病症。原來陝西將軍陸建章，本是袁皇帝的心腹，他受命到陝，殘暴凶橫，嘗借清鄉為名，騷擾里閭，見有烟土，非但沒收，還要重罰，自己却私運魯豫，販售得值，統飽私囊。陝人素來嗜烟，探知情弊，無不怨恨。四月初旬，郃陽韓城間，忽有刀客百餘名，呼聚攻城，未克而去。既而黨人王義山，曹士英，郭堅，楊介，焦子靜等，據有朝邑，宜川，白水，富平，同官，宜君，洛川等處，招集土豪，部勒軍法，舉李岐山為司令，監起討袁旗來。陝西大震。

建章聞報，亟飭陝北鎮守使陳樹藩往討。樹藩本陝人，辛亥舉義，他與張鈞獨立關中，響應鄂師。民國成立，受任陝南鎮守使，駐紮漢中。至滇黔事起，陸建章恐他生變，調任陝北，另派賈耀漢代任陝南。樹藩已逆知陸意，移駐榆林，已是快快不悅。此次奉了陸檄，出兵三原，部下多係刀客，遂進說樹藩勸他反正。樹藩因即允許，乃自稱陝西護國軍總司令，倒戈南向進攻西安。

陸建章又派兵兩營，命子承武統帶，迎擊樹藩。甫到富平，樹藩前隊已見到來，兩下交鋒，約互擊了一小時，陝軍紛紛敗退。樹藩驅兵大進，追擊至十餘里，方收兵回營。承武收集敗兵，暫就中途安歇一宵，另遣幹員黃夜回省，乞請援軍。那知時至夜半，營外槍聲四起，嚇得全營股票大衆逃命要緊，還管甚麼陸公子。陸承武從睡夢中驚醒，慌忙起來，見營中已似山倒，你也逃，我也竄，他也只好拚命出來，走了他娘，偏偏事不湊巧，纔出營門，正碰着樹藩部下的胡營長，一聲喝住，那承武的雙腳，好似釘住模樣，眼見得束手受擒，被胡營長麾下的營弁活捉了去。捉住一個隊，大沒甚麼事。

當下索回大營。陳樹藩尚顧念友誼，好意款待，只陸建章聞着消息，驚惶的了不得，老牛舐犢，急遣得力軍官，往陳處乞和，但教家人父子，生命財產，保全無礙，情願把將軍位置，讓與樹藩，且將所有軍械，一概繳出。陳樹藩總算照允，便於五月十五日，帶着陸承武，竟入西安。陸建章出署相迎，一應瞧去，承武依然無恙，樹藩却格外威風，前後左右，統有衛軍護着，比自己出轅巡閱，還要煥赫三分。看官！你想此時的陸建章，已是餘威掃地，不得不裝着笑臉，歡迎樹藩。官否自知悔。樹藩樂得客氣，下馬直前，仍向陸建章行了軍禮。建章慌忙答讓，彼此握手入署。承武亦隨了進去。兩下坐定，樹藩將兵變情形，略述一遍，并言：「胡營長冒犯公子，非常抱歉。」陸建章也婉詞答謝。樹藩復道：「現在軍心已反對中央，將軍不知俯順輿情，改任都督，與南方護國軍聯同一氣，維持治安，樹藩等仍可受教。」建章遲疑半晌，方道：「我已決計讓賢，此處有君等主持，當然不至擾亂了。」始終不肯背負也。樹藩道：「將軍既不願就職，公子儘可任事。」建章道：「兒輩無知，恐也不勝重任呢。」樹藩方提及繳械問題，

由陸建章允行，約於十七日照辦。樹藩退出，到了十七日，樹藩復帶兵至將軍署，先與陸建章議定電稿，拍致北京。小子已錄載上文，毋容贅說。電既發出，然後由建章下令，飭所部軍隊，一齊繳械，歸陳軍接受。繳械已畢，樹藩仍委陞承武爲護國軍總司令，并編自己部屬爲二師，用曹士英爲第一師長，李岐山爲第二師長，自稱陝西都督兼民政長，布告全省，宣言獨立，秦中粗安。

陸建章收拾行裝，共得輜重百餘輛，卽於五月二十日，挈領全眷，退出西安。陳樹藩派兵護送，纔出東門，不意陳軍中有一弁目，瞧着若干輜重，未免垂涎起來，當下自語同儕道：「這等輜重，都是本省的民脂民膏，今被陸將軍捆載了去，他好安享後福，我陝民真苦不勝言哩。」爲這一句話兒，頓時激動全體，大家喧呼道：「何不叫他截留他？是來做將軍，並不是來刮地皮，如何有這許多行李呢？」陸建章雖然聽着，也只好裝聾作啞，由他喧鬧。偏是衛隊數十名，聞言不服，竟與陳軍爭執起來。陸建章喝止不住，但聽陳軍齊呼道：「兄弟們快來！」一語纔畢，大衆一擁而上，把所有輜重百餘輛搶劫一空。還有陸氏的妻妾子女，也被他東牽西扯，任意侮辱。所戴的金珠首飾，統已不翼而飛。陸建章叫苦不迭，就是幾十名衛隊，也自知衆寡不敵，只好袖手旁觀，任他劫掠。小子有詩嘆道：

恃入非無恃出時，臨歧知悔已嫌遲。
小懲大誡由來說，到底貪官不可爲。

欲知陸建章如何啓行，且知下回續敘。

陳其美之被刺，滬上也，全屬袁政府之辣手，與宋漁父、林頌亭諸人，慘遭狙擊，萬衆含悲，同可痛惜者也。陸建章爲袁氏爪牙，加慮秦民得贖，繫至樹藩獨立，彼爲保全身家計，乃願繳械辭官，若輩之目的，唯一金錢而已。金錢到手，餘不足恤，或謂其爲袁效忠，尙非確論。至於退出西安，輜重被劫，妻妾子女，亦受侮辱，眼前報應如此，其速奈何世之見利忘義者，尙沈迷而不知悟乎？揭而出之，爲軍閥戒，亦著吾人之苦心也。

第七十二回 好遷怒陳妻受譴 硬索款周媽生嘔

却說陸建章出城被劫，數年蓄積，一旦成空，又累得妻妾子女，拋頭露面，無端受辱，真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楚。還虧陳樹藩得知此信，忙飭兵官到來，奪還若干輜重，昇他啓行，纔得惘惘登程，挈眷去訖。袁世凱聞陝西獨立，不得不發兵對付，可奈中央已無兵可遣，無餉可籌，所有中交兩銀行已被梁財神任意提用，現款殆盡。五月十二日，且有兩行鈔票，停止兌現的閣令，京中金融，大起恐慌，不但銀幣無着，連銅幣也無從兌換，商民怨聲載道，統歸咎段國務卿，其實都是梁財神的計策，他因兩行紙幣，充塞街衢，倘或羣來兌現，勢必無從應付，所以先發制人，密擬停止兌現的命令，迫段蓋印。段祺瑞明知不便，但上受袁制，下被梁迫，開員又多半梁黨，均附梁議，沒奈何蓋印頒行。當時都下相傳，稱為段內閣的經濟政策。爲梁受譴，假不能不替段鳴冤，但段既出退責任內閣，如何仍用帝制餘孽自詭，伊戚不得辭咎。

自此令發布，袁政府的信用，越覺掃地，一切調遣，多不奉命。老袁沒法，不得不從外面着想，飭倪嗣沖轉調倪毓棻軍，自湘移陝，應五十九回。倪嗣沖覆電遵行。既而山東將軍靳雲鵬，迭致警電，一電說民黨吳大洲等，入據周村，自稱護國軍山東都督，一電說革命黨居正等，入據濰縣，自稱東北軍總司令。若末又有一電，是勸老袁即日退位，免致糜爛等語。老袁憂憤益迫，遂令靳速即來京，而陳魯事，將軍一缺，命張懷芝暫行代理。是時段芝貴已出任奉天將軍，袁復調他入魯，爲嚴勸計。一方面是待交卸，一方面是要啓行，斷非一日兩日可以照辦，而且全國警電，紛達京師，不是痛罵，就是勸退，害得老袁又氣又愁，急成一種尿毒症，每遇小便，非常痛苦，延醫服藥，毫不見效。雖是憂憤成疾，然未始非平時過色所致。

徐世昌繁念朋情，入府探疾，袁與詳述病源，徐即推薦前御醫陳蓮舫，勸袁召治。袁即

如言召陳，至陳入京診視，略言：「臟腑伏毒，已是有年，今適暴發，為禍甚烈，些須藥石，恐難奏功。」袁復乞問良方，陳醫士乃寫了數語，呈袁自閱。看官道是甚麼方法？他說：「現時救急良方，只有每次洩瀉後，須用人口吮嘔，詆去毒液。當未吮嘔時，先用清水麻油嗽口，除去口中熱毒，方可吮含，徐徐詆去毒液，或可稍奏微效。」老袁點首無語。待陳醫退出，即召衆妾入室，令他如法施行。衆妾都有難色，你看我，我看你，大家不發一言。有愛情者，其如此乎？令人一歎。老袁不禁懊惱起來，便道：「你等太沒良心，難道坐視我死麼？」衆妾仍然無語。此時洪周兩姨，何亦反舌無聲？老袁顧着衆妾，較量一番，又開口道：「還是汪姨香兒翠媛三人罷。」何不叫洪周兩姨充役？三妾聽到此語，都快快不悅，奈又不好推辭，只得勉強應命。每遇老袁洩瀉，由三妾輪流吮嘔。其味何如？舌詆稍重，老袁即痛徹肺腑，呻吟不已。有時痛到極處，且亂撻三妾，三妾無從呼冤，只把那陳醫士的姓名，背地呼罵，稍稍洩忿。過了半月，老袁的尿毒症，果然少瘥，三妾私相慶幸，得免汗役。五月二十三日，輪着翠媛值差，自晝至夜，不勞吮嘔。老袁因他逐日辛苦，加意溫存，傍晚即在翠媛室中，閑談一切，且就與翠媛共桌晚餐。

方兩人對酌時，由安女官長送入電報一則，呈與老袁。老袁不聽猶可，聽了一遍，不覺怒發如雷，提起手中杯，向女官長擲了過去。安女士把頭一偏，那杯子豁喇一聲，跌得粉碎。翠媛莫明其妙，急忙起座，至老袁座側來閱電文。那知老袁復隨攜一碗，向翠媛擲來。翠媛趕緊躲閃，已是不及，左額角間，被碗擦過，頓時皮破血流，痛不可耐。安女士時已溜出，傳呼婢媼，趨入數人，一見翠媛受傷，忙取了創傷藥，替他敷上，且乘便就翠媛腰間，扯出白方巾，代為包裹。紮束方就，被老袁瞧着，尚怒向婢僕道：「我尚未死，你等便用了白布，與他纏首，莫非要呪我死麼？」語已，竟起身四覓，得了一個門閃，左敲右擊，把婢僕打得落花流水，方釋手出室。可憐婢僕等無端受扑，多半頭青腫，怨苦連聲。惟轉念老袁平日，待遇下人，尚屬寬仁，此次忽爾反常，好似瘋狂一般，又不由的猜疑起來。反常則死，此即冥氏死徵。於是出室探查，偵得老袁高坐內廳，面含慍色，究不知爲着何事，待過了一小時，忽來了一個命婦，約有

三四十歲，跟隨入廳，跪謁老袁，大家從外遙望，見這命婦非別，乃經于夫人的義女，四川將軍陳宦子二庵的正室。透佈國中人莫明。原來陳宦生平，與正妻不甚和協，所以就職入川，只令二三姬妾隨行，把正妻撇在京中。惟陳妻素性篤實，夙承于夫人寵愛，視同己女，因此時常入宮，聊慰岑寂，或至數日始返。宮中眷屬竟呼他爲大小姐，各無閒言。此次老袁傳召，自然奉命前來，一入內廳，仰見義父尊容，已覺可怕，不禁跪下磕頭。老袁憤憤道：「你知二庵近事否？」上文特書陳宦表字，便爲此語埋根。陳妻答稱未知。老袁厲聲道：「他已與西南各省的亂黨，同一謀逆了！」你飯民間其怪人家叛你。陳妻驚訝失措，支吾答道：「他……他受恩深重，當不至有此事，想係傳聞錯誤的緣故。」老袁不待詞畢，便從袖中取出一紙，擲向地上，並呵叱道：「你尙爲乃夫辯護麼？他有電文在此，你去一瞧！」陳妻拾起電文，兩手微顫，緊緊捧閱，但見上面寫着：

北京國務院統率辦事處鑒：宦以庸愚，治軍巴蜀，茹念今日國事，非內部速弭爭端，則外人必坐收漁人之利，亡國痛史，思之寒心。川省當滇黔兵戰之衝，人民所受痛苦極鉅，瘡痍滿目，村落爲墟，憂時之彥，愛國之英，皆希望項城早日退位，庶大局可得和平解決。宦既念時局之艱難，又悚於人民之呼籲，因於江日即五月三日徑電項城，懇其退位，爲第一次之忠告，原冀其鑒此忱，惻回易視聽，當機立斷，解此糾紛。乃覆電傳來，則以妥籌善後之言，爲因循延宕之地。宦竊不自量，復於文日即十二日爲第二次之忠告，謂退位爲一事，善後爲一事，二者不可併爲一談，請即日宣佈退位，示天下以大信。嗣得覆電，則謂已交由馮華甫在南京會議時提議。是項城所謂退位云者，決非出於誠意，或爲左右羣小所挾持。宦爲川民請命，項城虛與委蛇，是項城先自絕於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與項城告絕。自今日始，四川省與袁氏個人斷絕關係。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義處分川事者，川省皆視爲無效。至於地方秩序，宦有守土之責，謹當爲國家盡力維持。新任大總統選出，即奉土地以聽命，並即解兵柄以歸田。此則區區私志，於私於公，以求無負者也。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謹露布以聞。中華民國五年五月二

十二日四川都督陳宦印。

陳妻閱畢，無詞可答，禁不住流下淚來。婦女們慣作此態。老袁又道：「我改元洪憲時，他未嘗獨立，今我已取消帝制，他却獨立起來，我不曉得他是甚麼用意？難道我的總統位置，他不肯承認嗎？別人與我反對，還屬可恕，你夫的功名富貴，統是我親手拔擢，今竟宣布獨立，太屬負恩，我恨不手刃了他，洩我忿恨。現在他居四川，我不能拘他到京，只有將你爲質，你若自己要命，即應發電至川，令他即日到來，束身歸罪，否則你夫一日不來，你一日不得卸責。」言至此，即叫入女官道：「你把他牽了出去，幽禁別室，休得放走！」女官領命，即將陳妻扶出，引至一間僻室中，令他居住。陳妻無奈，只好央告女官，通報于夫人，從旁解勸。女官倒也應允，遂向于夫人報告。于夫人頗出了一驚，立呼侍婢吩咐道：「你快去傳語陳夫人，只說是我甚望念本擬代爲緩頰，因我與老頭兒不睦，恐難爲力，不如轉求洪姨太太罷。」皇后勢力不及妃子，豈是古今通例。侍婢奉了主命，復去告知陳妻，陳妻復轉託女官，向洪姨求情。洪姨一聞此事，便道：「你放他回去罷了！」女官道：「這……這事恐不便擅行呢！」洪姨道：「有我擔當，怕他甚麼！」畢竟算紅姨太。女官方應聲而出，竟將陳妻釋歸。

翌日，洪姨竟報聞老袁，老袁怒道：「你敢破壞我法令麼？」洪姨却含笑，道：「妾聞罪不及孥，古有明訓，就使陛下晉位爲帝，亦當效法前王，况仍爲民國元首呢？」老袁又怒道：「我已有令，不准你再稱陛下，及萬歲爺等名詞，如何你又犯禁？」洪姨復笑道：「古稱皇帝爲元首，今亦稱總統爲元首，元首可以並稱，陛下亦何不可並呼？」老袁聽了，頗屬有理，便稍稍開顏道：「你可爲善辦了。」無非喜位恭維。洪姨又道：「陳夫人伉儷不睦，人所共知，陳宦獨立，夫人那得與聞？陛下以爲鋼住了他，可以牽制陳宦，妾料陳宦聞妻受罪，方且感激不遑，陛下奈何爲宦殺婦，令宦暗笑？」舌上生蓮我也佩服。老袁不覺點首，只口中尙大罵陳宦，鬧個不休。洪姨復勸慰數語，老袁乃至辦公室，召集段祺瑞等，商議四川事宜。結局是免去陳職，令周駿督理四川軍務，曹錕督辦四川防務，張敬堯辦四川

防務，當即擬定命令，蓋印發出，然後還宮。

一入宮中，忽來了一個老婆子，說是從湖南到來，有要事面陳總統。老袁急忙召見，那老婆子便大模大樣的走了進來，一見老袁，但把雙手捧合，作了檢衽的模樣，一面道了「總統萬福」四字。老袁就詢問道：「湘老可好？」老婆子旋答言：「仰託洪福。」兩語說畢，便呈上一函，由老袁親自展開。小子乘老袁閱書，無詞可述的時候，就把那老婆子的來歷，略敘數言。這位老婆子姓周，乃是湘南名士王闈運的家人，朝侍案，暮薦枕，名義上喚作主僕，實際上不啻夫妻。王闈運表字湘綺，自稱湘綺老人，前時在京，老袁曾令爲國史館長，後來選任參政，亦列入大名。惟他是前清翰林，腦筋中尚懷着清思，有心復辟，凡老袁一切舉動，恰是未曾贊成，嘗戲撰總統府對聯，上聯云：「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下聯云：「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什麼東西！」這是妙句，這聯語膾炙人口。到了帝制發生，他即乞假還鄉，與這位周媽媽，消磨那清閑歲月。後來老袁強姦民意，凡政紳軍商各界，無不有請願書，獨者碩遺老，尚付闕如。老袁想到王闈運身上，意欲借重大名，列表勸進，遂密電湖南將軍湯薌銘，囑他與王闈運說。王案代價洋三十萬圓，方能從命。一字十萬圓，此老也會敲竹槌。湯薌銘以索價太奢，不敢作主，電覆老袁，請示辦法。老袁竟顧如所請，立電湯如數撥給，准就應解公款項下扣除。湯急切不能籌墊，勉強挪湊，只得十餘萬圓，乃與王磋商，先付半數，餘俟項城登極後，一併交清。王允如約，惟索得債券而去。後來帝制取消，王恐是款無着，即向湯處催索。湯謂帝制無成，當然廢約，王不甘割捨，竟遣周媽入京，函致老袁，直接索款。那知這位湯將軍，早已報稱全繳，並未言止給半數。老袁看了王函，不免驚疑，便語周媽道：「是款據湯將軍報告，早已如數交清，奈何來函所稱，還有一半未繳？難道是湯將軍捏詞虛報，還是你家人，與我惡作劇麼？」周媽道：「這又奇了。我家老王，若已如數收清，還要遣老婦來做什麼？倘謂我老王另有別情，何不將已交半數，一併賴去呢？」語有老刺。老袁急易說道：「既如此，待我電詢湯將軍，俟有覆音，再行核奪。我與你主人多年老友，你在此閉避數天，儘屬無妨。」周媽方纔稱謝，老袁

即命女官引導周媽，送至洪姨處住宿，并傳語優禮相待。

周媽一見洪姨，也不暇施禮，便道：「這位好姐姐，彷彿天仙一般，想是幾世修來，纔得住此。」洪姨也笑語相答，周媽又說短論長語，多滑稽，引人解頤，但鄙俗中恰帶着三分風雅，不似那石頭記中的劉老老，一味粗魯，想其受教於湘綺也久矣。因此洪姨與他談話，倒也不覺討厭，且反引他至各處游玩。他到一處，讀一處，說稱新華王氣，比衆不同，惟見了袁氏姬妾，年紀較長的呼作嫂嫂，年紀較輕的呼作姐姐，各姬妾聽他語無倫次，不禁暗笑，但由老袁傳囑優待，自然不敢怠慢，就是遇着于夫人，也以平輩相處，于夫人素來忠厚，周媽媽又悉本天真，兩下相談，頗稱莫逆。自是日間與各人會敘，說也有笑，也有娓娓不倦，又善談歌曲，遺聞軼事，耐人清聽，夜間住在洪姨室中，安安穩穩的過了數日。

巧值老袁至洪姨室內，而目間很是懊喪，洪姨正欲啓問，周媽却先開口道：「湯將軍有否覆音？」老袁沈着臉道：「他已獨立了，我去問他，他簡直沒有答覆。」湖南獨立事，即從老袁口中帶敘。周媽道：「我家老王，當如何裁處？」老袁道：「無論此款是否交齊，就是有一半未繳，我事已完全失敗，你主人何必斤斤計較？」周媽道：「哦！大總統此語，未免欺人了。我家老王，前日列名勸進，不過敦促成事，並非擔保成功。今日帝制不成，大總統就要食言，倘或竟登大寶，我老王能要求例外的權利麼？況日前的請願書，乃是大總統授意，並非我老王干請。大總統言出必行，怎忍反汗？今湯將軍已經獨立，總統更可曉得湯氏的心思，他得做將軍，想總是總統的特恩，還且悍然不顧，昧金事更不必說了。且老婦住在宮中，未悉外間情事，今聞湖南獨立，致起憂疑，我家老王，年越八旬，平時出入，必須老婦扶持，此次特遣老婦來京，本是萬不得已，不料省中竟有變端，他不知急得甚麼相似，還乞大總統即日付款，俾老婦歸道，老人想老王也深感厚情呢。」不憶唐長舌。老袁躊躇多時道：「你既眷念主人，即欲回去，我亦不便強留，惟所索款項，現時尙難報命，容俟他日匯寄。」周媽道：「老婦跋涉長途，來此取款，若徒手空回，如何對付老王？」

這事務求原諒！老袁始終不肯，周媽再三固請。老袁不耐噪聒，忿然作色道：「我不給你主人款項，你將奈何？」周媽道：「不給我款，寧死不去。」老袁道：「你不肯去，我便逐你。」周媽道：「你要逐我，我也弗怕。」老袁道：「我將殺你，你可怕麼？」周媽至此，不能再忍，竟厲聲道：「你要殺我，請你就殺，你與我主人勸進，許給若干金銀，今我主人遣我來索，你不但靳款不付，反欲將我殺死，哼哼！你的手段，也算太辣了。你未做皇帝，就有這般威虐，他日做了皇帝，我湖南人就滅族了。你既有此殺人手段，何不向西南各省，把什麼唐繼堯，什麼蔡鐸等，殺個淨盡，得還你願？今乃欲甘心老婦，把我殺死，豈不是小題大做，欺軟怕硬麼？」說至此，更放聲大哭，且哭且語。自言老王給我入京，使我一副老尸囊葬身異地，真正可憐。老袁面前，只可用此手段對付。

洪姨見他潑辣情狀，恐鬧得不成話兒，只得從旁解勸，婉言排解。老袁含怒出去。一生威福，反不行於老婦。衆姬妾聞聲走視，見周媽箕踞地上，尙是啼哭不止，大家做好做歹的勸了一回，方纔收淚，且語諸姬道：「我在王家多年，曾見你總統的族祖袁甲三，與我老王爲忘形交，老王至袁家飲宴，彼時總統尙是小孩子，嘻嘻跳跳，何等活潑，我老王摩頂笑道：「此兒他日必大貴。」不意今日果做了總統，且欲改做皇帝，衆位嫂嫂姐姐們，試想袁王兩家，何等交情，就是老婦今日受命前來，要向袁總統借若干萬金，他亦應即日照付，何況是欠款不繳哩？」俱有理。衆姬妾也不好與辯，無非說是再待數日，當擬繳清。周媽乃轉悲爲喜，復閱兩三天，仍與洪姨商議，乞他籌畫。洪姨本司老袁家賬，沒奈何支出紙幣數萬元，並給現銀若干，昇作川資，周媽方告別南歸。小子有詩咏此事道：

拚生爭得鉅金回，老婦居然一使才。我爲名流猶歎惜，累名畢竟自貪財。

周媽南歸以後，究竟湖南會否獨立，且俟下回說明。

本回宗旨，在川湘獨立，恰用陳妻周媽兩事，掩映成文，此爲卒敵側擊之法，所以避上文西南各省之重複，而別開生面，令人悅目者也。然陳妻之得釋，由洪姨遺之，周媽之得款，亦由洪姨付之，洪姨太之勢力，至於如此，幸袁氏不得爲帝，且即病死耳。

否則洪姨不爲呂武，亦將爲趙飛燕楊玉環之流，袁氏雖欲不亡，亦不可得也。人第知袁氏之誤，由於六君子十三太保，不知尙有一紅姨太。閱者試前後參觀，乃知哲婦傾城，其爲禍固不亞宵小也已。

第七十三回 論父病互鬪新華宮 託家事做完皇帝夢

却說湖南將軍湯薌銘，與四川將軍陳宦，本皆袁氏心腹，只因雲貴義師直逼境內，不得不變計求安。陳於五月二十二日，宣布獨立，湯猶在却願中。是時零陵鎮守使雲亭，已早與桂軍聯合，在永州宣告獨立，自稱湘南護國軍總司令，且有電致湯，勸他速定大計，毋容瞻徇等語。湯正焦急萬分，適宜慰使熊希齡到省，兩下商議，想出一策，聯名電達中央，要求撤退北軍，免延戰禍。老袁覆電照准，既而又有悔心，仍令北軍駐湘，且調倪毓棻軍回防湘境，另派雷震春赴陝，倪至岳州，湯執前說力爭，倪不得入，乃率兵退去。五月二十四日，湘西鎮守使田應詔，又在鳳凰廳獨立，自稱湘西護國軍總司令。於是湯薌銘爲勢所迫，不得已宣布獨立，勸袁退位。第一電拍致老袁，其詞云：

北京袁前大總統鈞鑒：前接馮上將軍通電，懇請我公敝履尊榮，誠見我公本有爲國犧牲之宣言，信我公之深，愛我公之摯，以有此電。循環三復，怦怦動心。國事棘矣，禍機叢伏，乃如萬箭在弦，觸機即發，非可以武力爭也。武力之勢力，可以與武力相抗，今茲之勢力，乃起於無絲毫武力之人心。軍興以來，僞國中人，直接間接，積極消極，殆無一不爲我公之梗阻。薌銘武人，初不知人心之勢力，乃至於此，即我公亦或未知其勢力之遽至於此。既已至此，靖人心而全末路實別無他術，出乎敝履尊榮之上。我公所謂爲國犧牲者，今猶及爲之，及今不圖，則我公與國家同犧牲耳。議者謂我公方藉善後之說，以爲延宕之計，誠不免妄測高深。顧我公一日不退，即大局一日不安，現狀已不能維持，更無善後之可言。湘省軍心民氣，久已邀昂，至南京會議，迄無結果，和平希望，遙遙

無期，軍民憤慨，無可再抑，茲於二十九日，已徇全湘衆民之請，宣布獨立，與滇黔桂粵浙川陝諸省，取一致之行動，以促我公引退之決心，以速大局之解決。薊銘體我公愛國之計，感知遇之私，捧誠上貢，深望毅然獨斷，即日引退，以奠國家，以永令舉。曾任干冒言盡於斯。湯薊銘叩。

第二電更加憤激，直欲與老袁開戰。其詞云：

自籌安會發生，樞府大僚，日以叛國之行爲，密授意旨，電書雨下，怵誘兼至，傀儡疆吏，奴隸國民，疇實使然。路人共見。薊銘忍尤含垢，皆裂冠衝，以卵石之相懸，每徘徊而太息。天佑中國，義舉西南，正欲提我健兒，共襄大舉，乃以瘠牛全力，壓我湖湘，左掣右牽，有加無已。現已忍無可忍，於本日誓師會衆，與雲貴粵桂浙陝川諸省，取一致之行動。須知公即取消帝制，不能免國法之罪人。薊銘雖有知遇私情，不能忘國家之大義。前經盡情忠告，電請退位息爭，既充耳而不聞，彌拊心而滋痛。大局繫卵，安能長此依違。將士同胞，實已義無反顧。但使有窮途之悔悟，正不爲其豆相煎，如必舉全國而犧牲，惟有以干戈相見。情籌兩迫，嚴陣上言。湯薊銘叩。

看官，你想陳宦湯薊銘兩人受袁之恩，算得深重，至此盡反唇相譏，恩將讎報，那得不氣煞老袁。老袁所染尿管毒，至此復變成尿管毒症，每屆飯後，必腹痛甚劇，起初下濁物如泥，繼即便血，延西醫診視，說他臟腑有毒，噴以藥水，似覺稍寬。越日，病恙復作，腹如刀刺，老袁痛不可耐，連呼西醫誤我，醫醫以腹疾致死，老袁亦以腹疾亡身，其謂無報應也。乃另聘中醫入治，中醫謂是症乃尿管毒蔓延，仍當從治尿管入手。老袁頗以爲然，亟命開方煎服。服了下去，腸中亂鳴，兩欲大解，忙令人扶掖至廁，纔行蹲坐，北方大小便，皆至廁所。忽覺一陣頭暈，支持不住，一個倒栽葱，竟墮入廁中。侍役連忙扶起，已是滿身污穢，臭不可近。各姬妾聞報往視，聞着一大陣臭氣，連掩鼻都不來及，亦裏還敢近前。獨第八妾葉氏，不嫌膻穢，急替他換易衫褲，并用熱水揩洗。老袁撫葉氏臂，吁吁歎息道：「你平時沈默寡言，至今能獨任勞苦，不怕臭穢，我纔知你的心了。」葉氏之心，至此纔知，無怪受人譏嘲，始終未能顯露。葉氏爲之泣下。老袁亦瀝了幾點痛淚。

至扶入寢室後，精神委頓不堪，閉目靜臥，似寐非寐。但覺光緒帝與隆裕太后，立在前，怒容可怖。倏忽間，變作戊戌六君子，又倏忽間，變作宋教仁、陸桂馨、武士英、趙秉鈞等，又倏忽間，變作林述慶、徐寶山、陳其美等。後來有無數鬼魂，面血模糊，統要向他索命的模樣。這是心虛病覺，并非真有鬼。他不覺大叫一聲，嚇得冷汗遍體，及啓目四瞧，並無別人，只有葉氏在旁侍着，並低聲問明痛苦，當即答道：「我不過精神恍惚，此外還沒有甚麼痛楚，但你也很困乏了，如何不去休息。他們如何並不見來？」葉氏道：「姊妹們都來過了，他見陛下安睡，不敢驚動，所以退去。」老袁道：「你何故未退？」葉氏忍着淚道：「天下可無妾，不可無公，妾怎忍退休？」老袁不禁歎道：「可惜我平日待卿，未嘗稍厚，今日自覺愧悔哩！」

言未已，見閔姨進來，自思許多姬妾，惟閔氏資格最老，而且性情渾厚，從不聞他爭論，只自己得了新權，往往忘却舊愛，此時週溯生平，也覺抱歉得很。閔姨却近前婉詢，很是殷勤，反惹起老袁許多悵觸，便與語道：「你隨我多年，好算是患難夫妻，今日我已病劇，恐怕要長別了。」閔姨道：「陛下何出此言？疾病是人生常事，靜養數日，自然復原，何必過慮！」老袁道：「我年已望六，死不爲天，但回憶從前，諸多錯誤，就是待遇卿等，也覺厚薄不均。我死後，卿等幸勿抱怨！」閔姨嗚咽道：「妾到此已二十多年，一衣一食，無不蒙恩，怎敢再生異想，但願陛下逐漸安康，妾仍得託庇帷帟，萬一不幸，妾也不願再生呢！」寫下文自盡伏筆。說到末句，已是涕淚滿頤，語不可辨。老袁此時，益覺悲從中來，痰喘交作。經葉閔兩姨，替他撫胸捶背，方略略舒服，朦朧睡去。

既而諸子陸續入室，請安問疾，見老袁委頓情狀，多半掩面涕泣。閔葉兩氏，恐驚擾老袁，囑諸子退至外寢，靜心待着。諸子退後，克文見乃兄形態，似乎不甚要緊，且面上亦並無淚容，不由的懊惱道：「阿兄！你知父病從何而起？」克文道：「無非寒熱相侵，因有此病。」克又搖首道：「論起病源，兄實禍首。」克定沈着臉道：「我有甚麼壞處？」克文道：「父親熱心帝制，都由阿兄慫恿起來，今日帝制失敗，西南各省紛紛獨立，連日接到電報，都是明譏。」

熱刺，令人難堪，你想阿父年近花甲，怎能受此侮辱？古語有云：「憂勞所以致疾。」况且鬱憤交集，怎能不病？克定道：「我會稟告父親，切勿取消帝制，他不從我，遂致西南革黨，得步進步，前日反對我父爲帝，今日反對我父爲總統，他日恐還要抄我家，覆我族哩。我父自己不明，與我何干！」好推得乾淨。克文冷笑道：「兄不自己引咎，反要埋怨老父，可謂太忍心了。試思我父曾有誓言，決不爲帝，爲了阿兄想做太子，竭力攬撥，遂至我父顧子情深，竟背前誓，弟前日嘗諫阻此事，不敢表示贊同，今日阿父抱病，弟亦何忍非議我父，致背親恩。公義私情，各應顧到，兄奈何甘作忍人哩。」是時克端亦在旁座，他與克定素有芥蒂，亦勃然道：「大哥素無骨肉情，二哥說他什麼？」克端性暴，故口吻如此。克定被二弟譏嘲，頓覺惱羞成怒，便大聲道：「你兩人算是孝子，我恰是個不孝的罪人，你等何不入請父前，殺死了我，將來袁氏門楣，由你等支撐，袁氏家產，也由你等處分，你等纔得快意了。」克文尚未答言，克端已喧嚷道：「皇天有眼，帝制未成，假使我父做了皇帝，大哥做了太子，恐怕我等早已就死。」克定不待說畢，竟惡狠狠的指着道：「你是什麼人，配來講話？」克端也不肯少讓，極端相持，幾乎要動起武來。猛聽得內室有聲，指名呼克定入內。克定聞是父音，方纔趨入，但聽牀內怒罵道：「我尚未死，你兄弟便吵鬧不休，你既害死了我，還要害死兄弟麼？」說着，喘咳不止。克定見這情形，只好伏地認罪。待至老袁喘定，又指斥了數語，並召諸子入室，約略訓責，揮手令退。

嗣是病勢逐日加重，起初還傳諭秘書廳，遇有緊要文件，必呈送親閱，到六月初二三日，病不能興，連文件亦不願寓目。急得袁氏全眷，沒一個不淚眼愁眉，就是向不和愛的于夫人，亦念着老年夫妻的情誼，鎮日裏求神拜佛，虔誠禱告，並願減損自己壽數，假夫天年。雖是迷信，但也是一片至誠，可見老年人趨向是特。各房姨太太，只與諸公子商

量，不是請中醫，就是請西醫，結果是神佛無靈，醫藥無效。老袁不言亦不食，昏昏然如失知覺，酣眠了一兩天。到了六月五日辰刻，忽覺清醒起來，傳命克定，速請徐東海入宮。克定即令侍衛往請，不一刻，東海到來，趨就病榻，老袁

攥住徐手，向他哽咽道：「老友！我將與你永訣了。」徐東海尚強詞慰藉，老袁長嘆道：「人生總有一死，不過我死在今日，太不合時，國事一誤再誤，將來仗老友等維持，我也顧不得許多了。只我自己家事，也當盡託老友，願老友勿辭！」徐答道：「我與元首係總角交，雖屬異姓，不啻同胞，如有見委，敢不效勞。」老袁道：「我死在旦夕，我死後，兒輩知識既淺，閱歷未深，全賴老友指導，或可免辱門楣。」徐又答道：「諸公子多屬大器，如或詢及老朽，自當竭盡愚忱，以報知己。」老袁聞言，命侍從召諸子齊集，乃一律囑咐道：「我將死了，我死後，你等大小事宜，統向徐伯父請訓，然後再行。須知徐伯父與我至交，你等事徐伯父，當如事我一樣，休得違我遺囑！」諸子皆涕泣應命。老袁又顧徐東海道：「老友承你不棄，視死如生，應受兒曹一拜。」徐欲出言推讓，那克定等已遵着父命，長跪徐前。徐急忙挽起克定，并請諸子皆起。老袁道：「一諾千金，一言百繫，想老友古道照人，定不負所託呢！」

言至此，微覺氣喘起來，好一歇不發一聲。徐東海起身欲辭，老袁亟阻住道：「老友且坐，我尚有許多事情，擬託老友，幸勿却去！」徐乃復坐。袁命諸子退出，令傳召各姬妾入室，各姬妾依次畢集。去了一班，又來一班，東海老眼，恐被他看得昏花了。老袁復指語道：「這是我平生好友，我死後，你等有疑難情事，儘可請命老友，酌奪施行。如你等不守範圍，我老友得代爲干涉，諸子中有欺負你等，你等亦可稟白我友，靜待解決，慎勿徒事爭執，惹人笑談！」既託諸子，又託諸妾，念念不忘家風，烏肯努力爲公？只老徐無緣無故，代挑許多擔子，却也晦氣。各姬妾聞了此語，相對痛哭，老袁也不勝哽咽。連老徐也悽切起來。約過一二刻，老袁又命諸妾退出，悄語東海道：「你看他們何如？」徐隨口賈諛道：「統是幽縹負重的福相。」老袁微哂道：「君太過獎了，這十數姬妾中，當有三種區別，洪周二氏最號聰明，然性太陰刻，不足載福；你亦曉得麼？」閔氏黃氏何氏柳氏，隨我多年，當不至有他變，但性質庸柔，免不得受人欺弄，我頗爲他深慮；范氏貴兒及尹氏姊妹，尚不脫小家氣象，幸各有所出，將來或依子終身，不致中途改節，下至阿香翠媛兩人，年紀尚輕，前途難恃，我擬命我婦挈他回籍，加意管束，但我婦是否允負責任，他兩人是否肯就鈐制，這到是一樁大難事，

遺乞老友開導我婦，曲爲保全。」誰叫你早已第六，還要納此少女？徐亦隨口允諾。老袁又道：「我偏觀諸姬中，惟第八妾葉氏，秉性純良，得天獨厚，且子嗣亦多，他日或得享受厚福。」徐即答道：「元首鑒別，當然不謬。」老袁復道：「老友我死後，各姬妾等能相安無事，不必說了，萬一周洪兩妾，生風作浪，凌逼他姬，還乞老友顧念舊情，代爲裁處，似老友的威望，不怕他不懾服呢。」說着，又牽住徐衣，泣語道：「老友我死後，我諸子必將分產，或將釀成絕大的爭劇，我宗族中，沒人能排難解紛，這事非老友不辦。抑強扶弱，全仗大力。」徐囁嚅道：「這：這事恰不便從命。」老袁瞿然道：「老友！你的意思，我也曉得了，我當立一遺囑，先令兒輩與老友面證，將來自不致異言。」語至此，命侍從取過紙筆，由老袁倚枕作書，且寫且歎，且歎且寫，好容易纔算成篇，遞交徐手。徐見上面寫着：

予初致疾，第遺毒耳，想是熟讀三國演義，尚記得劉先生遺囑，故事仿特肖。不圖因此百病叢生，竟爾不起。予死後，爾曹當恪守家風，慎勿貽門楣之玷。對於諸母及諸弟，昆無失德者，尤當敬禮而護惜之。須知母雖分嫡庶，要皆爲子之遺愛，弟昆雖非同胞，要皆爲予之血胤，萬勿顯分軒輊也。夫子辛苦半生，積得財產約百數十萬磅，爾曹將來噉飯之地，尙可勿憂竭蹶，吳使感情淡泔，意見不生，共族而居，同室而處，豈不甚善？第患不能副予之期望耳。萬一他日分產，除汝母與汝當然分受優異之份不計外，其餘約分三種：（一）隨予多年而生有子女者；（二）隨予多年而無子女者；（三）事予未久而有所出及無所出者，當酌量以與之。大率以予財產百之十之八之六依次遞減，至若吾女，其入室者，各給以百之一，未受聘者，各給百之三。若夫僕從婢女，謹愿者留之，狡黠者去之。然無論或去或留，悉提百之一，分別攤派之，亦以侍予之年份久暫，定酬資之多寡爲斷。惟分析時，須以禮貌敦請徐伯父爲中證，而分書一節，亦必經徐伯父審定，始可發生效力。如有敢持異議者，非違徐伯父，即違余也。則汝儕大小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今草此遺訓，並使我諸子知之。

徐捧讀畢，便向老袁道：「甚好甚好。」老袁又召入克定等，令徐宣讀草囑，俾他聽受。於是用函封固，暫置枕

時，俟彌留時，再行交卸。老袁至此，已有倦容，徐亦告退，約於翌晨再會。適段國務卿等，也入內問病，袁已不願多談，由克定代述病狀，袁第點首示意。徐段等遂相偕退去。嗣是老袁紆睡至晚，昏沈不省人事，是夕于夫人以下，統行陪坐，等到夜半時，袁又酥醒轉來，見于夫人在側，乃與語道：「此後家事，賴汝主持，我因汝生平忠厚，恐不能獨取全家，已將大事盡託徐東海了。」復顧眾姬妾道：「你等切須自愛！」再顧諸子道：「我言已具遺囑中，但我身後大殮，不必過豐，惟祭天禮服，不應廢除，死欲速朽，何用此服。治喪以後，亟應帶領全眷，扶柩回籍，葬我涇上，大家和睦度日，不宜再入政界，餘事悉照遺囑履行。」諸子均伏地受命。老袁略飲湯水，復沈沈睡去。既而難聲報曉，又不覺呻吟起來，忽睜目呼道：「快快！」說了兩個「快」字，覺得舌已木強，話不下去。克定聽了，料已垂危，急命左右請徐段入宮。不一時，段已到來，由老袁掙出最簡單的聲音，帶喘帶語道：「可：可照新約法請黃陂代任，你快去擬了遺令來。」段慌忙趨出，徐亦趕到，見老袁臉上大放紅光，睜着眼，噙着口，動了好一回嘴唇，方叫出「老友」兩字，又歇了半晌，纔作拱手模樣，又說了一「重重拜託」四字。徐不覺垂淚道：「元首放心罷！」旋聽老袁復直聲叫道：「楊度楊度，誤我誤我。」兩語說畢，痰已壅上，把嘴巴張噲兩次，撒手去了。時正六月六日巳刻，享壽五十八歲。後來黃克強有一輓聯，郵寄京師，聯語云：

好算得四十餘年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假籌安兩字美名，壹意進行，居然想學袁公路。
僅做了八旬三日屋裏皇帝，傷哉短命，援快活一時諺語，兩相比較，畢竟差勝郭彥威。
老袁已死，全眷悲號，忽有一人大踏步進來，頓足道：「遲了遲了！」究竟此人爲誰，容至下回表明。

閱此回，可爲世之多妻者鑑，并爲世之多子者鑑，且爲世之貪心不足，終歸於盡者鑑。爲人如袁世凱，可爲富貴極矣，而不敢長保其妻孥，至於彌留之際，再三囑託老友，彼於熱心帝制時，豈料有如此下場耶？夫不能治家，焉能治國？只知爲私，安能爲公？袁氏一生心術，於此回總揭之，即可於此回總評之。然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觀其種種悔悟，不可謂非良心之未死，然已無及。

矣。嗚呼袁氏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第七十四回 殉故主留遺絕命書 結同盟抵制新政府

却說新華宮中的人物，正在哀號的時候，突有人入內來探望，自悔來遲。這人非別，便是國務卿段祺瑞。段已擬定遺命，想呈交老袁親閱，不意袁已長逝，因此驚呼。當下遞與徐世昌，請他酌奪。徐即忙取視，見遺令中云：

民國成立，五載於茲，本大總統忝膺國民付託之重，徒以德薄能鮮，心餘力絀，於救國救民之素願，愧未能發。據萬一溯自就任以來，蚤作夜思，殫勤擊畫，雖國基未固，民困未蘇，應革應興，萬端待理，而賴我官吏將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寧，列強邦交，克臻輯洽，撫衷稍慰，懷疚仍多，方期及時引退，得以休養林泉，遂吾初服，不意感疾，溘至彌留，顧念國事至重，寄託必須得人，依約法第二十九條大總統因故去職，或不能視事時，副總統代行其職權，本大總統遵照約法宣告，以副總統黎元洪代行中華民國大總統職權，副總統恭厚仁明，必能弘濟時艱，奠定大局，以補本大總統之闕失，而慰全國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軍警士民，尤當共念國步艱難，維持秩序，力保治安，專以國家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強，則死者為不死。」本大總統猶此志也。此令。

徐已聽罷，便道：「說得圓到，就這樣頒發出去便了。但現在是元首絕續的時候，須趕緊戒嚴，維持大局要緊。一面通知副總統，即日就任，免生他變。」段即答道：「這原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就去照辦罷。」言畢趨出。徐又勸止大衆的哭聲，準備棺殮，於是由袁克定作主，立召袁乃寬入內，命辦理治喪事宜。乃寬唯唯從命，又是一種美差。當下遵了遺囑，用祭天冕服殮屍，生不獲陪委臨朝，死恰得守職而去，老袁也可瞑目。

自于夫人以下，統是哭泣盡哀，閨姨更帶哭

帶訴，願隨老袁同去，旁人總道是一時悲感，不甚注意，待送殮已畢，徐回寓暫息，袁乃寬覓購靈柩，急切辦不到上等材料，嗣向市肆中四處尋找，方得陰沈壽器一具，出了重價，購得回來，誰知前河南將軍張鎮芳，恰進獻了一具好棺材，說是百餘年陳品，不知從何處探來，經克定再四審視，果與乃寬所購的材料，優劣不同，但只死了一人，却備着兩口棺木，似覺預兆不祥，克定心中，很是快快，忽有人入報道：「大姨太太殉節了！」克定等不勝驚訝，克文更昏暈過去，好容易叫醒克文，纔大家趨入閔姨房中，但見閔姨僵臥榻上，玉容不改，氣息無存，枕旁置有一函，由克定取出，匆匆展開，乃是一紙絕命書，其詞云：

于后及諸姊妹公鑒：碧蟬閔姨名，見前。

無狀。當今上升退之日，不能佐理喪務，分后及諸姊妹之勞，竟隨今上

而去，蟬雖死，亦弗能稍贖罪戾。然在蟬自揣，確有不可不死之勢與理。憶今上在日，嬪妃滿前，侍女列後，雖一飲一食，一步一履，悉賴人料量而承應之。今茲鼎湖龍去，碧落黃泉，誰與爲伴，形單影隻，索然寡愴，安得不悽然淚下者乎？蟬年甫及笄，即隨今上，頻年以來，早經失寵，然既邀一日雨露之恩，即當竭終身涓涓之報，無如畢生願望，迄未克償，輒管自矢，蟬縱不能報效於生前者，終當竭忠於死後，茲果酬蟬素志矣。夫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蟬當日讀白香山長恨之歌，未嘗不歎明皇與玉環，其愛情何如是之深且摯，嚙何人斯，既極恩，且又失寵，敢冀非分想哉！不過欲追隨今上於地下者，聊盡侍奉之職務已耳。何況今上上升退，吾后與諸姊妹，詎忍以其龍章鳳姿之體，消受夜臺岑寂之况味，又豈無其人，與蟬有同志而欲接踵而去耶？然今蟬已若祖生先鞭矣，匪惟盡一己之義務，且爲吾諸姊妹之代表，此後凡調護扶持之責任，盡屬之於蟬一人，蟬縱極魯鈍，或不致有負委託也。即有繼蟬而來者，竊恐不落蟬後，此着即蟬勝諸姊妹處也。寄涕書此，罔知所云，尚乞矜而鑒之。克定覽到是書，忍不住一腔悲憤，淚如泉湧，就是干夫人及衆姬妾，也不勝哀憫，比哭老袁時尤加悽慘。克文竟哭暈了好幾次。袁氏諸子，要覓克文墓爲大雅，且相傳係閔姨所出，故特葬焉。時適徐東海復行入內，得悉是耗，料知高麗賊

太，定有特別苦衷，所以一死明志，及詳聞死狀，知是吞金自盡，不禁稱歎道：「好一個賢婦！好一位節婦！」應該讚歎。待與克定、克文相見，又勸慰了好多語。克定悽然道：「我正因有兩具靈柩，恐致不祥，果然復出此變。」徐隨答道：「袁門中有此義婦，令人欽敬，不特令尊泉下有人侍奉，且將來列女傳中，亦應占入一席，豈不是千古光榮嗎？但身後殮葬，亦須格外完備，好在壽具適另有購就，上品選製，足慰烈魂。據老朽想來，怕不是令尊有靈，陰爲調遣麼？」克定道：「怕父有命，敢不敬從。」當將所購壽具，作爲閔媿的靈柩，並用妃嬪禮爲殮，停喪新華宮內偏殿中。自是大典籌備處，改作袁氏治喪所，挂靈守孝，嗚經吹螺，另有一番排場。惟副總統黎元洪，即於六月七日就任，一切禮儀，因在前總統新喪期內，多半從略。黎既就職，迭下數令云：

元洪於本月七日就大總統任，自維德薄，良用兢兢，惟有遵守法律，鞏固共和，造成法治之國，官吏士庶，尚其共體茲意，協力同心，匡所不逮，有厚望焉。此令。

現在時局艱危，本大總統驟膺重任，凡百政務，端資佐理，所有京外文武官吏，應仍舊供職，共濟時艱，勿得稍存諉卸。此令。

民國肇興，由於辛亥之役，前大總統贊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畫，昕夕勤勞，天不假年，遘疾長逝，追懷首績，薄海同悲。本大總統患難周旋，尤深愴痛，所有喪葬典禮，應由國務院轉飭辦理人員，參酌中外典章，詳加擬議，務極優隆，用符國家崇德報功之至意。此令。

這三令聯翩遞下，當由各省將軍巡按使，覆電到京，並表賀忱，就是獨立各省各都督亦一律電賀。陝西都督陳樹藩且即日取消獨立，並請政府優禮袁氏，敬死恤生，這也是令人莫測的情態。小子特錄述如下：

國務院段國務卿各部總長公鑒：魚電奉悉，大總統既已薨逝，陝西獨立，應即宣布取消。樹藩謹舉陝西全境，奉還中央，一切悉聽中央處分。維持秩序，自是樹藩專責，斷不敢稍存諉卸。貽政府西顧之憂。抑樹藩更有

請者，獨立雖得九省，而袁大總統之薨逝，實在未退位以前，依其職位，究屬中華共戴之尊，溯其勤勞，尤為民國不祚之祖。何前保而後恭所有飾終典禮，擬請格外從豐，並議訂優待家屬條件，以慰袁總統不能明言之隱，以表我國民猶有未盡之思。此外關於大局一應善後事宜，懇隨時電示遵行，至深感禱。陝西都督兼民政長陳樹藩叩。

次日，四川都督陳宦，亦取消獨立，有電到京云：

國務院轉呈黎大總統鈞鑒：川省前因退位問題，與項城宣告斷絕關係，現在鈞座既經就職，宦謹遵照獨立時宣言，應即日取消獨立。嗣後川省一切事宜，謹服從中央命令，除通告各省外，伏乞訓示。祇遵。陳宦叩。

還有廣東都督龍濟光，於十三日電達中央，內稱粵東獨立已於六月九日取消，其文云：

北京國務院段相國鈞鑒：我公總秉國鈞，再造共和，旋乾轉坤，重光日月，濟光已於青日，率屬開會慶祝，上下臚驩，軍民一致，即日取消獨立，服從中央命令。惟粵省黨派紛歧，諸多困難，俟部署周妥，再電馳陳。龍濟光叩。

政府連接各電，甚為欣慰，特授陳樹藩為漢武將軍，督理陝西軍務，兼署巡按使，并優獎龍濟光，說他「具有世界眼光，急謀統一，熱誠愛國，深堪嘉慰，該省善後事宜，統由該上將悉心籌畫，妥為辦理」等語。看官聽着這三省獨立，原非本意，不過楚歌四逼，未便久持，沒奈何暫時獨立，此時袁死，黎繼，段氏執政，所以立即取銷討好政府，但也由段氏素有威權，所以得此效果。

只帝制派尚蟠據國都，南方各省，仍處反對地位，一時未能統一。外面如張勳、倪嗣沖等，始終服從袁氏，正擬即日聯合私黨，自請出兵十萬，開赴前敵，適因政局已變，方纔改圖。當由張辦帥深謀遠慮，自思黎段當國，定有一番變革，為自己地位計，不得不預先防患，綢繆未雨，乃即想出一法，把江寧會議的各省代表，截住歸路，邀他暫留徐州，特開會議。這真叫作當道可惜川、鄂、湘、贛、粵等處代表，從別路歸省，無從攔阻，惟直隸李天吉林、黑龍江、河南

山西數省，以及京兆熱河察哈爾等代表，被他遷任，另有徐州鎮守使張文生，徐海道尹李慶璋，安徽軍署參謀長萬繩斌三人，也同在會。六月九日，便在徐州軍署會議，當由張勳主席，朗宣言道：「現在政局新更，黃陂繼任，中央政見，或因或革，未可預知，但世事糾紛，尙無定局，我輩身總帥，不能坐視，所望同心協力，共保治安。南北不可不統一，中央不可不擁護，就是前清皇室，及袁大總統身後一切，均宜請新政府實心優待，不得侮慢。愚見如此，諸君以爲何如？」各代表齊聲贊成。張勳又道：「既承列位贊同，不可不開列大綱，與衆共守。」各代表又共答道：「即求指教。」張勳隨命秘書員草錄十大綱，傳示衆覽。看官，你道是什麼十大綱，請看小子抄寫出來：

(一) 尊重優待前清皇室各條件。念茲在茲，不愧清室忠臣。

(二) 保全袁總統之家屬生命財產，及身後一切榮譽。袁氏小站練兵，張曾爲其部屬，此際顧全袁族，亦不啻爲信義。

(三) 要求政府依據正當手續，速行組織國會，施行完全憲政。名目甚大。

(四) 催促獨立各省，取消獨立，倘若固執成見，仍以武力解決，始終以武力嚇人。

(五) 絕對抵制迭次倡亂一般暴烈分子，參預政權，無非排除異己。

(六) 嚴整兵備，保衛各本省區地方治安。蓋與第四條相同。

(七) 抱持正當宗旨，維持國家秩序，設有用兵之處，軍旅餉項，通力合籌。結黨自固。

(八) 嗣後中央設有弊政，並爲民害者，務當合電力爭，以盡忠告。干涉政治之動機。

(九) 固結團體，遇事籌商，對於國家前途，務取同一態度。補前二條之不足。

(十) 俟國事稍定，聯名電請中央減政，罷除苛細雜捐，以蘇民困。此與第三條所述，同一取悅人心，實非會議本旨。

各代表等本無成見，樂得隨聲附和，共表贊成。張勳大喜道：「諸君統熱心爲國，見諒鄙忱，鄙人當感佩不置。此次回省，應請轉達貴將軍貴都統，互守此約，幸勿背盟！」各代表又嘵嘵連聲，散會後，由張勳盛筵餞行，並分贈

贖儀，默然送別。各代表鼓舞而去。辭酒飽德，自然快意。此次會議，時人稱爲七省同盟，就是直皖晉豫及關東三省，稱作七省所有特別區域，不計在內。張勳因會議告成，樂不可支，亟通電各省，詳述會議情形，及錄示十大綱，要求同意。這便是武人干政的濫觴。從此軍閥風潮，播及全國，稍有變動，即關大局。北京的大總統，好似傀儡一般，不似那袁總統得勢時，一呼百諾，遠近風從了。小子有詩歎道：

武夫當道勢洶洶，一國三公誰適從。
熾說晚唐藩鎮禍，誰知今日又重逢。
是時有一位大員，匍匐奔喪，比張辦帥的情誼，還要加添數倍。看官道是誰人，且至下回再說。

閔斌自甘殉節，雖其中特有別苦衷，不得已而出此策，然烈婦殉夫，古今傳爲美談。袁氏何修而得此妾乎？然閔斌生長高麗，有此烈性，以視吾國人之朝秦暮楚，反覆無常者，殊不可同日語。揭而出之，所以風世也。（絕命書見近刊秘史，未知是否的策。即如上回之袁氏遺囑，亦從秘史中探來，著書人有見必錄，是真是僞，待語確查。）張勳不忘清室，並不忘袁氏，小忠小義，亦覺可風，但觀其擁兵自衛，挾黨聯盟，啓武夫干政之風，壞家國統治之柄，毋乃所謂跋扈將軍耶！國中有是人，欲其安定也難矣。

第七十五回 袁公子扶柩歸故里 李司令集艦抗中央

却說袁氏治喪，已有數日，大小男婦，都在靈前伴着，並不缺少一人。突來了一個麻冕葛衣的大員，奔入靈前，撫棺大恸，連呼帝父不置。大衆統是驚訝，及留神諦視，恰是而熟得很，原來就是奉天將軍段芝貴。久違了。段自奉老哀命，由奉調魯，正擬檣極進兵，大爲君父效力。應七十二回。偏途次得着凶耗，驚得形神沮喪，急忙星夜進京，到了新華宮，即向治喪所索取麻冕葛衣，到靈前悲號一番，幾乎比袁氏諸子，還要哀戚數倍。後來聞及大喪典禮，已由

政府特派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齊敬謹承辦，纔無異言。（我兒的義字上，并可加一學字）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齊三人，本是帝制派中首領，又適充大喪典禮承辦員，自然恭擬典章，務極隆備。先定喪禮條目十三條，次定奠祭事項八條，列表如下：

關於前大總統喪禮議定條目。

- (一) 各官署軍營軍鑾海關下半旗二十七日，出殯日下半旗一日，靈柩駐在所亦下半旗，至出殯日為止。
 - (二) 文武官吏，停止宴會二十七日。
 - (三) 民間輟樂七日，及國民追悼日，各輟樂一日。
 - (四) 文官左臂纏黑紗二十七日。
 - (五) 武官及兵士於左臂及刀柄上，纏黑紗二十七日。
 - (六) 官署公文封面紙面用黑邊寬約五分，亦二十七日。
 - (七) 官署公文書，蓋用黑色印花二十七日。
 - (八) 官報封面，亦用黑邊二十七日。
 - (九) 自殮奠之後一日起，至釋服日止，在京文武各機關，除公祭外，按日輪班前往行禮。京外大員有來京者，即以到日隨本日輪祭機關前往行禮。
 - (十) 各省及特別行政區域，與駐外使館，自接電日起，擇公共處所，由長官率同僚屬設案望祭。凡七日。
 - (十一) 出殯之日，鳴砲一百零八響。官署民間，均輟樂一日。京師學校，均於是日輟課。
 - (十二) 新華公府置黑邊素紙簽名簿二本，一備外交團簽名用，一備中外官紳簽名用。
 - (十三) 軍隊分班，至新華門舉槍致敬。
- 前大總統大喪典禮奠祭事項。

- (一) 每日謁奠禮節，均着大禮服，不佩勳章，左臂纏黑紗，脫帽三鞠躬。
- (二) 祭品用蔬果酒饌，按日於上午十時前陳設。
- (三) 在京文武各機關，及附屬各機關，每日各派四員，由各該長官率領，於上午九時三十分，齊集公府景福門外，十時敬詣靈筵前分班行禮。
- (四) 單內未列各機關，有願加入者，可隨時赴府知照，亦於每日分班行禮。
- (五) 外省來京大員，暨京外員紳謁奠者，可隨時赴府簽名，於每日各機關行禮時，另班行禮。

(六)外賓及蒙藏回王公等謁奠者，即由外交部蒙藏院不拘時日，先期赴府知照，屆時仍由外交部蒙藏院派員接待，導至靈筵前行禮。(七)清室派員弔祭時，應由特派接待員接待。(八)除各機關每日謁奠外，其各機關中如有公祭者，先期一日赴府知照，另班上祭。

典儀既定，新華宮內弔客，日必數起，克定等終日應酬，幾無暇晷。惟洪周二姨，已密議析產，商諸徐公。徐命克定略分現銀，令他自行處置，纔算無事。到了六月二十日左右，克定擬遵照遺囑，扶柩回籍，當由恭辦喪禮處，擇定二十八日啓行，先期發出通告云：

為通告事。本月二十八日，舉行前大總統殯禮，所有執紼及在指定地點恭送人員，業經分別規定辦法，合亟通告，俾便周知。

計開

(甲)赴彰德人員。

(一)大總統特派承祭官一員。

(二)文武各機關長官及上級軍官佐。

(三)文武各機關派員。

(四)其他送殯人員。

(乙)送至中華門內人員。

(一)外交團。

(二)清皇室代表。

(丙)送至車站人員。

(一)國務卿國務員暨其他文武各機關長官。

(二)文武各機關各派簡任以下人員四員。

(丁)在中華門內恭送人員。

文武各機關人員及紳商學各界。(不拘人數，在中華門內，指定地點恭送。)

附服式：凡執紼官員，均服制服，無制服者，准服燕尾服，均用黑領結黑手套。有勳章大綬者，均佩勳章，帶大綬左臂暨刀劍柄，均纏黑紗。其餘各文武及紳商，准用甲種大禮服，及軍常服，或乙種禮服，學生制服均纏黑紗於左臂。

自經此通告後，京內外政界諸公，除餽贈厚賻外，又致送誄詞輓聯，計數日間，竟達千餘件。語中命意，不是誇張功績，就是頌禱將來，還要拍馬恰也無甚可述。惟籌安會中首領楊哲子，獨措詞微妙，言人未言。首聯云：「共和誤民國，民國誤共和，百世而後，再平是獄。」對聯云：「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復斯言。」這兩聯用竟丈貢緞，極品京墨，寫染出來，真足令靈幃生色，冠絕一時。老袁有知，恐要罵他嚼舌。承辦喪禮員等，日夜籌備，凡紙車紙馬，紙船紙亭等類，以及一切儀仗，色色辦到，專待屆期啓靈。至若袁氏家眷，更忙碌不了，所有寶貴物品，緊要箱籠，均收拾停當，編列號次，逐漸登載簿記中，就是一絲一縷，也沒有遺失，紛擾數天，方得藏事。還有一班女官，由袁克定囑咐統行遣歸，女官等亦摒擋行李，俟送柩出宮，纔擬回去。安女士靜生，因蒙死皇帝特寵，及各妃嬪厚愛，免不了依依難捨，一雙俏眼中，淚珠兒已不知流了多少。刻畫盡致，不肯放鬆一人，真是史公書法。

轉眼間已是六月二十八日了，是日早晨，新華宮外，已是人山人海，擁擠不堪。到了辰牌，各項賜從與衛，統已到齊，一隊又一隊，一排又一排，統執着器仗，昇着亭輿，魚貫而行。就中鳳旌鳳鬢，仙轎寶轎，鎗花圈，綵轎香櫺，都是異樣鮮明，特別工緻，差不多與賽會相似。所經諸地，斷絕交通，前後左右，悉有軍隊荷槍擁護，行過了幾萬人。

方見皇子皇孫等，引柩前來，一片麻衣，彌望無際。後面有一極大的靈輿，用了花車裝載，接連又是一柩，就是閱姨棺木，兩旁護從的人物多且如蟻。各外交團及清室代表，并國務卿以下文武各官，都坐着摩托車，在後恭送。最後的便是袁家女眷，及袁氏女戚，與女官婢媼等數百人，有坐汽車的，有坐馬車的，有坐騾車的，多半是淡裝素抹，秀色可餐，這也無庸細表。最注目的，是一個御乾兒，追隨靈柩，泣涕漣漣，而且滿身縞素，與外此送殯人員，異樣不同，提出另敘詞章亦令人注目。旁觀統啓猜疑，問有曉得他的歷史，方說是義重情深，不愧孝子。既到車站，站長已備好專車，將所有錦幃花圈，一齊收集，懸挂車上，然後安奉靈柩，安置車內。一班送殯人員，均鞠躬告退，惟特派承祭官將作賓，及各機關派往奠殯的官吏，與感情較深的袁氏親友，也陸續登車。外如箱籠行李等物，盡行搬上，好容易安排停當，纔吹起汽笛，傳放汽管，准備開車。女官侍從等，至此也下車折回，霎時間輪機轉動，似風掣電馳一般，南赴彰德去了。

袁家事從此收場，再表那承先啓後的黎政府。黎素性長厚，就職時，中外頗慶得人，獨帝制派慄慄危懼，蠢然思動，意欲推倒了他，鞏固自己地位。一時人心浮動，訛言百出，在京官吏紛紛移家天津，虧得段祺瑞竭力鎮定，暫保無恙。至川陝粵取消獨立，中央勢力加厚一層。段氏不為無功。惟西南軍務院撫軍長唐繼堯，電達政府，要求四大條件：（一）係恢復民國元年公布的舊約法；（二）召集民國二年解散的舊國會；（三）懲辦帝制禍首十三人；（四）召集軍事會議，籌商善後問題。副撫軍長岑春煊，又通電中央及各省，略言：「撫軍長所言四事，係南中獨立各省一致的主張，如政府一律照辦，本院當即日撤銷。」云云。唐紹儀梁啟超等，更推闡四議，說得非常痛切，非常緊要。即如河南將軍趙倜，南京將軍馮國璋等，亦先後電京，力請恢復舊約法，召集舊國會。偏偏政府不理，杳無舉動。於是舊議員谷鍾秀孫洪伊等，在上海登報廣告，自行召集會員，除前時附逆外，所有各省議員，限期六月三十日以前，齊集上海，定期開會。約旬日間，議員到滬，已達三百人，這消息傳達北京，段國務卿不便懸宕，乃致電南方各省，

及全國重要各機關云：

黃陂繼任元首得人，半月以來，舉國上下，所斷致辯爭者，約法而已。然就約法而論，多人主張遵行元年約法，政府初無成見，但此項辦法，多願命令宣布，以期迅速，政府則期以為未可。蓋命令變更法律，為各派法理學說所不容，貿然行之，後患不可勝言。是以遲遲審顧，未敢附和也。或謂三年約法，不得以法律論，雖以命令廢之，而無足議，此不可也。三年約法，履行已久，歷經依據，以為行政之準，一語抹煞，則國中一切法令，皆將因而動搖，不惟國際條約關係至重，不容不再三審慎，而內國公債，以及法庭判決，將無不可一翻前案，如之何其可也。或又謂三年約法，出自約法會議，約法會議，出自政治會議，與議人士，皆政府命令所派，與民議不同，故此時以命令復行元年約法，祇為命令變更命令，不得以變更命令論，此又不可也。三年約法，所以不廢人望者，謂其起法之本，根於命令耳。而何以元年約法，獨不嫌以命令復之乎？且三年約法之為世詬病，愈以其創法之始，不合法理，鄰於縱恣自為耳。然尚經幾許諍詎，幾許轉折，然後始議修改，而今茲所望於政府者，奈何欲其毅然一令，以復修改以前之法律乎？此事既一誤於前，今又何可再誤於後，知其不可而欲尤而效之，誠不知其可也。如謂法律不妨以命令廢也，則亦不妨以命令廢矣。今日命令復之，明日命令廢之，將等法律為何物？且甲氏命令復之，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廢之？可施之於約法者，又何不可施之於憲法？如是則元首每有更代，法律隨為轉移，人民將何所遵循乎？或謂國人之於元年約法，願見之誠，幾不終日，故以命令宣布為速。抑知法律爭良否，不爭速速，法而良也，稍遲何害？法不良也，則愈速恐愈無以繫天下之心。天下將蠱起而議其後矣。縱令人切望治，退無後言，猶不能不慮後世爭亂之源，或且舞法為姦，援我以資為先例。是千秋萬世，猶為國史增一汗痕，決非政府所敢出也。總之復行元年約法，政府初無成見，所審度者復行之辦法耳。諸君子有何良策，尚祈無吝教言，俾資

考鏡。祺瑞印。

又致上海國會議員電云：

上海議員諸君鑒：約法問題，議論紛紜，政府未便擅斷，諸君愛國俊彥，法理精邃，必能折衷一是，敢希詳加討論，示以周行，無任企盼。

這兩電發表後，南方各省極端反對，唐紹儀梁啟超覆電辯論，略云：

三年約法，絕對不能視為法律，此次宣言恢復，絕對不能視為變更。今大總統之繼任，及國務院之成立，均根據於元年約法，一法不能兩容，三年約法若為法，則元年約法為非法。然三年約法，非特國人均不認為法，即今大總統及國務院之地位，皆必先不認為法，而始能存在也。

段祺瑞仍然未允，只擬修正約法，參加手續，或仿行約法會議辦法，或參照南京參議院成例，由各省長官派選委員三人，或指選該省國會議員三人，組織修正約法委員會。正在籌議舉行，忽上海海軍宣告獨立，推李鼎新為總司令，傳檄遠近道：

自辛亥舉義，海上將士擁護共和，天下共見。癸丑之役，以民國初基，不堪動搖，遂決定擁護中央。然保守共和之至誠，仍後先一轍，想亦天下所共諒。洎乎帝制發生，滇南首義，籌安黑幕，一朝揭破，天下咸曉然於所謂民意者，皆由偽造，所謂推戴者，皆由勢迫，人心憤激，全國偪擾，南北相持，解決無日，戰禍迫於眉睫，國家瀕於危亡，海上諸將士，僉以丁此奇變，徒博服從美名，當與護國軍軍務院聯絡，一致行動，冀挽危局。正在進行，袁氏已殞，今黎大總統，雖已就職，北京政府，仍根據袁氏擅改之約法，以遺令宣布，又豈能取信天下，壓服人心。其為帝黨從中挾持，不問可知。我大總統陷於孤立，不克自由發表意見，即此可以類推。是則大難未已，後患方殷。今率海軍將士，於六月二十五日，加入護國軍，以擁護今大總統保障共和為目的，非俟恢復元年約法，國會開會，正式內閣成立後，北京海軍部之命令，斷不承受，誓為一勞永逸之圖，勿貽姑息養奸之禍。庶幾海內一家，相接以誠。

相守以法，共循正軌而臻治安矣。特此佈聞，幸賜公鑒！海軍總司令李鼎新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練習艦隊司令曾兆麟叩

這海軍向分三隊，就是第一艦隊，第二艦隊，及練習艦隊。第一艦隊，與練習艦隊，同泊滬濱，所以同時獨立。只第二艦隊，向泊長江各埠，未曾與聞。但第一艦隊勢力最強，軍艦亦最多，一經獨立，惹起全國注目，這一着有分教！海上洪波方作勢，京中大老已驚心。

欲知海軍獨立以後，如何處置，請看官續閱下回。

本回敘袁氏喪禮，將送殯各節，依據官報，擇要撮錄，見得袁氏雖死，氣餒猶生，帝制派之從中主持，不問可知矣。夫袁氏一生之目的，莫過於為帝，而袁氏一生之大誤，亦莫甚於為帝。小言之，則有背盟之咎，大言之，則有畔國之愆，其得保全首領，死正首邱，尚為幸事。乃後起之政府，反盛辨其功績，加厚其飾終典禮，是獎欺也是助畔也。何以為民國訓乎？段雖非帝制派人，要亦未免為瘴味道。袁家約法，猶欲維持，非經西南各省之抗爭，與上海海軍之獨立，則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猶是一袁家天下也。嗚呼袁氏！嗚呼民國！

第七十六回 段芝泉重組閣員 龍濟光久延戰禍

却說海軍第一艦隊，與練習艦隊，同時獨立，這警報傳達中央，段國務卿未免驚心，亟電致南京將軍馮國璋及淞滬護軍使楊善德，令他設法調停，挽回此舉。那知馮楊二人，已接李鼎新等密函，請守中立，兩不相犯。馮本請恢復舊約法，當然與海軍同志楊雖為段氏爪牙，但子身處滬，前後被逼，也只好置身局外，作壁上觀。段盼望回音，並不見答，偏國會議員二百九十九人，恰聯電國務卿道：

元年約法，與三年約法之爭，端在先決二者孰爲法律。如以三年約法爲法律，當然不能以命令廢止。惟查臨時約法，爲民國之所由成，議會總統，皆由茲產出，其效力至尊無上。在國會既成立以後，憲法未制定以前，如欲有所增修，依臨時約法五十五條，及國會組織法十四條之規定，當由國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提議，並經國會議員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可決，而後其所增修者，乃爲合法，乃得有效。三年約法會議，其組織及程序，既與臨時約法五十五條所載不符，則其所增修者，自不得稱之爲法律，實屬違憲之行為。是臨時約法本來存在，原無所謂恢復。今日以命令廢止三年約法，乃使從前違憲之行為，歸於無效，更無所謂以命令變更法律。現在各省尚未統一，調護維持，惟有一致遵守成憲，否則甲以其私制國法，轉瞬乙又以其私制而代甲，循環效尤，人持一法，視成憲爲土苴，國法前途，何堪設想。請公堅持大義，力贊大總統，毅然以明令宣告，不依法律組織之約法會議所議決之中華民國約法及其附屬之大總統選舉法，國民會議立法院組織法，均與民國元年臨時約法國會組織法，並民國二年憲法會議制定之大總統選舉法相違背，當然不生效力。此後凡百庶政，應與國人竭誠遵守真正國法，以固邦基而符民意。根本既決，大局斯安。特此電覆。

段祺瑞接到此電，也有轉意，並非畏懼議員，實仍是畏懼海軍。乃入與黎總統商議，主張恢復約法。黎本反對袁制，只因段氏登臺，挾有權力，一切規畫，不得不歸他取決，所以沈機觀變，未嘗獨斷獨行。既聞段氏有心規復，那有不允之理，便於六月二十九日，連下數令道：

(一)共和國體，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無法。憲法之成，專待國會。我中華民國國會，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後，時越兩載，迄未召復，以致開國五年，憲法未定，大大不立，庶政無由進行，亟應召集國會，速定憲法，以協民志而固國本。憲法未定以前，仍遵用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臨時約法，至憲法成立時爲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總統選舉法，係憲法之一部，應仍有效。此令。

(二) 茲依臨時約法第五十三條續行召集國會，定於本年八月一日起，繼續開會。此令。

(三) 民國三年五月一日以後，所有各項條約，均應繼續有效，其餘法令，除有明令廢止外，一切仍舊。此令。
始終不肯盡廢哀。

(四) 民國議會，業經續行召集，所有關於立法院國民會議各法令，應即撤銷。此令。

(五) 國會業經召集，內務部所屬之辦理選舉事務局，應即改為籌備國會事務局，迅速籌備國會事務。此令。

(六) 參政院應即裁撤。此令。

(七) 平政院所屬之肅政廳，應即裁撤。此令。

(八) 特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此令。

數令迭下，全國人士，歡呼雷動，爭頌黎段兩人的功德，似乎民國共和，從此再造，當再不至似袁皇帝時代，有名無實了。嗟我國民，那有這般幸福？惟段祺瑞受命組閣，再任國務總理，應該將舊有部員，酌量參換，方足一新面目，動人觀聽。換而不換，終屬無益。他想老成碩望，莫如東海，當此新舊交替，遺大投艱的時候，正應向他妥商，免致再誤，當下命駕至徐寓中，投刺求見。徐正為袁氏幫忙，鬧得神疲力乏，臥床靜養，忽聞祺瑞到來，料有要事相商，不便相拒，乃起身入室，迎段入廳。彼此閑談數語，便由段述及組閣事情。徐答道：「芝泉，你也任事多了，此次再出組閣，諒有特別把握，何必問我？」段又說道：「論起今日的資望，莫如我公，若肯出來組閣，祺瑞當面達總統薦賢自代。」徐笑道：「我為袁氏，惹人譏罵，難道尚不夠擲揄麼？今日若再出任事，不是馮婦，就是馮道了。」段復道：「世上的議論，能有幾語公正，如要面面討好，連一事都不能做了。」徐即隨口阻住道：「芝泉，你的好意，我很感佩，但我已決定了心，誓不再做民國官吏。」隱以總統自任。段祺瑞聽到此語，料已不便再勸，乃另提出一班人物，與徐東海密

商起來。段說一姓名，徐答一「好」字，或答稱「也好。」及段說出許世英三字，徐點首道：「儂人是我的舊僚，與你也是莫逆，這人頗靠得住的，或令長內務，或令長交通，想總能勝任呢。」儂人即許世英字，徐之稱許，為公耶？為私耶？段復說了多人，徐也不加評論，但總說一個「好」字，便算通過。至段問及行政要件，徐枯鬚半晌道：「目前的要策，第一件是固結北洋團體，第二件是保守中央威信，第三件是解釋民黨宿嫌，三事並舉，國家或尙能安靜哩。」段拱手道：「辱承指教，敢不如命。」說罷，便告辭而去。到了次日，即由黎總統下令道：

兼署外交總長交通總長曹汝霖，內務總長王揖唐，海軍總長劉冠雄，司法總長兼署農商總長章宗祥，教育總長張國淦，呈請辭職。曹汝霖王揖唐劉冠雄張國淦章宗祥准免本職，此令。

特任唐紹儀為外交總長，許世英為內務總長，陳錦濤為財政總長，程璧光為海軍總長，張耀曾為司法總長，徐洪伊為教育總長，張國淦為農商總長，汪大燮為交通總長，此令。

特任國務總理段祺瑞兼任陸軍總長，此令。

此令下後，段內閣又復成立。總計此九部中，除陸軍一席，向歸段氏占有外，其餘各部人員，分作三派，一民黨，二官僚，三中立派。當時稱為混合內閣。惟唐紹儀孫洪伊張耀曾，尙在南中，未即就職，於是外交由陳錦濤兼署，司法由張國淦兼署，教育由次長吳閻生權代。教育一事，視若虛設，未免舍本逐末。嗣因汪大燮不願入閣，上呈固辭，乃改任許世英為交通總長，孫洪伊為內務總長，范源濂為教育總長。閣員既已湊齊，專俟國會開會，咨請追認，內外都無異言。段復從事外政，改定各省軍民長官名稱，武稱督軍，文稱省長，所有署內組織，及一切職權，暫仍舊制，惟另加任命，特請黎總統任定如下。

奉天督軍張作霖，兼署省長。

直隸省長朱家寶，兼署督軍。

吉林督軍孟恩遠，省長郭宗熙。

黑龍江省長畢桂芳，兼署督軍。

山東督軍張懷芝，省長孫發緒。

河南督軍趙倜，省長田文烈。

山西督軍閻錫山，省長沈銘昌。

江蘇督軍馮國璋，省長齊耀琳。

安徽督軍張勳，省長倪嗣沖。

江西督軍李純，省長戚揚。

福建督軍李厚基，督長胡瑞霖。

浙江督軍呂公望。

湖北督軍王占元，省長范守佑。

湖南督軍陳宥，兼署省長。

陝西督軍陳樹藩，兼署省長。

四川督軍蔡鍔，兼署省長。

廣東督軍陸榮廷，省長朱慶瀾。

廣西督軍陳炳焜，省長羅佩金。

雲南督軍唐繼堯，省長任可澄。

貴州督軍劉顯世，省長戴戡。

甘肅省長張廣建，兼署督軍。

新疆省長楊增新，兼署督軍。

嗣是頒爵條例，文官官秩令，及懲辦國賊條例，附亂自首特赦令，糾彈法，均即廢止。又將政治犯一律釋放。並特赦前川督尹昌衡，俾復自由。所有統率辦事處，軍政執法處，亦盡行撤銷。海內人民，喁喁望治。其時川粵湘魯各省，尙在未靖，又經過一番措置，纔得平安。小子只有一枝秃筆，不能並敘，只好依次敘來。

先是陳宦獨立四川，袁世凱命重慶鎮守使周駿，督理四川軍務，另用王陵基鎮守重慶。周奉命後，尙按兵不動，至袁逝世，他反出兵西上，進逼成都，自稱四川將軍，旋復改稱蜀軍總公令，委任王陵基爲先鋒。王率前隊抵龍泉驛，成都戒嚴。周一面追陳出省，一面截陳歸路，陳不禁大憤，將與決戰。紳商急電政府，請禁周陳衝突，免禍生靈。政府乃任蔡鍔督川，調陳宦督湘，周駿還任。陳周猶相持不下，蔡鍔已自敘州起程先電致二人，勸他息爭。略云：

二君之不惜兵連禍結者，乃爲爭川督一席，抑何所見之小也。竊謂吾儕生於斯世，當以國是爲前提，不應存自私自利之見。某今銜命入川，蓋收拾未了之局，俟部署既定，則自請辭職，或於二君中推轂一人，以承斯乏。不過累公稍候時日耳。用特馳電奉告，即請解甲息兵，如或不然，鏢雖不願效齷齪官僚口吻，以違抗中央命令相責，而擾亂治安之咎，鏢當聲罪致討，務希從速裁奪，鏢秣馬厲兵以待，惟二君鑒之！

陳宦得書，卽日束裝就道，出省自去。周駿心尙未死，竟乘虛入聽成都，自稱都督，且欲撤去四川護國軍招討

右司令兼兵工廠總辦楊維官職。楊本陳宦部下，聞着這個消息，竟舉兵相抗，與周軍戰於城外，楊兵敗潰。統是權利思想，中國共能靖乎？蔡鐸病復發，不便督師，因慮周峻猖獗，乃檄羅佩金劉存厚兩軍，分道進攻。劉軍先至城下，周駿自知不敵，方偕王陵基退出成都。存厚入城，維持秩序，川民乃定。越日，羅佩金亦到。又越數日，蔡鐸亦帶兵到來，成都父老相率歡迎。鐸慰勞有加，力疾視事，川人始共慶更生。仍爲蔡鐸生也。

還有粵東變亂，亦無非爲權利起見。前時龍濟光宣告獨立，本非真心，後來取銷獨立，仍然監視滇桂各軍。滇軍司令李烈鈞，方由肇慶出北江，駐紮韶關，粵軍閉關鎖渡，屢與滇軍齟齬，幾開戰釁。龍濟光相讓自己軍隊，且調兵添防，并就觀音山左右，密伏地雷，壹意挑戰。看官！你想這個李司令，那肯容忍過去？當下派兵前敵，力攻源潭，一場鏖戰，戰敗粵軍。李復聯約桂軍司令莫榮新，自西路攻克三水，彼此會師觀音山，擬與龍王決一最後的勝負。龍乃特授他勳二位，并上將銜，令即來京候用。一面令龍濟光暫署廣東督軍，俟陸榮廷到任，纔得交卸。政府雖假善心，實已顯露形迹。而且還有特別調劑，陳宦未赴湘任以前，着陸榮廷就近往湘，暫署督軍。湯薌銘爲湘人所逐，令即卸任，派往廣東查辦。不能辨別功罪，乃東調西換，一何可笑。這種政策，多是掩耳盜鈴。看官！試想滇桂各軍，如何肯服？袁政府之失權，便因此種權成。於是仍進攻觀音山，相持不懈。粵中士民，日夜不安，到處籲請各願去龍安粵。唐紹儀、梁啟超、溫宗堯、王寵惠等，統隸粵籍，有志保鄉，遂急電政府道：

龍濟光督粵三年，假國權爲修怨，縱兵士爲虎狼，視生命財產如草芥，以刀踞斧鉞爲兒戲。綜計三年之中，其傾人之家，滅人之門，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直無千百千萬之數可言。但聞哀哭詛咒之聲不絕。袁氏既倚爲爪牙，粵民遂無從呼籲。日者義師之起，滇黔桂浙皆以討袁爲唯一之名，惟吾粵民，則以去龍爲切身之事。方民軍之起於四方，計此賊可殲於一鼓，盜亦有道，竟假獨立爲護符，人望太平，又復原心而略迹。然桂軍同一獨立治

亂之勢懸殊，桂則秩序井然，人民康樂，粵則閭里幾盡邱墟，村邑至絕薪米。推求其故，蓋龍濟光知結不解之怨於人民，遂集全省之兵以自衛，乃使州縣患匪，省城患兵，要其督粵三載，惟守觀音一山。此山而外，雖舉廣東全省，化爲灰燼，人民化爲蟲沙，固非該督所惜也。天幸袁殞，人慶昭蘇，粵民茹痛之深，本難復忍須臾，徒以大總統就職之始，不忍遽以一隅爲言。且計該督腥聞於天，必爲大總統燭照所及，因是隱忍，佇待後命，不意該督知難久安於其位，又以取消獨立，取媚中央，一面大捕黨人，復萌故智，近更橫挑戰禍，染血韶州，以該督三年所造孽，卽令從此痛懲前非，人已不共戴天。該督且變本加厲，用敢迫切電陳，務乞將該督立予罷斥，解粵民之倒懸。仁惠既徧於一省，使貪虐者知儆，視聽實動夫萬方。倘蒙賞其知兵，師長之席固衆，若或多其治績，他省不難量移。萬一論其取消獨立之功，則有勳章諸等具在，粵民雖不敢望大總統伐罪以救民，大總統亦何忍驅粵民以示德？昔者所謂國家用人自有權衡一語，本爲專制作威作福之言，已達自我民視民聽之義。況以該督罪蹟昭著，敢請派人徧詢婦孺，除彼所親一二狐鼠之外，但有舉其毫髮微末之功者，則誣罔之刑，某等所不敢避。此實千夫所指，咸以該督爲寇讎，當蒙一綫之仁，早出粵民於水火。大總統以共和爲幟，當不以民意爲嫌，儀等無憑藉可言，敢先以哀詞上請，無任翹企待援之至！

政府接到此電，大費躊躇，不期湖南軍民又拒絕陳官，自舉劉人熙爲督軍，請政府下令特任。那時大總統黎元洪，與國務總理段祺瑞，左右爲難，也只好開起閣議來了。小子有評歎道：

自古佳兵號不祥，干戈在握卽強梁。
東崩西應成常事，從此朝綱漸不綱。
畢竟湘粵兩省，如何處置，且看下回敘明。

恢復舊約法，召集舊國會，並舉袁氏惡制，大略更張，不可謂非段合肥之政績。惟組織閣員，始終不離一調劑性質，民黨屬三之一，中立派居三之一，袁氏舊僚亦居三之一。政見不同，必有傾軋之慮。段氏更事已久，事見不及此而仍組此不倫不類之

內閣耶？夫天下未有不任勞任怨，而可以當大事者。段氏第顧任勞，不敢任怨，故撥舉三派而混合之，示無左袒之意，詎知將來衝突，萬不能免，始甚不慎，後患隨之。此中外政法家言，所以政黨內閣為職志也。他若周陳之爭，龍李之爭，無非視政府之權，乃敢微待以圖逞，迨至亂事粗平，而人民已受禍不淺矣。且曲者未見所謂曲直者亦未見所謂直曲直不明，但憑武力為解決，則後之強有力者，幾何不挾權生變耶？故我嘗為段氏諒，而又不禁為段氏惜。

第七十七回 撤軍院復歸統一 開國會再造共和

却說黎總統與段總理，召集閣員，會議湘粵亂事，各閣員或主張激烈，或主張調停，或主張先湘後粵，或主張先粵後湘，嗣經段總理以粵亂方殷，不如促陸榮廷速赴粵任，解決粵事，湖南督軍一缺，暫從軍民所請，歸劉人熙署理。黎總統也以爲然，議定後，隨即下令，飭陸榮廷即日赴粵，特任劉人熙署湖南督軍，兼湖南省長。原來湖南將軍湯錫銘，當宣告獨立時，曾由乃兄湯化龍，與民黨議立五大條件：（一）民黨承認湯錫銘爲都督；（二）湯先撥軍隊三營或五營，交民黨接收；（三）設民政府管理民政全權，民政長由民黨公推；（四）組織北伐軍總司令，由民黨推任；（五）軍事廳長，由民黨推任。這約由化龍署押，轉告錫銘接洽，錫銘並無異言。至袁氏死，錫銘即日背約，取消獨立，絕不關照民黨。民黨如歐陽振聲、趙恆惕、唐蟒、覃振等，本是署約中人，當然動了公憤，奮起逐湯，竄往岳州，由湖南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曾繼梧代理都督，維持地方秩序。嗣聞政府令陳宦督湘，軍民仍然不服，政府又命陸榮廷暫代陸，此時雖到衡州，終因事涉嫌疑，不肯赴任，並且自衡返桂，湖南軍民，乃自推選劉人熙，請政府任命政府，勉強照允，自稱留後者，即許爲留後，湘事不無相礙。湘禍少紓，後來改任譚延闓爲督軍，到也相安無事，惟陸榮廷返駐桂林，因聞帝制派向蟠踞京中，煽惑政府，袒龍抑李，一時不便赴粵，只好託詞告病，逐日延挨。此公大約喜病，就是

岑春煊唐繼堯等，亦爲禍首未懲。時有遠言，政府不得已，命譚罪魁，特下申令道：

自變更國體之議起，全國擾攘，幾陷淪亡，始禍諸人，實尸其咎。楊度孫毓筠顧鱉梁士詒夏壽田朱啓鈴周自齊薛大可，均著掣交法庭，詳確訊鞫，嚴行懲辦，爲後世戒。其餘一概寬免。此令。

看官！你想帝制派中的要人，差不多有幾十個，當時遠近聞名，係六君子十三太保，就是西南各省的要求，也請戮楊度段芝貴等十三人，以謝天下，乃政府命令，只有八名，如袁乃寬段芝貴等，均不在列，顯見得政府用心，不過敷衍了事，並且逮捕令下，罪犯均已出京，一個兒都沒有掣着，轉眼間便成懸案，又轉眼間且彼此無罪，仍好出頭，這是中國近來的弊政，怪不得人心思亂，至今未了呢。慨乎言之，但西南各省諸首領，已是得休便休，不願堅持到底，乃決議撤銷軍務院，由撫軍長唐繼堯，副長岑春煊，政務委員長梁啟超，及撫軍劉顯世陸榮廷陳炳焜呂公望蔡鈞李烈鈞戴戡劉存厚羅佩金李鼎新等，一併聯名，布告全國。其詞云：

帝制禍興，滇黔首義，公理所趨，輿情一致，桂粵浙秦湘蜀，相繼仗義，其時因戰禍遷延，未知所屆，獨立各省，前敵各軍，不可無統一機關，爰暫設軍務院，爲對內對外之合議團體，其組織條例第十條規定，本院俟國務院依法成立時撤銷。今約法國會，次第恢復，大總統依法繼任，與獨立各省最初之宣言，適相符合。雖國務院之任命，尙未經國會同意，然當國會閉會時，元首先任命以俟追認，實爲約法所不禁。本軍務院爲力求統一，見謹於本日宣告撤廢，其撫軍及政務委員長外交專使軍事代表，均一併解除。國家一切政務，靜聽元首政府與國會主持。爲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軍務院既宣告撤銷，復將布告原文，電達北京。黎總統與段總理，自然欣慰，當由黎總統即日覆電云：

承電示撤銷軍院愛國之忱，昭然若揭。溯自帝制議興，波詭雲譎，輸貨造意，緣法飾非，舉國皆瘡，莫前發難。滇黔首義，薄海從風，合議機關，應時成立，披雲見日，再繙共和，則是軍院諸公，大有造於民國也。項城長逝，責在

羸弱，猥承諸公擁護之殷，提撕之切，約法國會，獲慰初心。雖幸免乎愆尤，猶自慙其滯滯，諸公乃主持正論，踐履前盟，舉重光之日月，還我國民，挈百戰之山河，歸諸政府。從此民有常軌，國無曲師，齟齬不興，鄰氛自戢，則是軍院諸公，尤大有造於後世也。共和國家，匹夫有責，同舟共濟，端賴羣材。元洪憂患餘生，久夷權位，布衣歸老，於願已償，祇以約法所推，責任攸寄，思與諸公左提右挈，宏濟艱難，推誠以結邦交，虛己以從輿論，一日在位，萬民具瞻，方今財政拮据，吏治靡靡，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補救之難，百倍曩時，尚望不我遐棄，相與有成，毋以收拾軍隊，爲天職已完，毋以召集國會爲人心已定，毋以恢復約法爲遂濟法治，毋以懲辦禍首爲永絕官邪，率此臨事而懼之心，或收通力合作之效，此則元洪早作夜思，願與諸公共勉者也。軍務院既已撤銷，一切善後事宜，仍希隨時電告，共籌結束，其有奇材懋績，爲國賢勞者，並希臚舉事實，藉備延攬。元洪印。

這覆電中的大意，是從實際上着筆，並非正式公文。至七月二十一日，始頒正式命令道：

據唐繼堯、岑春煊、梁啟超、劉顯世、陸榮廷、陳炳焜、呂公望、蔡鍔、李烈鈞、戴戡、李鼎新、羅佩金、劉存厚等，寒日電稱：軍務院已於七月十四日宣告撤廢，其撫軍及政務委員長外交專使軍事代表均一併解除。國家一切政務，靜聽元首政府國會主持各等語。慨自改革以來，迭經變故，矩矱不立，喪亂弘多，法紀凌夷，民生塗炭，本大總統繼任於危疑震撼之際，遵行元年約法，召集國會，組織責任政府，力崇民意，勉任艱虞。該督軍等顧念時危，力闢大義，撤銷軍務院及撫軍等職，納政務於一軌，躋國勢於大同，義聞仁聲，儼如日月，千秋萬世，爲國之光。惟念大局雖寧，股憂未艾，宜如何栽培元氣，收拾人心，永絕亂源，導成法治，補苴罅漏，經緯萬端，來日之難，倍於往昔。所期內外任官，各深兢惕，同心協力，或致祥和，以成未竟之功，益鞏無疆之業。本大總統有厚望焉。此令。

自是南北統一，北京政府，算有代表全國的資格了。惟粵東方面，龍李交爭，尙且未息，各督軍多承政府意旨，歸咎李烈鈞、隱袒龍濟光、張勳、倪嗣沖，專電通告，尤斥李烈鈞違令橫行，請加聲討。無非黨同伐異。政府乃一再電桂

僱陸赴粵，陸至此亦不能再延，乃約同省長朱慶瀾，相偕赴任，電告政府，指日啓行。於是黎總統又下令道：

迭據各方報告，廣東紛擾，禍尤未已，生靈塗炭，外人復有煩言。長此遷延，靡知所屆。龍濟光未交卸以前，責在守土，自應約束將士，保衛治安。李烈鈞統率士卒，責有攸歸，著即嚴勒所部，即日停兵。該省督軍陸榮廷，省長朱慶瀾，現已星夜赴任，龍濟光應將各軍事宜，妥速預備交代。此後如再有抗令開釁情事，定當嚴行聲討，以肅國紀。此令。

令下後，復派薩鎮冰爲粵閩巡閱使，令他選調兵艦，駛赴粵海，查辦一切，並駐泊沙面等處，保護僑商。其實震懾龍李，隱示中央威力，教他知難而退。那知龍濟光尚不肯離粵，鎮日裏守住觀音山與李血戰。陸榮廷到了肇慶，聞着消息，又復稱病逗留，只遣朱慶瀾到粵。朱亦頗有戒心，待至薩鎮冰已到沙面，方啓行至粵，先與薩會敘一番，然後攜手入城。龍濟光不便抗拒，只好迎入，將民政一部份劃歸李慶瀾接管，一面索請鉅款，但說是解散軍隊，必須先撥恩餉，方好辦理。好容易籌了一宗款子，交給了他，方纔把督軍印信付與朱慶瀾，自己帶了若干親兵，向瓊崖而去。何堵物到手，機肯動身，這是現今軍閥第一條諺訣。李烈鈞聞龍已離粵，也即退兵，惟陸尚未肯到省，由朱慶瀾飭人賚送印信，纔行接收，粵事也就此作一結束。

小子於川粵湘三省，已經敘畢，就乘便敘入山東省了。山東民軍，分作兩黨，吳大洲自稱護國軍，居正稱東北軍總司令，七十二回中曾已提及，但兩軍勢力均屬有限，不過佔據了幾縣城，與川湘粵情形不同。自張懷芝奉袁氏命，署理山東將軍，本思效忠袁氏，把民軍逐出境外，可巧袁死黎繼，由政府電令停戰，雙方靜候解決。吳大洲居正兩人，乃按兵守候。偏張懷芝乘他不備，襲奪民軍所據的長山安邱臨朐等縣，民軍大憤，一面質問政府，一面招集黨人，將與張懷芝死戰。吳大洲部下約七八千人，居正部下約一萬四五百人，并運到飛機兩架，聲勢甚盛。張懷芝料不能平，始派員與他議和，各不相犯。延至八月中旬，由國務院派出陸軍中將曲同豐，馳往山東，會同張懷

芝等辦理軍事善後事宜。曲同豐與民軍商議，改編軍制，歸隸中央，辦理粗有眉目，即回京覆命去了。是時留滬各議員，已齊集京師，重開國會。八月一日，舉行國會第二次常會開會禮。先期二日，由兩院通告並訂定禮節如下：

(一) 八月一日午前九時，參眾兩院議員，各服禮服，齊集衆議院。

(二) 午前十時，兩院議員，入禮場就席。

(三) 贊禮員引大總統及國務員入禮場就席奏樂。

(四) 主席宣告開會，並致開會詞。

(五) 大總統暨國務員致頌詞。

(六) 贊禮員報告向國旗行三鞠躬禮，在場者咸行禮如儀。

(七) 主席宣告開會式禮成詞。

(八) 主席宣告大總統宣誓。

(九) 大總統宣示奏樂。

(十) 主席宣告退席。

(十一) 攝影散會。

是日，參議院議員，共到一百三十八人，衆議院議員，共到三百十八人。參議院中，仍由王家襄、王正廷爲正副議長，衆議院中，仍由湯化龍、陳國祥爲正副議長。臨時公推王家襄爲主席。黎總統及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財政總長兼外交總長陳錦濤，交通總長兼內務總長許世英，教育總長范源濂，農商總長張國淦，海軍總長程璧光，同時蒞會。黎總統依照民國二年公布之大總統選舉法第四條，鄭重宣誓誓云：

余以至誠遵守憲法，執行大總統之職務。

誓畢，全體歡呼，連稱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國會萬歲，中華民國大總統萬歲。賭羣情之雀躍，復旦重光，瞻勝令之覺旂，共和無恙。觀者如堵，望慰雲霓。國是再安，心傾中外。燕雲之氣象又新，鯨海之波濤不沸。是謂國會開幕的第二次，就是民國再造的第一日。極力表揚，摩厲厚望。午後同拍一影，然後散會。政府即改定公文程式，並停止親見大總統禮，另訂親見禮八條，由國務院呈准施行。所有謁見禮列左：

(一) 特任簡任各職之晉見大總統，均用謁見禮。

(二) 謁見員詣大總統府時，須先向承宣司遞職名柬，柬用大名片，居中直行寫職銜及姓名，背面並寫姓名履歷，由承宣官入啓，俟大總統臨延見室，再行導入。

(三) 謁見員入延見室，應向大總統行一鞠躬禮。總統延坐詢答畢，謁見員興辭，行一鞠躬禮退出。

(四) 謁見均用常私服，但初次晉見者，須著燕尾服，曾得勳章者，并佩帶勳章。

(五) 大總統傳見，及因公請見，或介紹請見者，均用謁見禮。

(六) 薦任職以下，除大總統傳見者外，均無庸謁見。

(七) 滿王公世爵，及蒙回藏汗王公等之晉見者，均用謁見禮。

(八) 凡謁見員預請示期，或臨時請期，經大總統定期或改期，或派代見，或免謁見，承宣司均應隨時通知謁見員。

至若公文程式，亦從簡單，分作十三項類別，一是大總統令，二是國務院令，三是各部院令，四是任命狀，五是委任令，六是訓令，七是指令，八是布告，九是咨，十是咨呈，十一是呈，十二是公函，十三是批。大致仿民國元年定例，與袁氏後改的程式繁簡不同，無非是懲戒帝制，規復共和的用意。就是參議院中，亦照舊約法辦理，於八月十四日開議各案，黎總統便提出國務總理，咨請同意，兩院接到來咨，免不得有一番手續了。正是：

元首有心籌總軸，議員依樣畫葫蘆。

欲知兩院是否同意，請至下回看明。

軍務院撤銷，南北始歸統一，兩院重行開會，民國乃見中興。當時海內人士，喁喁望治，交頌黎段功德。黎以長厚稱，段以勤練著，未始非足與有爲者。但帝制派之罪魁，不聞捕殺，龍李兩人之互閱，未別是非，中央之目的在苟安，外省之目的在自固，蓋猶是過渡時代，非政治時代也。如病癘然，不夫其釀毒之源，俱因塞其流毒之口，將來必有潰決之一日。識者於黎段當國，再造共和之日，蓋已料其有初鮮終矣。

第七十八回 舉副座馮華甫當選 返上海黃克強病終

却說兩院議員，因接黎總統咨文，商及國務總理問題，當照例投票取決。衆議院議員已到四百十四人，投票檢視，得四百另七票同意，當然通過。復交參議院解決，亦得大多數贊成。於是總揆一席，仍屬段祺瑞接任。所有閣員，除農商總長張國淦，調任黑龍江省長，改由谷鍾秀繼任外，餘均照前列單，咨請兩院追認。兩院也多數通過。內閣一律就緒。孫洪伊、張耀曾先後蒞京供職，惟唐紹儀一再告辭，始終不至，暫歸財政總長陳錦濤兼理。直至十一月中旬，方特任伍廷芳爲外交總長。外省長官，只直隸添一曹錕爲督軍，朱家寶專任省長，這且慢表。

且說民國再造，中外臚款，轉瞬間已近雙十節，應按照民國元二三年舊例，舉行國慶典禮。民國四年，袁氏曾停止國慶典禮，故本屆舉行，特別恭敬。黎總統係軍閥出身，注重武事，先期數日，特諭參謀陸軍兩部，在南苑舉行閱兵式，其餘一切事件，歸各部籌議云云。各部乃按照元年公布國慶日大典，除大閱外，如放假休息，懸旗結綵，追祭前功，停刑，卹貧，宴會等項，均各照辦。屆期一律舉行，概仿元年故事，毋庸細述。惟賞功一節，係隨時論事，按照目前有功人物，

分級酬庸。黎總統以翹造民國，應推孫黃爲首功，特授孫文大勳位，黃興勳一位，蔡鍔、唐繼堯、陸榮廷、梁啟超、岑春煊，再造民國，各授勳一位，蔣昌、曹錕、劉顯世、王占元、呂公望、柏文蔚、吳俊陞、張敬堯、胡漢民，各授勳二位。新舊軍容，似嫌夾雜。

羅佩金、戴戡、朱慶瀾、張懷芝、朱家寶，任可澄、陳炳焜、陳樹藩、李根源、李長泰、周文炳、鈕永建、陳炯明，各授勳三位，朱家寶第一稱位，受此勳位時，曾知愧否？李厚基、孟恩遠、畢桂芳、張廣建、王廷楨、劉存厚、熊克武，各授勳四位，段祺瑞

王士珍、馮國璋，各給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唐紹儀、馬安良、曹錕、朱家寶、張作霖、閻錫山、陸榮廷、唐繼堯、楊增新、姜桂題、蔣雁行，各授一等大綬嘉禾章，田文烈、齊耀琳、李純、戚揚，各給二等寶光嘉禾章，蔡鍔、郭宗熙、李根源、羅佩金，任可澄、程克均，各給二等大綬嘉禾章，趙倜、倪嗣沖、劉顯世，各給二等嘉禾章，戴戡、沈銘昌、胡瑞霖、田中玉、潘矩楹、汪步端，各給三等嘉禾章，還有陳錦濤等一班閣員，或給二等寶光嘉禾章，或給二等大綬嘉禾章，或給二等嘉禾章，獨張勳得給二等大綬寶光章。此外如薩鎮冰、徐樹錚、湯化龍、莊蘊寬、董康、周樹模、賈桑諾爾布、孫寶琦、江朝宗等，均給二等嘉禾章，譚延闓等給三等寶光嘉禾章。又頒賞各等文虎章，人數衆多，述不勝述。另有兩令，係撫卹死難諸人，其文云：

自民國肇興以來，忠難相乘，義烈之士，蹈死不悔，糜軀斷脰，前仆後繼，再造玄黃，力回陽九。茲值國慶，宜慰忠魂，著陸軍部查明五年以來死難將士各職名，及其後裔，各議所以撫卹之。此令。

前中國銀行總裁湯敏等，奔走國事，慘遭海陸之變，著陸軍部查明該次會議與難諸人，從優議卹。此令。

清室代表卅續載濤及各國駐京公使，均至總統府祝賀。黎總統各贈給勳章，且授世續勳一位，大家歡聲道謝，無不愜意。自黎總統就任以來，好算這一次是普天同慶，最稱熱鬧了。如此數語，見得極盛難繼。嗣是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相輔而行，不但國會開議，把重要議案，磋磨了好幾次，就是各直省長官，亦奉政府命令，於十月一日召集省議會議員，開議各省事宜，內外舉，規模備具。惟副總統一席，尙未選定，應該早日補選。當經兩議院提及，藉符

法制。小子曾就兩議院議事日程，凡關係選舉副總統案，彙錄如下：

十月十二日，參議院議事日程。

提議選舉副總統案。（議員藍公武提出。）

提議請咨衆議院定日期選舉副總統案。（議員宋淵源提出。）

提議定期組織選舉會選舉副總統案。（議員劉光旭提出。）

同日衆議院議事日程：

請依法速行補選副總統案。（議員陳純修等提出。）

請議定日期，咨行參議院選舉副總統案。（議員覃壽公等提出。）

請速組織總統選舉會補選副總統案。（議員仇玉璣等提出。）

請兩院會合組織總統選舉會補選副總統案。（議員米觀玄等提出。）

議員呼聲愈高，副總統產出乃速，當時全國人士私下推測，得合副總統資格，不過寥寥數人。若論起老資格來，要算是段祺瑞馮國璋，至講到新資格上，要算是岑春煊唐繼堯。但岑唐雖有再造民國的功勞，究不敵段馮兩人的勢力，因此一般輿論，已料得副座當選，非段即馮了。待至十月二十四日，兩院乃聯合開會，續商選舉副總統日期，擇定在十月三十日，當下組織總統選舉會議，決左列各條：

(一) 以憲法會議議場，爲總統選舉會會場。

(二) 總統選舉會，以憲法會議議長爲主席，以憲法會議副議長爲副主席。

(三) 兩院各抽籤八人，爲開票檢票發票員。

(四) 開票時准人參觀，參觀人適用旁聽規則。

(五)另設寫票所，唱名寫票。

原來民國憲法，未曾議定，此次重開國會，議員視此為重要事件，因即組織憲法會議，逐日籌商。適副總統問題發生，乃即就憲法會議中，作為選舉場。屆期投票，兩院會合，共到七百二十四人。及票已投畢，開鏡檢視，馮國璋得五百二十票，最居多數，當即選馮為副總統。由選舉會咨照黎總統，算作決定。黎總統電達馮國璋，並仍令兼江蘇督軍。國璋當即就職，直任不辭。望之久了，如何肯辭？於是內自總理，外自督軍，統傳電道賀。小子會聞馮受任後，電覆段總理道：

段總理鑒：卅電奉悉。國璋自維能力，保障一隅，收效已僅，若重其負荷，勝任亦未易言。謬承兩院公推，竟以此職見屬，邦基再造，國步方平，責望者懷有加無已之心，受寵者切名實難副之懼。所幸密勿經緯，寄之我公，大總統方與其成，國務員相助為理，國璋非材備位，亦得勉竭庸愚，彼此助共濟之邁征，內外本一心相維繫。寰區底定，會有其時，區區所引為榮譽者，固在彼不在此也。遠辱賜賀，悚愧交併，復負懼忱，尚希垂察。國璋印。

看官聽着，馮段兩人都是北洋派的領袖，自從李鴻章總督直隸，創立北洋武備學堂，儲養人材，備作將弁，馮段統是北洋武備學生，段且游學德國，很有學識，至袁世凱練兵小站，多用北洋武備學生為軍官，段與馮均得充選，兩人本是同學，當然沆瀣相投，自是左提右挈，依次積功，相繼擢為統領，馮生長河間，應屬直派，段生長合肥，應屬皖派，只因同學北洋，遂渾稱為北洋派。北方人士呼段為虎，擬馮為狗，無非以學識上的關係，隱示區別。民國成立，兩人行事，迭見上文，段常在內，馮常在外，感情還算融洽。至袁氏去世，黎氏繼任，定策首功，當推段氏，段亦未免以此自詡，日空一切，且因自己職居總揆，對於副總統一席，亦不甚介意，獨馮氏聯絡長江各省，自稱勢力，且與民黨亦晉接周旋，未嘗失好，那民國第二次的副總統，遂由馮氏運動成熟，安然到手，段似反退居人後了。插入此段，為後文馮段相見伏筆。

賀電未終，悲電又起，勳一位陸軍上將黃興，竟於十月三十一日，病歿滬上。當黎黃陂就任時，首先招請孫黃諸人出爲佐理，黃已於五月上旬，由美利堅東渡，返至上海，曾在虹口東洋旅館召集同志，秘密會議，誓死不再認袁爲總統，願恢復民國約法，請黎副總統繼任，重行組織人才內閣。未幾，袁即病死，黎電相邀，黃不欲遽入，仍寓滬待時。到了國慶紀念日，擬與同志會集味蕪園，其中慶祝，早起散步，忽覺耳鳴目眩，支持不住，口鼻中忽噴出熱血，竟致暈仆。長子一歐方侍側，亟忙掖起，立延德醫調治，醫生用藥劑灌入，纔得救醒。味蕪園遂不果行。午後，得京師來電，授他勳一位，他却喟然道：「我奔走革命二十年，也是爲國服務，算不得甚麼大功，今黎總統畀我勳位，難道就此實受麼？」乃就病榻間，口授一歐屬稿，拍電政府，婉詞却謝。嗣復得中央電覆，請勿固辭。越數日，病似漸瘳，又越數日，病復叢起，肝部膨脹，夜不能眠，旋覺皮膚上發現一種黃色，醫士謂膽汁流入血管，頗爲難醫。俄而失血不止，至三十日，病勢愈劇。適孫文唐紹儀均來探視，他已自知不起，便語兩人道：「我與二公交好多年，此番恐要長別了。但不知我死以後，民國前途，究竟如何？看來政海暗潮，迭起未已，距太平日子，尙遠得多哩。二公才望，本出我上，還望極力維持，補我遺憾，我死亦瞑目了。」死不忘國，好算有心人。孫唐兩人，含淚應諾，更勸慰了數語，隨即告別。越日辰刻，又咯血，無算復招醫士投服藥水，終不見效。迭延數醫，謂已無可療治。一歐不覺大慟。徐開榻上有聲道：「人生總有一死，你也不必過哀，且留此一腔熱淚，爲同胞哭，纔算克強有子了。」言已，喘息不止。延至午後四時，竟爾逝世，享年四十三歲。克強尙有老母，與妻室及二三四諸子，寓居日本長崎，當由一歐電召歸國，一面電計中央政府，及各省軍民兩長。黎總統卽日下令道：

勳一位陸軍上將黃興，締造共和，首興義旅，數冒艱險，卒底於成，功在國家，薄海同矚。乃以積勞遺疾，溘至不起，本大總統思難與共，夙資匡輔，驟聞溘逝，震悼尤深。著派王芝祥前往致祭，特給治喪費二萬圓，所有喪殯事宜，由江蘇省長齊耀琳就近妥爲照料，並交國務院從優議卹，以示篤念殊勳之至意。此令。

是令下後，江蘇省長齊耀琳，即派員赴滬，襄理喪儀。遠近弔客，不下數千人。到了十一月十日，中央特派員王芝祥，已銜命南來，至黃宅致祭。翌晨，設奠靈前，獻爵禮畢，由司禮官代讀祭文。其詞云：

維中華民國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大總統黎元洪，特遣王芝祥致祭於克強。上將之靈前曰：嗚呼！王綱解紐，海水橫飛，國威不振，民命安歸？天挺人豪，乘時而起，奮戈一麾，天日為靡。當其憤激，嚼齒皆空；雲翻陣黑，血染波紅。積二千年，專制餘毒，一旦廓清，還歸敦樸。江漢收功，金陵坐鎮，文雅彬彬，施於有政。天不悔禍，國境再騷。四方豪傑，跂望旌旄。今者失寧，萬邦咸喜，不有元勳，孰臻上理？方期舉國，酬報豐功，云何疾疫，遽殞英雄。八表震驚，空巷走哭，矧在藐躬，夙同茵轂。撫今追昔，悲感百端。臨風賀淚，繞室盤桓。牲帛椒醑，敬奠毅魂。靈爽式昭，永護民國。嗚呼哀哉！尚饗！

讀畢焚帛，致祭員奠爵告退，孝子匍匐謝資。這種普通儀制，不必細表。越宿，王芝祥回京覆命，誰知京中復接東瀛急電，又聞得一位再造共和的偉人，在日日本福崗醫院，也一病身亡了。小子有詩歎道：

纔經湘水賦招魂，日七扶桑倏又昏。偏是偉人多短命，人生天道兩難論。究竟何人相繼逝世，待至下回再表。

段合肥之功績，不在倒袁，而在擁黎。黎黃陂之得以安然就職，不生他變者，全由段氏一人之力。厥後更張弊政，統一兩方，亦無非段氏所造成。以功績言，則總統一席應屬段氏無疑。乃偏選出馮河間，豈虎能啞人，而狗尚乘義乎？迨經著書人從中搗出，乃知馮之得選副座，有由來也。民國無論何事，莫不由運動得來。若不運動，就令堯舜復生，無由為元首。周孔復出，無由為總揆。其下焉者，更不待言矣。若夫製造民國之首功，應推孫黃兩人。黃克強生平行誼，容有未滿人意之處，但視潮死時，以國家為念，殆學未純而志有足嘉者歟？特誌其履，亦隱寓悼惜之意。錄及祭文，未始非借此闡揚也。

第七十九回 目斷鄉關偉人又歿 鑿開府院政客交爭

却說日本福崗醫院，突有一人病逝，電訃到京，這人爲誰？就是再造民國的蔡松坡。蔡本爲四川督軍，爲什麼東往日本呢？說來也覺話長，由小子撮要敘述：自蔡督四川後，川民漸安，但署中一切文件已禁如亂絲，不得不認真料理，雖有羅佩金幫辦，究竟不能自行部署，又况軍民兩長，統歸一身兼管，更覺忙碌得很，因此積勞過度，所有喉痛心疾，接連復發。適小鳳仙自京致書，擬履行前約，願來川中，他未免惹起情腸，增了若干愁悶。你是個多愁多病身，怎當你個傾國傾城貌，躊躇了一夜，方裁牋作答道：

自軍興以來，頓膺喉痛及失眠之症，今茲督川，難却黃陂盛意，故勉爲其難，俟各事布置就緒，即出洋就醫。爾時將挈卿偕行，放浪重洋，飽吸自由空氣，聊姑待之！

是書發後，過了數日，病愈沈重，自覺不支，乃電達政府，請假就醫，並薦羅佩金自代。政府准如所請，當即束裝啓行，航海至滬。滬上軍商學各界聞他到來，相率開會歡迎。渠因喉痛失音，未能到會，遂作書婉謝，惟居滬上寄廬中養病，或至虹口某醫院治疾，所有訪客，一概擋駕。時梁任公亦自粵到滬，被他聞知，却立刻拜會，相見時，仍執弟子禮甚恭。任公道：「你也太過謙了，此地非從前學校可此，何妨脫略形迹。」松坡道：「一日爲師，終身爲父，這是從古到今，相傳不易的名言。鈞略讀詩書，粗知禮義，豈可效袁項城一流人物，漠視這張四先生麼？」述此數語爲學生編者任公亦對他微笑，且密與語道：「你在此地養病，還須謹慎要緊。帝制餘孽，往來南北，他們恨我切骨，幸勿遭他毒手。」松坡又答道：「這是弟子所最注意的。自到上海後，除赴醫院診治外，鎮日裏杜門不出，謝絕交游，就是尋常食品，亦必先行化驗，然後取食，想當不致有意外危險。且弟子留此數日，萬一醫治無效，決擬至日本一行，

那東京的醫院，較此地似靠得住哩。任公徐答道：「這也好的，似你膂力方剛，正是經營四方的時候，千萬珍重，爲國自愛。」松坡太息道：「鏗已過壯年，所有些須功業，統是先生一手造成，目下諸症百出，精神萎頓，恐將來未必永年，不但有負國家，並且有負先生，爲之奈何？」語中已寓將死之兆。任公聽了，不禁悽然，半晌纔道：「松坡，你如何作這般想？疾病是人生所常有的，如能安心休養，自可漸痊，奈何作此頹唐語？」松坡欲言未言，飲過了幾口清茶，纔答道：「鏗到滬已約一句了，起初醫生亦說是可治，不出兩旬，可收效果，怎奈這幾天間，喉間似有一物，嚙嚙欲動，每屆飲食，艱難下咽，就是語言亦很覺爲難，到了夜間，終夕不能安枕，想是血枯津竭的絕症，如何能持久哩！」言畢，起身欲行。任公復勸勉數語，兩下作別。

越日，任公正欲回視，巧值電話傳來，略言：「鏗擬東渡，決於今晚動身。」任公乃即往寄廬，敘談了好多時。是夕，即送他下船，再三叮囑而別。兩別字前後相應，這一別是長別了。任公返寓後，過了五六天，接得蔡書，內言就醫福崗醫院，尚有效驗，倒也稍稍放心。那知到了十一月八號，竟由福崗醫院來電，譯將出來，乃是蔡松坡於本日下午四時去世十二字，這一驚非同小可，往外探問，已是傳遍全滬，無論官商學界，統覺悲感得很。後來調查松坡寓日，病狀依然，至日本國慶日天長節，就是我國十月三十一日，是日扶桑三島，全體慶祝，舉行提燈大會，松坡因僑寓無聊，特與二三友人入市遨遊，頗稱盡興。到了傍晚，接着上海急電，知是黃興逝世，不由的頓足呼天道：「我中國又弱一個了。」自是愁悶益增，病亦愈劇。至十一月八日上午，勢已垂危，東臂束手，他聞病院外演試飛機，竟勉強起牀，扶役夫肩，緩步出門。適飛機從空中駛過，翔翔自得，幾似大鵬振翅，扶搖直上，望了一會，忽覺眼花撩亂，頭痛異常，他即倚着役夫肩上，閉了雙目，休息片時，復睜起病眼，向西遙望，歎歎說道：「中華祖國，從此長離，說使駕着飛機，恐也不能兩歸了。」淒楚語，不忍卒讀。說畢，返身入內，臥牀無語。延至下午四時，奄然長逝，年僅三十七歲。越二日，由黎總統下令道：

勳一位上將銜陸軍中將蔡鏗，才略冠時，志氣弘毅，年來奔走軍旅，維持共和，厥功尤偉。前在四川督軍任內，以積勞致疾，請假赴日本就醫，方期調理可痊，長資倚畀，遽聞溘逝，震悼殊深。所有身後一切事宜，即著駐日公使章宗祥遴派專員，妥爲照料，給銀二萬圓治喪。俟靈柩回國之日，另行派員致祭，並交國務院從優議卹，以示篤念殊勳之至意。此令。

自經此令一下，全國均已聞知，相傳小鳳仙尚在京師，得此噩耗，悲慟終日，誓不欲生。鴛母再三勸解，哭聲乃止。到了次日，鳳仙閉戶不出，至午後尚是寂然。鴛母大疑，排闥入室，那知已香消玉殞，物在人在。案上留有絕命書，語極悲慘，略謂：「妾與蔡君，生不相聚，死或可依。或者精魂猶毅，飛越重洋，追隨蔡君，依依地下，長作流寓伴侶。如或不能，妾願化恨海啼鵲，望白雲蒼莽中，是我蔡郎屍處，夜夜悲鳴罷了。」這數語傳達都門，膾炙人口。究竟這小鳳仙曾否殉義，絕命書是真是假，小子一時也無從確查，只好人云亦云，留作一場佳話。如果實有此事，豈不是紅粉英雄，有一無二，從前綠珠關盼盼等，也應出小鳳仙的下風了。不曾下一斷語，是史筆闕疑之法。

還有一段奇夢，出諸松坡友人的口中，謂係松坡生前自述。癸丑年間，二次革命，黃李等相繼失敗，松坡雖未曾與事，心中恰鬱鬱不樂，時常借着杯中物，痛飲解悶。某日，醉後假寐，恍惚身入宮闕，有一人袞冕輝煌，高坐堂上，既見松坡，竟下階相迎，向他長揖。松坡急忙還禮，忽背後被人一拍，痛不可忍，回頭顧視，背後立着兩人，一似乞丐模樣，一似和尚模樣，不由的驚訝起來。追詢及姓名，答稱爲李鐵拐唐玄奘，且由唐玄奘自述：「西行取經，備嘗艱苦，此行將返京城，恐被薛龍奪去，現聞君腰下，佩有神劍，特乞拐仙介紹，求君除害安民。」云云。松坡性本任俠，慨然照允，便與二人同出。返顧宮闕，倏忽不見，他也莫明其妙，掉頭徑去。約數十步，但見前面一帶，就是雲霧迷離，不可測摸，耳中聞得風濤澎湃，駭地震天，料知前途險惡，不易過去，正擬問明前導兩人，藉定行止，不意兩人又不知去向，空中恰現出一團紅雲，雲端裏面，飛出一條火龍，口噴赤霞，惹得滿天皆赤。說時遲，那時快，松坡拔劍在手，奮

身上躍，得登龍背。龍猶矯首仰視，被松坡用劍擬喉，正要刺入，突覺豁喇一聲，身似墜下，驚醒轉來，乃是南柯一夢。松坡細思夢境，不知主何朕兆，至袁氏稱帝，護國軍起，方覺夢有奇驗。龍應袁氏，袁冕卽帝服，下階相迎，是袁氏任松坡爲軍事顧問官。唐玄奘應唐繼堯，李拐仙應李烈鈞，西行取經，恐被龍奪，是唐李學取歐化，有志共和，幾爲袁氏破壞的隱兆。經松坡拔劍乘龍，龍乃被制，已見得帝制無成了。松坡奇夢已驗，料無他虞，那知身卽墜下，亦兆死徵。所以倒袁功成，松坡也卽歸天，這可見冥冥中間，未始沒有定數呢。可作新聞一則。

後來國葬法頒行第一條中，載着中國人民，爲國家立有殊勳身故後，經大總統咨請國會同意，或國會議決，准予舉行國葬典禮。黃興擬造民國，蔡鈞再造民國，均與第一條相符。當由國會議決，應予舉行國葬典禮。乃由黎總統指令內務部，著查照國葬法辦理。內務部遵卽照辦。十二月五日，蔡公靈柩回國，道經滬上，各界相率往奠，素車白馬，競集涇濱。中央亦派員致祭，比那黃上將治喪時，更覺擁擠。兩人相較，蔡似過黃一籌。生不虛生，死猶不死。及返鄉歸葬，依國葬法例，設立專墓，高樹穹碑，迭鑄生前功績，垂光身後。黃上將返葬時，亦照此辦法，不必細表。

且說段祺瑞主持國柄，擁護黃陂，表面上似兩相融洽，無甚嫌隙，那知內部却罩着黑幕，惹起暗潮，遂令府院兩方面，無端生出惡感來。內務總長孫洪伊，籍隸天津，北洋軍官，非親卽友，他本爲同盟會健將，與孫黃諸人一鼻孔兒出氣，所以平時議論慷慨激昂，對於共和兩字，尤主張積極進行。民國初造，兩院成立，他因親友推選入爲衆議院議員，嗣復組織進步黨，反對帝制。袁氏慾望正熾，時由他連電駁斥，且有一篇泣告北方同鄉父老書，說得淋漓慘澹，差不多似擊筑的高漸離，彈箏的李龜年，一面奔走南北游說，黎馮勸他早自定計，切勿承認帝制。黎馮兩人頗加信從。至共和再造，黎氏繼任，他遂入爲閣員，按日裏在總統府參預庶政，每當總統見客，必侍坐。黎側黎寬，厚待人，就使有言逆耳，也常容忍過去，獨他偏越俎抗談，雖黃黑白，旁若無人，因此大小人員，無不側目。這是孫氏前根。有時當國務院會議，他也直遂徑行，與段總理時有齟齬，段未免介意。可巧國務院秘書長，乃是段氏高足徐樹

形態，連忙出爲排解。那孫徐兩人，還是互相醜詆，喧嘩不休。這時段總理也忍耐不住，竟沈着臉道：「這裏是會議場，並不是喧鬧場，孫總長也未免自失體統了。」實孫不實徐，左袒可知。言畢，拂袖自去。閣員勸出孫洪伊，纔得罷爭。

越日，段總理負氣入府，謁見黎總統，述及孫徐衝突事。黎總統淡淡答道：「孫總長原太性急，徐秘書亦未免欺人。」預孫之意，亦在言外。段總理見語不投機，更增悵悶，便信口答道：「孫總長是府中要人，樹錚不過一院內委員，總統如以樹錚爲欺人，不但樹錚可去，就是祺瑞亦何妨辭職。」明是要挾。黎總統聽到此語，忙道：「國家多故，全仗總理主持，如何爲他兩人，乘我自去呢？」段復道：「祺瑞本無心再出，不過爲勢所逼，暫當此任。現在南北統一，大局稍平，閣員中不乏人才，總統可擇賢代理，何必定需祺瑞。祺瑞也暫得息肩了。」黎總統道：「我也並不願做總統，無非爲國家起見，望總理不必多心。」段又無情無緒的答了數語，即行告退。

黎總統經此波折，心下很是不安，當召國務員入商。交通總長許世英，以此事必需調人，非請徐東海出來，恐難就緒。黎總統頗也首肯，適徐已返居輝縣，即日遣使寫了一封誠懇的手書，敦促來京。湊巧段氏意思，不謀而合也。去函請徐東海使節相望，不絕於道。這位三朝元老徐世昌，因顧着雙方友誼，不忍坐視，遂自輝縣起程，乘着京漢鐵路，直達京師，一至正陽門，但見府院中人，已在車站兩旁，歡迎行旌。正是

朝局又將成水火，都人勝似望雲霓。

徐東海入京後，能否排難解紛，且至下回分解。

蔡松坡爲推翻袁氏之第一人，即爲再造共和之第一功，較諸黃克強之奔走革命，勞苦相等，而詣力實過之。黃少成而多敗，蔡少敗而多成，其優劣已可見一斑。即兩人生平行誼，黃多缺憾，而蔡亦少疵。設令天假之年，使得展其驥足，保衛國家，未始非人民之福。乃年未強仕，即謝謝世，盜跖壽而顏子夭，古今殆有同慨歟？著書人於黃蔡之殞，特從詳述，銘其功也。彼夫孫徐二人交爭，無非意氣用事，孫似有志而其質未純，徐似有才而其心未正，兩不相下，激成黨牾，而府院暗潮，遂由是釀成之。麟風既

爾狐鼠生，華夏其何日靖乎？

第八十回 議憲法致生內閣 辦外交惹起暗潮

却說徐東海入京以後，先謁黎總統，次見段總理，黎尚隱示通融，段却不甘退讓，經徐苦口調停，方由段說出一言，先要孫洪伊免職，方令徐樹錚辭差。大要顧全面目。徐東海再入總統府，與黎商及黎似覺爲難，徐喟然道：「不照這麼辦法，恐禍起蕭牆，勢且波及全國，總統不如通權達變，暫歇風潮爲是。」黎總統畢竟長厚，也就承認下去。於是十一月二十日，下令免孫洪伊職，越日，徐樹錚始呈上辭職書，奉令照准，改任張國淦爲祕書長，國淦自內務解職，令爲黑龍江省長，他不願就任，辭職留京，乃命繼徐樹錚後任。

樹錚名雖去職，實仍在段氏幕中，段仍信任不疑。看官道是何因？小子前敘孫徐衝突時，徐曾責孫洩漏機密，這也非憑空誣陷，最關重要的是中美實業借款一案。自中國交通兩銀行停止兌現後，商民怨聲載道，籲請籌款維持。孫乃立主兌現，請黎總統速籌良法。黎與段熟商，段因國庫如洗，只好從緩，偏黎已先入孫說，定要段設法籌款。看官！你想天下有幾個點石成金的呂祖師，毀家紓難的楚令尹？國家沒有的款，只好向外人商量，當由段總理委任財政總長陳錦濤，問各國乞貸。幸有美國資本團，願貸美金五百萬圓，期限三年，利息六釐，每百圓實收九一，以烟酒公賣稅爲抵押品，當由駐美華使，遵承中國財政總長委託全權的電報，代表政府，簽立合同，一面由陳錦濤至兩議院中，開祕密會議，要求通過。不料北京某報館，偏已探悉底細，將中美借款合同，登載出來。

看官！你道彼此借貸，何故要守祕密呢？原來民國二年，曾有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與中國政府訂定草約，此後政治借款，應歸本團承借。應二十四回。前時已惹起許多糾葛，此次向美國借款，恐五國曠有煩言，所以慎守

祕密。向外借款，還有許多顧忌，真正可憐。偏被報章揭出，無從隱飾，段陳諸人，已疑由孫洪伊洩漏機關，恐滋外議。果然不到兩天，英法俄日四國銀行團，提出抗議書，質問財政部。經陳錦濤商諸段總理，據理答覆，略言：「此項借款，專供中國銀行準備兌現的用途，本無政治性質。且民國二年的契約，乃中國政府與五國銀行團所締結，今只四國銀行團，係與德國分離的別一團體，敵政府不能承受抗議。」云云。還虧德國久戰未和，尚有藉口之資。四國銀行團，尚未肯干休，段總理已將所借美款，划存中國銀行，作為準備金。交通銀行，命是向隅。惟與外人交涉，還須筆舌，越覺遷怒孫洪伊，自從孫免職離閣，纔出了胸中惡氣。徐樹錚是多年心腹，怎肯教他離開這且慢表。

且說參衆兩院中，因草訂民國憲法，連日會議，彼此非，免不得又生黨見。這是中國人特性。就中分作兩大派，

一派叫作憲法研究會，一派叫作益友社。有幾個喜新厭故的人物，擬加入主權教育國防神聖省制陸海軍各問題，已審議了好幾次，終因黨見不同，未曾議決。至十二月八日，又復開議，爲了省制大綱，互起齟齬。直隸議員繆忠寅，主張守舊，湖北議員劉成禺，主張維新，彼此相持不下，竟互動手脚，就會議場中，打起架來。劉成禺一方面，人衆勢強，繆忠寅一方面，人少勢弱，強的原是逞威弱的，也不甘退步。起初還是拋墨盒，擲筆桿，文綉綉的舉動，後來罵得起勁，鬧得益兇，竟扭成一團，拳打足踢，好像不共戴天的樣兒。何苦乃爾，徒惹人笑。結果是繆忠寅劉崇佑陳光燾張金鑑等，被毆受傷，害得皮破血流，痛不可耐，憤憤的出了會議場，做了一篇大文章，竟向總檢察廳提起公訴，一面請政府咨行議會，查明曲直，依法懲辦。

一事未了，一事又生，京城裏面有自稱公民孫熙澤等，發起憲法促成會，宣布意見書，並通電各省，無非說：「兩院議員會議多日，並無成效，徒開滋鬧」等語。參議員聞這消息，因他毀損名譽，擾亂國憲，要求政府速即禁止。司法總長答稱：「已令總檢察廳澈查，議員等猶有違言。只因陽曆歲闌十二月二十五日，又是雲南起義紀念日，曾經兩院議定，總統公布照例放假休息，懸旂宴賀。」致不大家既要祝慶，又要賀年，閒暇中間，帶着幾分忙碌，自然

把公事暫擱。轉眼間已是民國六年了，各省督軍省長及各特別區域都統等，於五年殘臘，聯名電告政府，由副總統兼江蘇督軍領銜，其文云：

民國建元於今五載，中經變故，起伏無端。國勢日危，民生日蹙，政務日以叢脞，已往之事，今不復道。自此次之國體再奠，天下望治更切，以爲元首恭己，總揆得人，議會重開，懲前毖後，必能立定國是，計日成功。乃半歲以來，事仍未理而爭益甚，近日浮言胥動，尤有不可終日之勢。國璋等守土待罪，憂惶無措，往返商榷，發爲危言，幸垂察之。我大總統謙德仁聞，中外所欽，固無人不愛戴，自繼任後，尤無日不慮如傷之懷，思出民於水火，然而功效不彰，實惠未至，雖有德意，無救倒懸。推原其故，在乎政務久不振，政務久不振，在乎信任之不專。前因道路傳聞，府院之間，頗生意見，旋經國璋電詢，奉大總統覆示，謂：「虛己以聽，負責有人。」是我大總統亦既推心置人腹中矣。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國璋等咸爲國家慶，以我總理之清心沈毅，得此倚畀，當可一心一德，竟厥所施。今後政客更有飛短流長，爲府院間者，願我大總統我總理立予屏斥。國璋等聞見所及，亦當隨時參揭，以肅綱紀。而佐朋良，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然後我大總統可責總理以實效，總理乃無可辭其責。有虛己之最，務見以誠，有負責之名，務徵其實，獻可替否，此國璋不敢不推誠爲我大總統告者也。自內閣更迭之說起，國璋等屢有函電，竭力擁護，一則慮繼任乏人，益生紛擾，陷於無政府，一則深信我總理之德量威望，若竟其用，必能爲國宣勞，收拾殘局，非徒空言擁護也。現在大總統既表虛己之誠，正總理勵精圖治之會，目下所急待施設者，軍政財政外交諸大端，皆宜早定計畫，循序實行。國璋等擁護中央，但求有令可奉，有教可承，事勢苟有可通，無不竭力奉宣，以舉統一之實。此大方針，非我總統不能定，閣員與總理共負責任，得此領袖，理宜協恭。近如中行兌現，實輕率急切，致陷窮境。前事之師，可爲鑑戒。閣員必有一貫之主張，取鈞衡於總理，勿以一部所主，或遷就乎閣員。閣員苟有苦衷，不妨開示，公是公非，當可主持。執輕執重，尤當量衡。國璋等赤心爲國，不恤乎他，此維持內閣之真

意，不能不掏誠爲我總理告者也。國會爲國家立法機關，關係何等重大，舉凡一切動作，必惟法律是循，始足以聚衆望。此次兩院恢復之初，原出一時權宜之計，其時政潮鼎沸，國事動搖，但期復我法規，故未遑存顧慮。國權極冀憲法早定，議政得平，不驚近功，不逞客氣，予政府以可行之策，爲國家立不敵之規，則此逾期再集絕而復續之國會，雖有未洽，天下之人，猶或共諒。不意開會以來，紛爭較勝於前，既無成績可言，更絕進行之望。近則侵越司法，干涉行政，覆議之案，不依法定人數，擅行表決，於是國民信仰之心，爲之盡墜。謂前途殆已無所希望，詎仇視之，不獨國會自失尊嚴，即國璋等前此之主張恢復者，亦將因是而獲戾。況臨時約法於自由集會開會閉會一切，無所牽掣，要須善用之耳。苟或矜持意氣，專事凌越，則蓄意積憤，必有潰決之一日，甚且累及國家，國璋心實危之。我大總統我總理，至誠感人，望將此意爲兩院議員等切實警告，蓋必自立於守法之地，而後乃能立法，設循此不改，越法侵權，陷國家於危亡之地，竊恐天下之人，忍無可忍，決不能再爲曲諒矣。此國璋等對於國會之意見，不敢不掏誠入告者也。總之我總統能信任總理，然後總理方有負責之地。總理能秉持大政，然後國家方有轉危之機。國會能持大經，鞏固國基，則國存，國會乃有所附麗，否則非國璋等之所敢知，伏祈我大總統我總理兼察之。

看這等電文，原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國會中的議員，方在意氣相凌，怎肯和衷協議？就是段總理自信太深，也不免偏徇阿私，黨同伐異。黎總統遇事優容，段意向厭未足，民國六年一月一日，即免浙江督軍兼省長呂公望本職，特任楊善德爲浙江督軍，齊耀珊爲浙江省長。這道命令，雖由黎總統頒發，暗中恰仍由段氏主張。楊善德素屬段系，段長陸軍部，極力援引，因得任松滬鎮守使，嗣復擢松江護軍使，倚若長城。適值浙江新任警察廳長傅其永，赴廳受事，各警察多半反對，致起風潮，甚至延及軍隊。督軍呂公望無術鎮情，願辭職，段遂薦善德爲浙江督軍，破浙人治浙的舊習。松滬護軍使一缺，遂由護軍副使盧永祥升任。盧亦段氏麾下的健將，浙人向思抗楊，楊

帶着北軍第四師，昂然而來，如入無人之境，一番大風潮，霎時平定，這真所謂兵威所及，如風偃草了。浙人無故逐呂，乃致毀派乘間而入，木朽蛀生，非自取而何？

且說中美借款，由四國銀行團抗議，就中的主動力，乃是日本國。日本自歐戰發生後，極想趁這機會，擴張勢力，做一個亞洲大霸王，原是個好機會，無怪東人。每遇中國交涉，格外留意，所以中美借款合同，甫經訂定，即邀集英法俄三國，同來抗問。中政府亦知他來意，特令交通銀行出面，也向日本與業朝鮮臺灣三銀行，訂借日金五百萬圓，仍說是準備兌現。三銀行恰也照允，當即簽定合同，利息七釐五分，三年為限。英法俄何不抗議外如吉長鐵路案，與

亞實業借款案，廈門設立警察案，鄭家屯交涉案，種種發生，鬧得舌敝唇焦，終歸他得我失。吉長鐵路案是由吉林至長春的鐵路，前清末年，曾與日人訂立借款自築的約章，至是日人獨要求改訂，將該路歸他代辦。交通部沒法拒絕，只好與他訂約，即以本路財產及收入，擔保借款限期四十年償清。路權已一半讓去了一。五年九月間，財政農商兩部，向日商與亞公司借款五百萬圓，以安徽太平山，湖南水口山兩礦為擔保，約三個月內交款。嗣經國會反對，原約擔保一層，不生效力，當由財政部另提擔保品，與日商開議。日商不肯照允，經財政部承認賠償，另給與亞公司洋三十萬元，方得改約。無端耗去三十萬元，可謂慷慨。且仍訂明兩山開礦時，如需借外款，該公司得有優先權。

且此約的喪失，也不算少了。二廈門係福建商埠，日人居然設立警察派出所，奪我行政權，疊經福建交涉員向他交涉，終未撤退。及外交部照會日使，他却答稱廈門設警，無非行使領事裁判權，與行政無涉，不得目為違約。外交部接到覆文，以商埠居民，原歸外國領事裁判，無從辯駁，沒奈何延宕了事。三至鄭家宅一案，齟齬多日，事緣中日軍警互生衝突，日商吉本受傷殞命，日本即自由增兵，要挾多端。外交部費盡心力，纔得商定五類：(一)申斥第二十八師師長。(二)軍官依法處罰。(三)出示告諭軍人禮遇日本僑民。(四)由奉天督軍表示歉忱。(五)給與日商恤金五百圓。五款全體實行，日本始允將鄭家屯派添各兵撤回。這案自民國五年八月為始，直至六年一月終句。

彼此和平解決，方保無事。四。中日交涉各案，稍有頭緒，那駐京德使辛慈，忽齎交一個通譯，內言德政府准於二月一日以後，採用海上封鎖政策。所有中立國輪船，不得在劃定禁制區域內，自由航行，否則一切危險，概不負責等語。外交部得了此牒，忙呈報總統總理，為這一事，大費周折，又惹起府院衝突的暗潮。中國宣告中立，已歷三年，彼時袁氏熱心帝制，無暇對外，所以守着旁觀態度。至黎氏繼任，又為了內政問題，擾攘半年，也不遑顧及外事。但華工寄居外洋，往往受外人僱用，充當軍役，或在外國商輪辦事，一入戰綫，動被德國潛艇，用礮擊沈，華人恰也死得不少。此次德國復欲封鎖海上，徧布潛艇，依萬國公法上論將起來，德國實不應出此。美國曾向德國抗議數次，段總理乃亦欲仿行。黎總統秉性優柔，尚不欲與德構釁，經段總理再三慫恿，乃令外交部酌定覆文，向德抗議。略云：查貴國從前依潛艇戰策，敵國人民生命，損害甚非淺鮮，茲復更行濫用，欲實行採用新潛艇戰策，危及敵國人民之生命財產，實屬蹂躪國際公法之本義。若承認此項通牒，其結果幾使中立諸國間，及中立諸國與交戰諸國間之正當通商，悉被侵犯，而導專橫無道之主義於國際公法上。故敵國政府，關於二月一日宣言之新策，特對貴國政府提及嚴重之抗議，且為尊重中立國之權利，維持兩國之善關係，期望貴國政府，勿實行此新戰策。若事出望外，此抗議竟歸無效，使敵國不得已而斷絕兩國現存之外交關係，實屬可悲。然敵國政府之執此態度，全為增進世界之平和，保持國際公法之權威起見，幸貴國熟審之！

公文去後，德國竟置諸不理，於是欲罷不能，只好再進一步，與德絕交。先由國務院中，特設外交委員會，除國務院全體及各部所派中立辦事員均列席外，再邀陸徵祥、夏詒霖、汪大燮、曹汝霖諸人，一同會議。巧值梁啟超到京，主張絕德，著有意見書，段亦邀他入會，取決行止。梁善口才，詳陳絕德與不絕德的利害，洋洋灑灑，頗動人聽。各會員多半贊成，散會後，段總理入告黎總統，黎始終持重，不肯驟允。段總理道：「前次抗議書中，已有抗議無效，斷絕國交的預言，他至今不覆，若非決定絕交，豈不令他藐視麼？」此說甚是。黎總統遲疑半晌，道：「且商諸副總統，何

如？未免迂拘。段總理道：「既如此說，當即發電，邀他到京面決爲是。」黎總統點首無言，段即退出，拍電邀馮，速即北來。是時與德宣戰諸協約國，聞中國有絕德消息，都來勸誘。且云：「中國曾加入協約國，將來改正關稅，收回領事裁判權，緩付賠款諸問題，均可磋商。」因此段總理意愈堅決。各政黨復組織外交商權會，國際協會外交後盾會等，討論大體。兩院議員，亦設一外交後援會，研究絕德問題。會馮副總統亦自寧到京，與黎段協商，大略以絕德爲是。黎總統頗有動意，偏總統府中的秘書長饒漢祥，勸黎維持中立，不可絕德。饒本黎總統心腹，黎很信任，遂不願與德絕交。三月四日，段總理進見總統，請電令駐協約國公使向駐在國政府磋商與德絕交條件。黎總統支吾道：「這事須經國會通過，方好舉行。」段總理道：「現尙非正式絕交，不過向各國探明意旨，何必定要國會同意呢？」黎總統默然不答，惱動了段總理，不別而行，竟馳向天津去了。小子有詩咏段氏道：

直道何曾不足彰，過剛畢竟露鋒芒。一麾竟向津門去，瘴氣陵人乃爾狂。

段既出京赴津，一面令人賚呈辭職書，害得黎總統又着急起來。但看官且不要心焦，容小子暫時收斂，待至下回再詳。

意氣二字，是極端壞處，看本回所敘，皆意氣之爲厲，鬧得內外不安，府院之衝突未已，而國會之黨爭起，國會之黨爭未休，而府院之衝突又生。國家公器也，乃捩私求逞，鬧成一團糟，抑何可笑！無論孰是孰非，即此齟齬之迭出，已非治平氣象，况對外怯而對內勇，其狀態更屬可鄙。家不和必敗，國不和必傾，讀此回，不禁爲民國前途危矣！

民國通俗演義 第八十回 議憲法致生內鬩 辦外交惹起暗潮

五〇六